

輕舟能過萬重山

我來蓮雲寺至今已快四年，回想這四年種種的因緣，就如張師姐曾對我說：「你來蓮雲寺是因緣具足，要更認真及精進。」這幾年來我覺得在身心靈三方面都有成長及進步，獲益甚多，因此想把我的經歷寫出來，供有緣人參考。

在九十三年以前，我從未去過任何道場，但在這一年，還真是眾緣來聚。先是友人借我看「如來小百合」一系列的書，我才明瞭真有三世因果，同時，在這一年我的公司經營也急轉直下，日本的夥伴倒閉，我們的投資及應收款約八千多萬化為烏有，後來我太太從林口竹林山寺拿回來「如何消除業障(二)」，看到書中有位情況與我類似的師兄，寫他來蓮雲寺求助菩薩的經過。於是九十三年底，來蓮雲寺找張師姐，說明我的狀況，聊天中可以感覺到，張師姐對我的前因後果有些概括性的瞭解，她告訴我：「債權追不來的，你必須靜下心來，儘快解決公司的





事，並仔細的規劃未來，且不要再負責財務，作負責人。」同時，她又說了一件只有我個人才知道的事，令我驚奇她的能力。當下就覺得眼前這間寺院，這個住持，應該對我會有幫助的，但因公司投資失敗的經驗，逼得我對任何事，都會小心謹慎並求證；於是當下決定依張師姐的建議：「有空先來朝山，參加共修，看事情是否有轉機？」在我朝山，參加共修，一個半月後，公司在處理一批軟體資產時，多了一筆意外之財，由於這個不在預料之中，所以我運用了這筆錢，解決一些由我個人背書的公司債務，讓我解了燃眉逼身之苦，可是我當時並未意識到這筆錢為何而來？一直到九十五年下半年，我在反省檢討一些事時，升起應問明白的念頭，於是我去問了菩薩，才知道這筆錢是菩薩及冤親債主幫忙有關的。隨後三年，我陸續的得到好幾起的幫忙，化解一些的困難，以下我就挑一件事，跟大家詳細說明。

由於我經營公司失敗，造成很大的損失，加以很多事情是我獨斷獨

行做決策所造成的，因此多起債務的官司接踵而來，其中法人大股東告我侵權損害的民事及背信的刑事，九十六年初，剛收到對方告我訴狀時，並不以為意，甚至還升起一股無明火，心想：「大家都很慘了，你竟然還來告我，反正我清白得很，不怕你來告。」甚至我還想反告對方的疏失；但太太得知這件事時，執意要我找一個通靈人問清楚，於是我們三月五日報名參加「座談會」，她告訴我：「前世做外交官時，參與盜賣野生動物的行為，當被告發後，本應要被審判的，卻被你的外交人員身分給掩蓋逃脫掉，讓那些弱勢國家的人無可奈何。」過去世的國際官司，演變今世在商場國際糾紛中，我扮演較弱勢的一方，對日本人在投資案中，未善盡應負的責任，我始終莫可奈何。她又告訴我：「若處理不好，恐有牢獄之災，而且可能性不低。」我聽後雖不解，但還是信她。隔日太太陪我到林口竹林山寺拜拜，並向觀音菩薩求得一籤：「命內正逢國字關，用盡心機總是難，作福問神未得過，恰是行船上高灘。」





這時我的心態已有很大的轉變，只想如何盡力去行善，而不讓自己的態度去刺激對方。

當日下午，我回到蓮雲寺，經反省檢討一些事情後，我請三寶佛、觀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地藏菩薩作主幫忙，秉明菩薩：「前世因既如此，對投資我公司的股東們，我心懷深深的愧疚，當初大家是那麼的相信我，公司內大小投資案，只要我點頭就作了，最後卻因我的業因及管理的疏失，而招致失敗，這種有負人所託，及把大家都拖累的感覺，齊上心頭，百感交集，我只有誠心求菩薩，讓我有好的因緣，可以與對方善了、和解。」經請示菩薩，我須於三個月內朝山六百趟，讀誦三昧水懺、地藏經、藥師經、金剛經、阿彌陀經、普門品各一百部，以此功德迴向給我的冤親債主，以表達對過去去世做錯事的懺悔。我於三月六日請示菩薩，功課圓滿於五月三十日，而令太太非常驚奇的是，六月六日收到法院的通知，對方已主動撤銷民事的告訴，對這種的「巧合」，還真是

如人飲水，點滴在心頭，非言可喻。

這中間的轉折，在五月中旬起，告我的股東及律師，顯現出較以往更友善的態度，願諒解投資失敗的時空背景因素，這時溝通的重點主要集中在，我是否有掏空公司，中飽私囊？而非如先前溝通時毫無著力感，事後與對方律師在談判上，及法院的交鋒上，了解自己與日本人所簽的合約，有很大的破綻，不只讓日本人佔了很大的便宜，還被設計成事後追訴不易的情形，加上有些資金後來的舉證，因公司會計的硬碟毀損，在證據能力補足上是不足的，若不是銀行人員特別的幫忙，拿出四年前的資料來，我還不容易證明自己的清白（九十五年我曾向銀行人員要過資料，但他們嫌麻煩，不願意幫我，但這次承辦人員換了人，竟願意幫忙），事後回想這次官司的過程，還真令我捏了一把冷汗，諸多解決問題的善緣，適時的出現，令此官司得以善了，心裡直覺要感謝蓮雲寺諸佛菩薩的幫忙，及冤親債主高抬貴手，放我一馬；隨後我又朝山五百多





趟，功德迴向給我的冤親債主，感恩在我四十九歲多災多難的這一年裡，屢屢化險為夷。這是我的一則故事，我之所以詳細說明，是想給有緣人藉由我的故事，使你處在逆境時，能升起信心，來蓮雲寺走一趟，可能是你改變現狀，脫離困境的契機。

依我這幾年初淺的瞭解，蓮雲寺的佛菩薩也勸大家要廣修功德，累積資糧，除了大家熟悉的奉獻佈施行善外，也廣開各種方便法門，如拜懺、朝山、讀誦經典及義工勞動等等，希望大家能多多行功立德，我想這些方便法門，除了它們本身的密意，是我不懂之外，我能體會的是多了一個磨練我們心志的意思，藉著這些鍛鍊，使我們身心靈的品質，得以提升，對於有形、無形終生的各種糾結，能持續有能力的化解，以臻圓滿解決，藉助佛菩薩的這些方便法門，讓我們得到想要的福分及運程的改善，所以張師姐常說：「功德力要具足，就能所求如願。」

我們都知道，凡是事出必有因，有些是我們想得到，檢討得出來，

爲何會這樣；但有些卻是想不透，爲何會這麼嚴重(或這麼幸運)，當人生遇到大轉折時，才會體會出「萬般不由己」，「我」是這麼的渺小，其實有這種的體認，對我又何嘗不是一個福氣？

張師姐常勸大家要精進，我想精進是持續不斷的意思，代表著信心(對菩薩)、承諾(對眾生)、毅力(對宿世習性)的一種力量；畢竟聽別人講的，總是有差，而且每個人的因緣都不相同，唯有自己精進的去做，才能驗證一些事，明瞭一些事，因爲我們看不到、聽不到的世界太大了，當信心升起時，我們就不會尋尋覓覓，懵懵懂懂的浪費時間，反正多說無益，唯精進力行有益。在我這兩年比較精進的日子裡，就感受到精進的好處，身心靈的改善、提昇，反映在日常生活裡就是化險爲夷、大事化小的庇佑；先談朝山，這四年來，前一、兩年的朝山，只能算是淺的，原因是氣魄太差，不敢發願朝山；但後面這一、兩年，我被逼到了，發願朝山，竟也朝了一千多趟，最明顯的改變是身材瘦了，啤酒肚





沒了，五十肩及下背部的疼痛，比以前好太多了，四肢的協調力及運動能力，也好很多，以前我靠經常的游泳，也達不到這樣的成果。尤其是現在的體力及精神，好像又回到四十歲以前的狀態，老化也延緩許多，我有「新生」的感覺，這種「新生」的感覺還不只是身體上，在心靈上也有相同的感覺。

我過去在求學、工作中，一直都很順利，運氣也很好，所以我很少做自我反省的，作最多的是檢討別人。以前忙於事業，讓我像是一隻蒙了眼睛的牛，不停的往前衝，滿腦子所關心的只是工作的績效，對於週遭的人事物，似乎都很模糊，回想起來竟是一片茫然，可是在我密集朝山、拜懺的日子裡，很多的人事物，逐一浮上心頭；首先是深刻的感念父母的養育之恩，從小很少有艱苦的事來煩我，凡事都有父母頂著、張羅著，他們的艱苦及犧牲，歷歷浮現，久久不退，朝山、拜懺時，經常因感念而流淚痛苦，心想一定要安排時間，來完成他們的心願。再來就

是愧對我培我的人，記得初出社會工作的前十幾年，遇到一個很提拔及栽培我的老闆，給我機會做了十年基金經理人，每年都給我很大幅度的調薪(現在回想起來，應算是我的恩人)，可是最後他需要我幫忙時，我卻吝於伸出援手，朝山時，每每想到此事，就很不心痛。後來創業與金主合作，共籌到四億多元的資金，分別投資在網路視訊、動畫及手機軟體的開發，與網站經營上，巔峰時期，我一個人身兼一家投資公司，三家網路軟體公司的董事長，由於膨脹太快，傲慢及霸道充斥著我，內心裡沒將股東的利益擺在第一位，自己獨斷獨行，一心只想要在最短的時間，就做起來，急功近利，不勤於紮根，最後誤人誤己，債務纏身，這些檢討反省的念頭，皆是在朝山、拜懺時一一浮現，當念到懺文「伺隙尋伸」、「乘時獲報」之字句時，眼淚每每奪眶而出，類似像這樣的念頭浮現，是逐一遍我的家人及朋友，後來爲了確認這些念頭，去請示菩薩，才知道都是自己累世的習性及因緣，不斷地在重演著這些劇情。





藉助精進的功德，使我更加的了解自己，在蓮雲寺菩薩的懺悔法門裡，就是要我反省再反省，檢討再檢討，那一陣子「三昧水懺」對我而言，是一部「淚懺」。這更印證了張師姐的慈悲跟用心；她不講經說法，卻不辭辛苦的引領大家密集共修。所以近來我的心念較能做微細的體察，比較能看得到環繞在我周遭各種因緣的去來，及聚散離合，當我的心不亂攀緣，不遇緣即起舞時，很多事情該怎麼做，就比較簡單，也比較自在，更能看清楚各種因緣的變化，對我而言是比較簡單，因為只要心夠平靜就可以了，但當下處理日常事情要面對時，「知」與「行」的落差，就是很大的考驗，有時要做到那份「捨」，還真難。因此自知目前有很多的體認及感觸，還僅止於「知見」的層面，若要能「知行合一，日日行之，不廢不離。」我想還有很長的距離要走，但能有這樣的體認，我已經很感恩了。我除了要感恩菩薩的教導外，還要感恩張師姐及大師兄夫婦倆，由於他們完全的奉獻，才能讓我們這些有緣人，有這個

方便來這裡學習，改變我們的運程及提昇生命的品質。

蓮雲寺的住持張師姐，是一個很正派的人，我看她的奉獻已包括她的生命，我認為她是屬於那種準備好了，隨時可以走的人。但她的生活態度，卻是非常的積極，每天從早忙到晚，在共修進行中，她跪的時間比任何人都要久，體力透支再透支，都不隨便表現出來，律己甚嚴，蓮雲寺有她及幾個師兄、師姐的發心奉獻，任何粗活都自己做，以極低的生活成本，運作著一間寺院弘法利生的工作，所以張師姐她不攀緣，也不化緣，經常提醒大家的是要自在的生活。最了不起的是，蓮雲寺共修的頻率次數非常密集，而這樣密集的共修，可是極度的考驗張師姐及其他師兄、師姐們的體力、耐力及意志力，因此「精進」兩個字，在她身上是一種無相說法，不需再用言語或文字再來解釋。問她：「爲何這麼拼命？」她淡淡地說：「眾生很苦，只要能利益眾生，如果我有能力，還有一口氣在，我願盡綿薄之力，更何況我們共修一次就如同諸佛菩薩





教誨一次。」由於是慈悲本懷，對於所有來蓮雲寺參加共修的人，都不收取任何的費用，我想這是因為張師姐曾經商，後辦寺院，曾有受苦的經驗，體會處於人生逆境、低潮期而來到蓮雲寺的人之處境與心情，不忍再加重大家的負擔，當然人不是完美無缺的，但我總覺得她是一位不斷在研究改善，不斷求進步的人，這不只是反映在弘法利生的種種作為上，在個人修為，乃至自然食品的製作上，我印象所及，她都是在不斷地求進步。所以說不一定她身邊的人，或多年老友們，都不知道她吃苦耐勞的能力，現在進步到什麼程度？這種從基礎摸索起，不斷求進步，精進的精神，令我很佩服，因為菩薩曾告訴過我，這是我生命本質中欠缺的東西，透過張師姐的無相說法，示範給我看，令我感動，我真的感恩。

說到無相說法，令我想到父母與子女們，永不停止的口角戰爭，若我們為人父母者，能不說教，盡量從自身作示範給子女看，再透過犧牲

奉獻的愛心對待她們，我想她們會被感動的，進而接受父母所要表達的意思。這樣的「知見」，我覺得不錯，但要下決心精進的去做，就比較難了。蓮雲寺沒有講經說法，但鼓勵大家身體力行，真誠懺悔，真是一個難得的道場。最後我要建議有緣人，信任菩薩會為我們作主，拿出決心，規劃好時間，不斷地精進，一段時間下來，不知不覺中輕舟已過萬重山，柳暗花明又一村。

謝師兄 九十七、五、十九





業力的人生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一、成長記憶

悲苦、淚水、與無奈，是我成長過程的記憶，家父是公務員，是公費留日的博士，原本應是人人稱羨的小康之家，但不知怎的我卻是在欠債、恐懼中長大；我上面還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哥哥出生不及週歲，就已往生（這是家母往生前親口含淚告訴我的），姐姐呢？還在，但卻是災難的開始！

在我出生前，有一晚，姐姐發高燒，當然父母立刻帶她前去一位頗富盛名的醫生處求診，然該醫生有一獨特的見解，就是打針一定要打大腿內側，結果產生副作用，整個大腿內側肌肉壞死，家父家母訪遍名醫，四處借貸，花了當時約三棟透天屋的金錢，終於救回姐姐，但也留下一道長約三十公分，寬約八公分的傷疤；整整有三年的時間，姐姐必

須重新學走路，因此這樣的情形下，我來到人世，相對沒有太多的關愛，因為焦點都在姐姐身上，父母甚至以溺愛的方式來待她，每當我倆爭吵，我一定是被扁的那個，而姐姐常會獲得物質上的滿足，所以我只會羨慕。家母臨終前，說的最後一句話：「我和你爸最虧欠你，因为你從來不曾向我們要過任何東西。」

但厄運之神，始終在我家長住，不願離去，家母有嚴重的糖尿病、心臟病、關節炎，經常是臥病在床，家父遭同事排擠，又爲了家中沉重的經濟，隻身一人請調至南美洲，家中沒父親，母親又臥病，每當要註冊時，就是我最痛苦的時候，經常爲了借錢得罰站在鄰居家門前；這樣的日子，一直過到大一，因我念的是日間部，所以只好白天上課，晚上到工廠當守衛，而家父也請調回台，但好景不常，家父回台沒多久，就因猛爆性肝癌過世，家母非常傷心，過沒多久開始厭食，加上陳年的糖尿病、心臟病節節惡化，也立刻追隨家父腳步，留下一堆的負債給正在





大學就學的我。

「錢」往往是人性最大的挑戰，在家父臥病當時，因為已借貸無門，非常萬不得已，只好去向奶奶借錢，想要買一些公保不給付的自費藥來醫治家父，但因奶奶是家父的後母（親生母親已死亡），爺爺從日據時起，就是當地的名醫，也是當地的富翁，但家父病危時，他已中風，財務全由奶奶掌握，我剛上大一時，回去求奶奶，想借十萬元，但萬萬沒想到，平常待我很好的奶奶，聽到我要借錢，立刻翻臉不理我，我跪了一天一夜，淚也哭乾，換來的是一句：「你應該不要念大學了，自己去賺錢醫你父親。」後來家母打電話來，說家父病危，我又匆匆趕回去，回到家只剩臥病的母親，趕去醫院，家父已成冰冷的遺體！

我終於知道，原來哭到最後，真的會哭出血來的，但厄運之神，卻還是緊隨著我，家母從家父死後，毫無求生意志，厭食、躁鬱加上她原有的糖尿、心臟病，終於也病倒了，追隨家父而去，淚水再度決堤，為

什麼？我會如此遭遇，我開始相信命運，但更相信自己，我一定要活下去，也要完成大學學業，雖然成績普普，但都能及格，每天還要為三餐努力掙錢，為註冊費努力賺錢，而且還有繼承的債務要還；家父是公務員，有一筆可觀的撫恤金，約二百萬之譜，加上父母的喪葬費節餘，全都被姐姐拿走了，理由是「我還小」，她要幫我保管！「錢」真的是人性最大考驗，很多人為了它，可以罔顧親情、倫理！

一、我是怎麼踏入蓮雲寺的

前面說那麼多，是因為要帶出後段的一些因緣，娶妻後，因為經濟因素，還是和妻子分隔兩地，我們變成了「假日夫妻」，但娶妻前後也幫我帶來了一些好運，我考進了銀行服務，收入趨於穩定，可以多還些欠款，年年考績幾乎是本公司名列前茅的幾位，但不知為何，升官始終沒我的份，我有的是一堆的黑函，我還得為此寫申覆書，但年輕的我，其實很高傲，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先後換了四家銀行，職位越換越





高，但黑函、排擠卻從未見減少，每日活在勾心鬥角，解釋黑函，應付調查的日子，讓我覺得地獄在哪裡，就在生活周遭裡；女兒從出生後就不太願意喝奶，常常是冬夜含著奶瓶入睡，所以很瘦，很像衣索比亞的難民，只差她沒黑皮膚而已，長大了，也未見起色，改成含飯，現代老萊子，應該算是我和我家師姐吧！不過含飴弄孫的不是雙親而是女兒，希望她開心點，能多吃一口飯也好，有時情緒崩潰，我和我家師姐也劈頭亂罵，當然剛剛女兒吃的，就會吐給你看！無奈，訪遍各大名醫，拜盡各大神壇、廟宇，沒改善就算了，接下來更恐怖——吐，一直不斷的吐，一直說她肚子暈，就吐，先後入了基督教醫院，長庚兒童醫院，每次都住六天，不吐了就回家，期間連核磁共振都做了，還是找不出病因，第三次住院時，甚至由台北找來權威醫生來診治，還是找不出病因，搞到我的工作也做不下去，求神問卜，樣樣都來，只要有人說都試試看，當然每個人的說法都不一樣，我很氣，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沒

法找到解決的方法，事業的不順、女兒身體的問題，使我非常困擾，非常迷惑！

在一個演講會上，我認識了當時的主講人——命相堪輿學會的理事長，因為之前聽過太多江湖術士之言，很想自己一窺全貌，看看是否能解決我所遇到的問題，並請理事長教我陰陽五行之術，理事長以古本書為教材，傳授我部分的課程，我很用心的學，頗得老師的嘉許，但我學了後，反而不太相信這些，因為終於了解江湖術士的技倆，我也不願以此再去誤別人，而且以制煞、符法逼的冤親債主不敢近身，甚或無處躲藏，冤仇越結越深，冤親債主越來越痛苦，自己只會越來越不順，就在這學習的當中，我家師姐說昔日同事相邀，要去蓮雲寺，我抱著個人有信仰自由的觀念，並未反對她，但她回來說，女兒食慾有變比較好，我是覺得很可笑，因我在想，是不是我家師姐也碰上江湖術士了，很替她擔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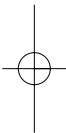
我家師姐去了幾趟後，正好我當時在台北的資產管理公司服務，因不忍她和兩個小孩受舟車之苦，有好幾次執意去蓮雲寺載他們，但都是把車停在不到菩提樓處，開始睡我的覺，等她們下來。有一次等太久了，停在樓梯下，一群師姐，你一言我一句，要我上去吃晚餐，吃完再回家，我還是很堅持不要，就這樣好幾次，我都是在菩提樓附近，睡在車上，或是看風景，以我學過的風水學，我只覺得蓮雲寺的立地條件，甚為優良，真叫人吃驚，但我還是在山腰等。

期間，我家師姐一直要我和她一起去共修，我還是不為所動，有一次，小孩周六有活動，我家師姐周日想當天由屏東往返台北參加第二天的共修，我聽了很氣，覺得她很入迷，但我家師姐是一個很固執的人，堅持要去，好，要去可以，我載妳去吧；之前她跟我說了好幾次，樓上我父母及列祖列宗牌位，她每次要去蓮雲寺，都是聖杯，我就不相信，我也來問問看，居然也是聖杯，就這樣，我就載著全家人一起出發，第



一次進入蓮雲寺，參加梁皇寶懺的第二天共修，但我是用撐的，撐到最後結束，因為我的頭快炸開了，不知爲什麼，頭好痛，從來沒這樣過，我感覺全身痠痛，頭痛欲裂，也很想吐，直奔車上等，不想讓人看見我，因我已痛的想打滾了，我家師姐說要我去，師姑要幫我看看，在那痛不欲生的當下，我很生氣，要我家師姐快一點，要回家了，我還得開五個多小時的車哪！後來有位好心的康師姐，拿了一粒普拿疼給我，才漸漸好一點了。

從此，我又不敢上蓮雲寺了，不過，也漸漸懷疑：「是不是冤孽纏身，祂們聽到佛經受不了呀，哈哈！」事後，有一回，在台北工作，因處理一件不動產案，牽涉到國內一個很大幫派的利益，他們受人慫恿，誤會我妨害了他們的好處，將我押到他們的堂口，出發前，我趁機打了電話給我家師姐，我家師姐很緊張，也很無助，叫我要心中默念，請我的冤親債主幫忙；到了堂口，數十位全身刺青的彪形大漢，肅殺的氣氛





令人窒息，令人不寒而慄，會長見到我，要手下先不要動手，聽聽我怎麼說，後來他們終於明白了我不但沒礙著他們，反而是幫著他們的，就被放了出來，出來後先打了電話給我家師姐，她說：「我不知該怎麼辦，只好打電話請蓮雲寺師姑幫忙，師姑說她會請菩薩幫忙，不會有事的！」自此後，我終於卸下心防，雖然念佛經共修時仍會頭痛，但已不似第一次那般，到目前，已完全不會頭疼了，反而有股喜悅之心！

三、手把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身心清淨方爲道，退步原來是向前——身心靈徹底的放空、歸零

我家師姐只要一想到便和我說：「我想去蓮雲寺閉關。」我想，不用這麼入迷吧，這又不是一切問題的答案，不要這樣吧，好說歹說，我就是不允，後來，實在被盧的受不了，嗯！好吧，但不是妳去，是我去，我先去試試看是怎麼一回事！

抱著想多念點書的想法，就算沒念到書，透過斷食、排毒，讓這些

年大小病痛不斷的身體，喘息一下也好，但說也奇怪，幾乎從不曾到我夢境的爸媽，怎麼連續三天都到我夢裡來，而且都是一模一樣的情境，讓我好激動，每次醒來時，臉頰都掛淚濕到枕頭了，醒著的時候，因強烈的飢餓感，發呆、想過去、想未來，把不愉快的事情，最後一次想一想，全部把它清空，把閉關後當作是人生的重生，立訂閉關後要做的事，人生好難得的經驗，讓我有充分的時間，不問紅塵俗事，徹底歸零，重新出發，餓到沒力氣站起來，只好專心坐在桌前，使我突破障礙，而現在可以很專心的看書，不會念個半小時就心浮氣躁的，時間就浪費掉了，想到就開心，如果以前念書能像這樣，沒前幾個志願都很難，困擾幾十年的胃痛，竟神奇的和我說再見，從不敢碰的茶葉，竟然在閉關後和我成了好朋友，吃粽子也不再胃痛，真是太神奇了，最令人吃驚的事，利用閉關的時候，我竟然戒掉了咖啡，生活作息不再受咖啡所擺佈，受咖啡影響導致的骨質疏鬆，也獲得改善，回到標準值內，太





令我震撼了。

自此以後，我欣悅臣服的參加共修，雖然路途遙遠，公事仍然煩心，但懷著一團混亂的心到蓮雲寺，在兩天的共修後，絕對換回來一顆乾淨可以思考的心，就好像是過熱的引擎，得到充分的冷卻一般！有多少人知道這種放空、歸零的道理，又有多少人知道退步才是向前的哲理呢！

四、打開關在地獄裡的心

最近遇到兩件事，先後把我的心關到地獄中去，每天渾渾噩噩，飯吃不下，只是頭痛，晚上輾轉難眠，苦不堪言，旁人和我說話，好像沒聽到，拿起書，眼前一片空白，最期待的事，就是每月的梁皇寶懺共修！

前面說過我有一個姐姐，她拿走了家父的撫卹金及喪葬費後，陸續又得到爺爺部分的遺產，我的部分她說我還小，幫我保管，隨後她開始

過著奢華的生活，當年我在念大學，還得還債，而姐姐也還在念書，卻一年出國十次以上，和我姐夫兩人，不生小孩，只想玩樂，名牌衣服、皮包、鞋子一堆，當然家產花光，房子遭拍賣，欠了一堆卡債、信用貸款，最後離婚收場，我是她唯一的親人，當然，我不忍見她沒飯吃，所以我變成了她的自動提款機，三千、五千、一萬、三萬，我都得擠出來給她，一個月不是一次，而是好幾次，氣人的是她還一段時間就又出國去玩，我到目前連護照都沒有耶，我也不是很好過，小孩又越來越大，越來越花錢，終於過了幾年後，碰巧我失業，我再也受不了，不再給她錢，開始她也好像很能體諒的，但因家族的叔父，知道姐姐把前面的錢都拿走，而且花光了，除了我是自動提款機外，叔父竟然也是，所以把爺爺最後一筆遺產變賣的錢轉交給我，當姐姐知道後，突然躁鬱症發作，每天瘋狂的打電話給我，不斷的向我嘶吼，也向叔父們嘶吼，最高紀錄一天打了六十多通給我，還不斷揚言要請法學博士律師告我以及叔





父，每天活在她的嘶吼下，我變得好痛苦，整個人好像掉進煉獄一般，苦熬到當月的梁皇寶懺共修，我不知是怎樣的因緣會這樣，但我請求地藏王菩薩及諸佛菩薩作主，讓我的冤親債主一起前來共修，師姑好像看出一些端倪，突然問我：「最近還好吧？」我很沮喪的說：「師姑，我好像心被關在地獄裡，將上述的情事簡述與師姑聽。」師姑聽完我的訴說之後告訴我：「要讓自己活在自在當中，觀想諸佛菩薩加持，冤親債主幫忙，讓姐姐不要再一直打電話來騷擾。」所以在梁皇寶懺共修中，真的感覺冤親債主、爸、媽、祖先們，好像都在我附近一起聽經聞法，共修後，心突然開朗，滿懷信心。回到家，收到姐姐的簡訊，但這次沒說要告我了，而是說她得了癌症，也得到叔父的證實，非常感恩我家師姐不計前嫌，竟邀我前去探望她，買了很多補品，神奇的是，自此之後，姐姐突然變了一個人，不再嘶吼，現也持續做化療當中，我家師姐也定期寄補品給她，也讓我的心從地獄中走了出來！

但隨後，立刻接踵而至的是更嚴重的事，我差點崩潰，感恩師姑與我家師姐，也感恩蓮雲寺的諸佛菩薩，以及我的冤親債主，讓我的心得以再度脫困……。

雖然我已離開前一個公司近一年多了，但公司的老闆涉及假發票假交易掏空公司、炒股，遭地檢署收押多人，我因沒參與其事，也沒收到任何好處，所以沒在約談收押之列，但有一天因不在家，郵差遲了幾天送了一封信，竟是地檢署的傳票，直接把我列為被告，要我去地檢署報到，但因報到時間已過了二天，打電話進去又沒人理我，只好請律師幫我陳述接到信已晚了，請求另排時間，免遭拘提，等待的日子總是最難熬，心又關到了地獄，想了很多，小孩還小、妻子、家庭該怎麼辦，常常晃神，眼前的書一片空白，我家師姐打電話請師姑幫忙，師姑說不會有事的，熬到當月的梁皇寶懺共修，我一樣請求諸佛菩薩作主，度化這難解的累劫冤仇，不知您信不信，自此，我從本案消失，沒有再一次的





通知，都已移送到法院了，也沒有再通知，律師說：「可能是查清楚了，也可能收押的人說與你是無關的，也許是知道你並沒有拿任何好處，總之，應該沒事了。」但我心裡很震撼，默念：「蓮雲寺的諸佛菩薩，及我的冤親債主們，感謝您們，我會更精進，更加努力的！」

五、享受健康得人生

以前遇過一個中醫師，他開藥給病人後，都會交代少吃蔬菜水果，真的很令人不解，有一次鼓起勇氣問他：「爲什麼？」他很嚴肅、也很酷說：「因爲你不能判斷菜和水果裡有多少農藥殘留，所以只好叫你少吃。」當今的食物中，黑心食物充斥，山寨版的產品大行其道，連米都有農藥殘留，真不知該吃啥比較好、比較健康！因此無毒、有機、沒防腐劑的食品、自己種的菜，便成王道了！

我家師姐從蓮雲寺拿回來麥芽膏，我還以爲是那種很甜的麥芽膏，吃了一口，不甜，令人皺眉頭，怪不得小孩都不捧場，看說明書說泡水

喝，也不好喝，後來我偷偷加了一小塊冰糖，啊！這就對了，好喝極了，沒幾天的光景，沒了！我和兩個小孩常年都有鼻子過敏，慢性鼻炎的現象，因我喝最多，改善得很明顯，早上起床，鼻涕倒流幾乎快沒了！

我家師姐常笑我，四十出頭歲就像糟老頭，你看老人斑都出來了，唉，真的咧，不過也沒辦法，老了嘛，我也不以為意，有一天我家師姐拿了一瓶豆漿給我喝，嗯，味道怪怪的，和豆漿店賣的不一樣，她說是師姑作的胚芽豆漿，哇，真是佛心來的，因我曾在豆漿店工作過，半夜二點起來磨豆子，很是累人，而且攪拌的手不能停，不然會燒焦，何況師姑竟然做了最不可能的胚芽豆漿，因為胚芽豆漿必須要用活水養豆子三天，讓它發芽，沒用活水可不行，豆子會發臭的，利用植物種子發芽時，啓動百來種的活化酵素，在最營養的時候做成豆漿，工程真是費勁，越喝感覺越濃郁，豆漿店的豆漿反覺得像糖水了，幾乎是天天當水





喝，有一天洗完澡，拿我的手臂給我家師姐看，妳看，我的老人斑快不見了，真是神奇！

師姑很用心，做了好多有益健康的食品，無法一一陳述，最重要的是都不含防腐劑，而且純手工製造，有緣食得，真是好福氣！

六、牡丹花好空入目，棗花雖小結實成——帶著您的心來共修吧

諸佛菩薩在哪裡，不住在名門大山，也不住在市井廟宇中，更不住在蓮雲寺中，諸佛菩薩是住在我我心中。「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蓮雲寺提供道場，透過諸佛菩薩神聖莊嚴的法相，引出你我心中的佛，透過法會儀式，表達自己對神佛的敬意，願神佛能幫忙度化累劫的冤親債主，不要再累積冤仇，雖不似名山大廟，但莊嚴隆重，有道是「牡丹花好空入目，棗花雖小結實成」，最難能可貴的是每月都有三昧水懺和梁皇寶懺共修，誠心共修，真能洗滌心靈，渡化眾生，重要的是，您必須帶「心」來，而不是只用嘴巴唸，要用心念！

要用心去感覺靈界眾生也一起共修，祂們和您一樣，聞道心喜，可讓祂們早證菩提，往生淨土！

我自知罪孽深重，尚須努力渡化，從家父的不順遂，好像也遺傳給了我，父子的共業，需要多多努力來化解，希望人生下半場的目標能一一實現，大家都平安喜樂！

賴師兄 於 九十八年十月十六日

除此之外，又有奇妙的感應——神奇的一張證照

我常常被我家師姐唸，她認為我有點自大，不過我也承認當初年輕的我，真的是有這樣的心態，一直到接觸了蓮雲寺後，似乎比較務實多了，從台北資產公司返家後，經歷了前公司老闆的掏空案，使我漸漸的意會到，我已經不再年輕了，和朋友一起投資作事業嘛，也被騙了好幾次；單純做個薪水族嘛，薪水都好少，很難養家活口，官場的阿諛奉承、黑函鬥爭，我又不會，不然就離家好遠，加上小孩日漸長大，家庭





又照顧不到；在很難取捨時，想想自己多年銀行、資產公司的歷練，似乎都在處理不動產的事務，自己又沒有半張證照，雖然實務經驗足夠，但處理起業務，難免令人有所缺憾，也沒辦法盡如己意，獲得自己應得的報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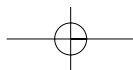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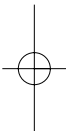
我家師姐不斷的鼓勵下，要我參加不動產類科的三張證照考，一是普考不動產經紀人，二是普考地政士(代書)，三是高考不動產估價師，起先我認為這有甚麼難的，高考我不敢說，其他不過是普考等級的證照考罷了，真是太小看我了，念起書來有一搭沒一搭的，加上工作的煩心，很難有完整的時間專下心來念完一整個單元，說真的，年紀大了，記憶力減退了，一開始念起書，真得好辛苦，第一次參加考試後，我終於知道，真的不要小看國家考試，當然我獲得了一個很慘的成績！

第二次，我有比較認真了，但是是一次準備三張證照，要多念好多書，在貪多嚼不爛的情形下，又是慘遭全軍覆沒，心灰意冷之際，正好



碰上朋友要開資產公司，要我前去幫忙，但三個月後就要考不動產經紀人了，家中又不能沒有收入，雖然收入不多，但也只好先投入職場了，新的工作，又離鄉背井的，忙著忙著，離考期又近了，參加完當月蓮雲寺的梁皇寶懺共修後，我請了一個星期的假，回家專心唸書，但可想而知，唸得心浮氣躁，奇怪，怎麼都唸不完呢，我家師姐說我考前很容易動怒，想想還真的沒錯，但這張證照已經要考第三次了，心裡真的很著急！

挨到考試了，第一節考國文，好像還可以，但下午第二節民法的考卷發下來後，我感覺我好像在考場失業了，望著考卷發呆，硬逼著自己多寫一些字上去，唉，這一兩年民法大修，我都沒好好去研究，現在苦了，考完這一科，收好書包，走下樓梯，回家去好了，應該是沒希望了，頂多二十幾分吧，但下一堂是考不動產估價，想一想，考個經驗也好，我又回去坐在位置上，同考場的考生比前一節，少了五、六個





了，考完估價，我好像重新燃起希望了，應該有七十五分吧，明天兩科只要都七十分以上，應該就能低空飛過了！

當晚十二點才勉強自己去睡，因為剩下土地法規及經紀法規，這並非我的強項，年紀大了，背法條，真的是吃力，四點半起床，越唸越生氣，唸不完，也唸不熟，氣到我家師姐都被我搥桌子的聲音吵醒了，考完後，好像感覺兩科應都會有六十分，但平均起來卻很不妙。

每天都在睡前念金剛經，迴向給我的冤親債主，請祂們多多幫忙，等待放榜的日子，真的很難熬，期間因過年的關係，要三個月後才放榜，參加農曆過年梁皇寶懺共修時，我祈求蓮雲寺諸佛菩薩成全作主，讓我的冤親債主能幫我的忙，讓我：讓我：我也不知該怎麼求，就說：「讓我不動產經紀人考試，不動產估價考八十分以上、不動產法規七十分以上、經紀法規七十分以上、民法五十分以上……。」為求保險起見，每一科我都報高一些，因為很怕民法的分數會補不過來，但說也奇怪，

求完菩薩後，我總覺得我真的考上了，信心滿滿！

放榜了，一早我就守在電腦前查榜，哇，考選部網路大塞車，等啊等啊，終於輪到我了，搜尋名字，恭喜你……，我真的上榜了耶，真的好高興，今年不知為甚麼，竟錄取了一千一百多人，以往都只有四、五百人左右，而我的名次竟是在前三分之一，當然立刻與我家師姐分享這份喜悅；隔天的成績單寄來，我的手不停的發抖，並不是高興考上，而是各科的成績，不動產估價八十三點二五，土地法規六十九點七五，經紀法規七十點二五，民法五十點七五，如果和前面祈求菩薩幫忙的分數一比照，就知道我有多震撼了。

當晚，我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夢，我夢見我在蓮雲寺的地藏殿磕頭頂禮，突然左前方有一個白色的大箱子，我很好奇，往前一看，裡面有好多人，互相擁擠堆著，都在睡覺，最上面有一個很小的男生，穿著藍色的睡袍，似乎還沒睡著，我就問他說：「你怎麼在這裡？」他看了我一





眼，又準備要睡，閉著眼睛說：「還不是因為你。」「我？」他又說：「你又沒說你的准考證號碼，答案卷上面只有號碼，沒有名字，我們只好拖著老師的手，有可能的都改了，不然你以為你是怎麼考上的，我快累癱了。」我心想怪不得今年上那麼多人，我又問他：「你在這裡好嗎？」他又回答：「這裡很好，我已快要往生淨土了。你不要忘了你說過的，要更精進迴向給我們喔！」到這就醒了，好奇怪的夢。

當月梁皇寶懺共修時，一早見到師姑，就向她提起這事，師姑笑一笑，說那應該是你哥哥，之前的文章有說過我有一位未曾謀面的哥哥，出生後快周歲時就過世了，聽完師姑的話後，準備共修要開始，當『戒定真香讚』語一出，我的眼淚不禁狂飆而出，母親臨終前有交代，我上還有一哥哥，要我記得拜他，但他又沒成年就過往，也沒法入祖先牌位，流浪了五十年，真是苦了他。

回家的路程上，向我家師姐提起此事，我家師姐突然告訴我：「二

年前左右，有幫哥哥在蓮雲寺立了蓮位，一直不敢告訴你。」真是叫人吃驚，不過真的要感謝蓮雲寺諸佛菩薩及張師姐的幫忙，僅以這第一張處處是驚奇的證照，寥表感謝之意！

賴師兄 於 九十九年五月六日





鬼扯

一直在思考如何下筆，撰寫我的成長過程與立完『冤親債主往生蓮位』之後，這期間所發生的事，因為實在令人感到太扯了，但卻是我親身經歷的真實狀況。您知道嗎？這些日子以來『多災多難』是我的小名，而『無奈』是我的偏名，『刀疤老大』更是我的綽號。更以「鬼扯」當此文標題，因為幾年前在公用電話亭或醫院（我經常住院），都有看到這本書，一見標題『如何消除業障』，心想真能這樣，那醫院就不用開了，班也不用上了，太鬼扯了，所以我連看都不想看，直到這陣子，我生病成那樣，媽媽實在不忍心見我如此，數次暗示我要看『如何消除業障（九）』，我都不理她，直到要來立蓮位的前兩三天，才勉強翻閱，但也不置可否；甚至她要到蓮雲寺參加水懺共修，也會叫我去，我都不以為然，覺得無聊，從未想過這檔事跟我有何關係。

回想從小到大，可以拍成『災難片』來描述我的一生，常常會無原

因而心生恐懼、焦慮(非焦慮症)，甚至在忙事情或閃神時，明知旁邊有人，還是照樣會被嚇到，而且都被嚇到無法入眠，需要花好久的時間，才能回過神來；只要一到人多的地方，頭就會暈到無法正視看人，但絕不是『空間窒息症』(以前總以為是此症，現在才知道是太多的無形眾生要靠近我，而陰陽兩隔磁場的不同，致使我招架不住，引起不適感。)所以幾乎沒什麼逛夜市的經驗，而百貨公司更是很少去，能不去就盡量不去。更鮮的是每次發脾氣所講出去的話，都會『原汁原味』反彈到自己的身上，要不是二姐提醒好幾次，留意自己在生氣時所說的話，否則還真會反彈回來。平常走在路上，沒事也會跌倒，而且是眼睜睜看著自己跌倒，那才懊惱；有時連走路都會踩到下水孔，導致血流不止，緊急送上台安醫院縫了數針(我忘了幾針)；可以說連走路也會被狗咬到，縫了十二針，甚至牽著摩托車要出去，也不知怎麼搞得，大姆指會整個掀起來，只好在樓下大喊救命，拜託媽媽送我到醫院。早上出門還好好的，





興高采烈參加異校聯誼，大姐我呢，竟也能坐上救護車送去醫院，因為胃發炎，狂吐不已，回來之後，就躺了一個禮拜；參加救國團活動，也是一回到家就倒下一星期，媽媽每次都是受害者，因為要照顧我，而照顧的次數實在太多，曾抱怨說：「你好的事情都沒有我的份，生病才會回來找我顧。」更多的狀況不勝枚舉，常常是早上平平安安的出門，下午人就在醫院裡。從二十歲開始就動手術，開無數的刀，大約有二十多年的歷史，在各大知名的大醫院如台大、台安、北醫、國泰、慈濟、振興、萬芳、馬偕等，我都住過院，並且開過刀，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厲害吧！而小診所更是多到不在話下。記得有一次是手部血管瘤開個門診的刀，開到一半就被縫起來，醫生竟然對我說：「抱歉！需要重新檢查病情，再來安排『核磁共振』。」檢查之後，再動一次刀，並且住院，連這種事也會讓我碰到，了不起吧！再再的林林總總，導致朋友都說我是：「靠詐領保險金過日子。」而我卻調皮的回答說：「這可是我的皮

肉錢。」早上與朋友、客戶碰個面，下午人就會不舒服，起先是擔心到習以為常。朋友只要一沒跟我聯絡上，就知道我『又住院了』，連一些老客户見我消失一陣子，也認為我『又住院了』。

我是個非常鐵齒又酷的人，根本不太能接受自己敏感的體質，更不願正視自己的問題，總以為逃避，就可以不用去面對『無形的眾生』。記得以前曾在醫院、電話亭等公共場所，看到放置一些佛書都不屑一顧，尤其是『如何消除業障』這本書，光看書名就覺得『鬼扯』，心想難道一天到晚在念經，都不用去做事、上班，就會有飯吃？就能消除業障嗎？所以才懶的用手翻開來看，根本就是『鬼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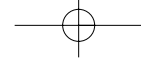
媽媽是在四年前(九十二年)中秋節前夕，被醫生宣布得了『末期肺癌』，壽命只剩三到六個月的時間，在醫院無意中看到『如何消除業障』這本書，就來蓮雲寺立她自己的『冤親債主往生蓮位』，在立位時跟冤親債主擲筊溝通：「需要每天念大悲咒六十遍，以及每個月兩次來參加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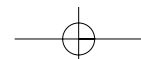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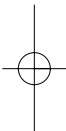
懺共修的功德迴向給祂們，才達成協議。」媽媽除了全力配合醫生告誡注意事項外，更是持之以恆每天做功課，來蓮雲寺參加水懺共修，在養生方面，每天一定去運動(下雨除外)，結果在台大碰到好醫生，及免費使用台大實驗昂貴的化療藥(每顆三千六百元)，每天服用一顆，需長期服用，她現在已是『台大病患的班長』，病情相當穩定，也常去爬山。

九十六年五月十二日是爸爸周年忌日，當天我與妹妹小孩(一歲多)接觸之後，我得了『腸病毒』，嘴巴一口氣破了四個洞，發燒導致酸痛，而小孩當晚才不舒服，這段期間看了兩次醫生，休息四天才恢復，雖然身上還稍有點不舒服，但我不以為意，只要不影響到作息時間，我都還可忍受。五月十六日發生打破瓷盤，整個人因受到驚嚇而跳了起來，誰知在跳下來那一瞬間，剛好是大塊的碎片插進腳底，而血流不止，縫了八針，每天到醫院換藥，竟也會細菌感染，吃了多少抗生素都無效，而這時感冒又來個臨門一腳，因吃太多的抗生素加上感冒藥，導致胃痛，幾



乎快無法進食，常常是半夜發燒，全身不舒服，真是痛苦不堪，令我完全無法上班，好不容易腳傷控制下來，卻一直無法拆線。六月七日中午，身體好不容易感覺還好，約好要跟朋友見面，誰知才剛碰到面，我就好想睡，打個盹後，全身便熱熱的，朋友一摸我的額頭在發燙，而且喉嚨很腫，看了醫生才知道，發高燒又喉嚨化膿，而且在這段期間更是莫名生『痔瘡』（從未有之事，也會發生在我身上），實在很痛，擦任何藥都無法改善疼痛，也是因為很糗，所以不好意思找醫生，發生一連串事情，令我困擾不已，真是禍不單行。

原本打算六月十一日早上就去上班，誰知前一天半夜又發高燒，喉嚨又痛到食不下嚥，根本無法說話，連站立都辛苦，坐著也難受，與客戶約好時間，拖著老命到客戶那裡，卻沒辦法跟對方交談，只好跟對方說聲抱歉，就先行回家，再不回家，我就會掛掉。公司的老板娘得知我的狀況，非常擔心說：「這樣怎麼得了？」馬上要幫我掛中山醫院住院





檢查，可是很奇怪，我直覺並非一般的事情，就婉轉告訴老闆娘：「請給我一天的時間觀察，若沒改善，願意配合住院檢查。」其實心想：「先到蓮雲寺立我的『冤親債主往生蓮位』試看看吧！」抱持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拉著媽媽就往五股蓮雲寺跑，一到寺裡的大殿，我是拐著腳到張師姐的桌位前，但也奇怪一到位置，我整個人就軟趴趴的，趴在桌子上，媽媽便跟張師姐說立我的『冤親債主往生蓮位』，聽著聽著竟莫名流淚，口渴異常，一直想要水喝。張師姐要我跟菩薩求大悲水。在求大悲水的過程中，也很鬼扯一直求不到，後來我許願說：「我每天會念二十遍的心經。」菩薩這才答應給我大悲水喝，喝了三杯之後，莫名的退燒，流了滿身的汗，原本是穿著一件長袖，現在能脫掉，感覺有比較舒服一點，才能跟張師姐述說我的狀況。張師姐說：「你的體質比較敏感，容易讓一些無形的眾生靠近，但你又沒有功德資糧可以給，所以常有狀況發生，而這一次眾生逼急了，逼著妳要修持精進，所以妳的

身體狀況才會這麼嚴重。」另一不可思議的事，幾天下來，胃口一直很差，當我立完『冤親債主往生蓮位』時，正值寺裡午餐時間，他們請我一起用餐，我竟然能跟他們一起用餐。下午回家睡午覺時，又發燒到無法吃東西，我直覺就答應菩薩及冤親債主一定會念心經，所以在怎麼難受不舒服，我也要爬起來念心經，念完二十遍，居然自動退燒，也能吃東西，一口氣就吃掉半盒的西瓜，這才有精神回醫院覆診，腳傷一到醫院就能拆線，耗了兩星期多都無法拆線，今天居然到蓮雲寺之後就能拆線，真是太神奇了！更玄的是喉嚨不舒服，醫生說：「只是輕微紅腫而已，沒什麼。」我在心裡偷笑：「早上都快掛掉，要不是蓮雲寺菩薩的加持，冤親債主的幫忙，我現在那可能自己一個人來，並且坐在這裡呢？」（懶得理他）

六月十二日，說也奇怪，昨日病入膏肓，今日精神抖抖，可以上全天的班，而且中午不用午休（以前必須要午休），精神依然百倍，簡直判若





兩人。六月十四日，我有一位朋友，身體一直不順，直覺該跟她分享我這段時間的經歷種種，誰知就導致我一整天不舒服，頭暈、盜汗、食不下嚥，而且也兩天無法入眠的慘狀，所以下午偷個空閒到蓮雲寺，先參與晚課的課誦，頓時頭不暈，晚課結束，至地藏殿找張師姐述說，她見我走路一拐一拐就說：「妳現在把腳底踏平看看？」我看她一眼，心想：「有沒有搞錯？」不過我還是照做，腳底真的能平放了，實在很神喔！張師姐要我留下來吃晚餐，而且晚上撥點時間留下來，飯後便叫我：「在大殿內來回走路，放輕鬆的走。」原本走路是一拐一拐，走著走著，張師姐居然叫我用跑的，心想：「妳瘋了！叫我走路就有點不舒服，怎麼還要我用跑的？」可是我還是相信她跟著做，結果你猜如何？居然腳就不痛了，也真的能跑，玄吧！張師姐要我多精進，其實我也不懂什麼叫精進？每次都嗯啊，嗯啊的回答，心想：「身體好了，每天念二十遍的心經，應該夠了吧！」

蓮雲寺每週五都有靜坐，張師姐叫我六月十五日來參加，想想好吧，救命恩人說的話照做囉，你知道嗎？我才坐下來沒多久，突然全身晃動、氣喘希希，好在吳師兄到我旁邊輕聲叫我起坐，經短暫的休息，幾位共修的師姐讒扶我到外面的椅子上坐著，吳師兄還細心關照我要坐正，以免頭暈。在在的我不知為何會這樣？但經過張師姐的解說：「是你的自我急著要修行精進，但色身太懶、太無知，色身與自我不配合、不協調，才會這樣。稍作休息之後，張師姐要我：「靜下來，全身放鬆，祂要怎麼動你就怎動，這樣才能全身氣血通順。」從開始不穩定的腳步前進後退，（張師姐、師父、吳師兄三人怕我腳步不穩會跌倒，而圍個圓圈，保護著我不受到傷害。）到最後變成自己雙手甩動拍打著雙肩，近一小時，本以為這個動作會讓我全身疼痛、雙手手腫，但一回到家，手腫完全消除，（信嗎？好像在看神奇的故事吧！但句句屬實，絕無虛假，在菩薩面前不打誑語。）而且當晚相當好睡，沒有什麼不舒服的地





方。

張師姐一再鼓勵我要精進，要我參加六月十六日及十七日兩天一部的梁皇寶懺共修，心想：「這樣搞兩天還得了？況且每週日與同學都有約，只要去一天就好了。」媽媽用心良苦，第一次參加梁皇寶懺共修，怕我不耐煩，陪我一天。（媽媽是肺癌病人，長期吃口服化療的藥，副作用就是不解熱，一熱全身會奇癢無比，在這麼熱的天氣，她還是陪我來，真是天下父母心。）因我打算只要參加一天的梁皇寶懺共修，十六日半夜手就異常疼痛，那種痛比動手術開刀還痛，可是一睡著就沒感覺，但中間醒來數次，只要一醒來，雙手就無法動彈，實在太痛了，我就偏偏不信邪，就擦止痛藥膏、貼疼痛藥膏，可是這些藥膏完全都不起任何作用，折騰好久，因為太痛苦，痛到自言自語說：「那麼痛，讓我死了算了。」直到（十七日）早上八點才起床，共修的時間已開始，而我的雙手依然無法動彈，只好隨便弄一弄就出門，邊開車邊哭，心中還埋怨著菩

薩，一到蓮雲寺，碰到吳師兄跟他訴說：「我從昨晚痛到早上四點都還沒睡，恐怕沒辦法進去誦經。」幸好吳師兄耐心跟我說：「妳最好是順著因緣，進大殿誦經。」知道嗎？又發生神奇的事件，當我一進去大殿念梁皇寶懺，所有疼痛全都消失，這時貼在手上的藥膏，反而覺得太涼，就急著撕掉，原以為昨晚沒睡好，誦經時會打瞌睡、精神不濟，誰知精神反而更好更舒服，可見我的顧慮是多餘的。梁皇寶懺共修結束，我跑去跟吳師兄說：「我認了！本身有這樣的因緣，並非只有我一人，而且還要幫助別人。」

六月二十一日，現在只要我稍感不對勁，就會開車往蓮雲寺找張師姐述說（她好像是心理咨商師哦），張師姐開玩笑問我：「蓮雲寺又不是醫院，妳生病怎麼不去找醫生？」我答說：「只要能好，管它是什麼。」朝山讓我感到非常舒服好入睡，但絕不是太累才好睡，應該是這裡的磁場特殊，不然我只朝過兩次，每次也只朝山一趟，那會太累，可就是舒





服，『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六月二十二日又是週五靜坐，這次多虧張師姐坐在我後面，告訴我不可亂動，所以就沒那麼難受，而這次雙手甩動拍打的動作，不會手腫。

六月二十三日，我請教張師姐：「如果去到客戶家或朋友家，若有異樣，我會馬上不舒服，頭痛、嘔吐，或全身像是『退了冰』一樣的虛脫時，我該怎麼做，才能保護自己？」張師姐答說：「觀想蓮雲寺的菩薩加持，某某人的冤親債主幫忙。」有一次我必須去客戶那裡，一到那裡又覺得不舒服，馬上運用師姐教我的方法，照念一次，結果不舒服就消除，只是感到特別的餓而已。俗話說：「隔壁親戚，禮數原在。」就算諸佛菩薩、冤親債主都知道你目前的情形，但多一份尊敬，就多一份安全。以前總以為『冤親債主』是壞人，是不好的鬼，為何我要幫祂？為何要回向功德給祂？現在我得知冤親債主是我們的債權人，欠債還

債，理所當然，況且我有誠意想要跟祂們解冤解結，才設立『冤親債主往生蓮位』，就是希望跟祂們有善的互動，而祂們確實在急難中幫我很多忙，非常感謝冤親債主祂們不計前嫌，處處幫我。

一直以來，我的災難不斷，需要媽媽照顧，我脾氣之壞是每個家人都招架不住，但媽媽畢竟是媽媽，再怎麼不願意也要照顧我，接受我暴躁的脾氣。平常的我真會讓她忍無可忍，但自從我立了『冤親債主往生蓮位』，就常到蓮雲寺，有事找張師姐探討，她給我很多正確的觀念，並告訴我要孝順，所以這段時間母親有感受到我的改變。跟媽媽商量到蓮雲寺找張師姐，七月三日早上我們母女倆便一同上蓮雲寺，媽媽一見到張師姐就說：「張師姐，我真的要跪下來感恩妳，要不是妳的教導，使我女兒的脾氣能改變，而且變成一個人。」我在旁聽到便接著說：「對呀！我的脾氣真的很壞，每天一起床就亂發脾氣，第一個受災殃的是媽媽，而且爸爸在世時，我跟他處得不是很好，對他很叛逆，現在想想，





還真有點對不起他。」

現在心裡踏實多了，本不想將此篇『歷險記』寫出來，因為太離譜了，我也怕有人不相信，也認為是『鬼扯』，但連日來一直頭痛，告訴張師姐此事，她拿一篇與我相似的文章（神奇的頭痛）讓我看，居然在看文章的當下，除了頭痛舒緩之外，後腦杓發燙，趕緊問張師姐，張師姐說：「這篇的作者比你頭痛還嚴重，寫出文章來，頭就不痛。」聽了張師姐的話，一回到家馬上提筆寫文章，花近七、八個小時，才將它完成，其內容句句發自肺腑之言，完全是我親身經歷，絕非造假，也不敢再造次！從立完蓮位之後，到現在沒生病，我也不再鐵齒，而且還主動跟師父借『如何消除業障（八）』的書來看。

刀疤老大 九十六、七、三

怨與恨

「怨」、「恨」充滿著我人生的日日夜夜，伴隨著我將近二十年婚後生活的歲月。我、我、我，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千萬個爲什麼？他們爲什麼對我這樣？公婆爲什麼對我百般的刁難？老公爲什麼不體貼，胳膊還往外彎？三個孩子爲什麼也個個出了問題？啊！天呀！我的人生還有明天嗎？

茫茫茫、忙忙忙，我爲誰而在忙？我爲了什麼而茫？我也不知道，只是每天暈頭轉向的搞到三更半夜，爲什麼大兒子會得了『感覺統合失調』？他只是動作遲緩不協調、反應遲鈍，卻讓老師、同學誤以爲他是故意搗蛋、不專心、或智能有障礙等，無法建立良好的關係、沒有自信，進而產生情緒困擾或行爲問題，無法有效學習，甚至拒絕學習，形成人際關係及學習上的惡性循環。老二得了『選擇性緘默症』；爲兒童罕見的心理失調，他在某些情況下無法說話。老三是女生，很容易緊





張，晚上常作惡夢，白天精神不好又常感冒，從小便秘，每次大雨、三顆羊便，胃口也不好，所以一直以來身體都是虛弱的，功課更不用說。我曾到台大、馬偕等大醫院看兒童心理科找名醫，醫生都說受到環境的影響，而身為母親的我，卻沒有能力改變環境，因為有好幾次在處理孩子們的事，家裡就會有『代誌』，公婆、先生都會有意見，甚至打電話回娘家告我一狀。有一次公公打電話請我父母來，當面說我的不是，要攆我走，爸媽爲了我而忍了下來，只說一句話：「你要忍耐。」我記取今天的教訓，在內心發誓：「從今以後不會再找麻煩，更不會有機會再讓爸媽被公婆當面羞辱。」先生經常和朋友出去釣魚、遊手好閒，家裡的事不願擔待，公婆不責被他，甚至他沒有工作也要怪我，究竟這天理何在？

但日子總是要過，我渾渾噩噩過著日子，九十四年先生車禍顱內出血，嚴重腦震盪，住院要我照顧，此時公公因類風濕關節炎、糖尿病等

併發症而往生；獨子獨媳的我在公公發病住院期間，當然我要一手照顧，晚上又要監督孩子做功課，多頭馬車、焦頭爛額的我，除了婆婆、大小姑之外，連孀孀也加進來，不但說我沒把公公照顧好，還冷言冷語的指責我，簡直是疲勞轟炸，這種不像人過的日子，造成我得了非常嚴重的憂鬱症，因為我連聽到馬路上救護車的聲音都會怕，晚上也睡不好，經過半年時間調整，才從恐懼、憤怒與悲傷中慢慢走出來，這時候才能靜下心來，思考家裡的不順遂，層出不窮的問題，及孩子們與眾不同的性格，正當我開始積極的尋求解決管道，到處求神問卜，也沒改善，真讓人心力交瘁。

此時的我經過長期的緊繃跟壓抑，我的身體也開始走下坡，感覺全身不對勁，健康亮起紅燈了，無奈下提起勇氣開始運動，勤練瑜珈，順便藉此出去的機會透透氣，享受一下短暫自由的空間，練瑜珈的同學們，彼此之間互吐心中之不快，有位大姐(彭太太)叫我跟她回家拿經書，





我不好意思拒絕跟著去，而且留她的電話給我，告訴我：「你如有遇到困難時，可以跟我聯絡談談。」

回想自嫁夫家我掏心掏肺的經營這個家，而家人與週遭的人給我的評價，讓我對人已失望、沒信心，而這位大姐每天問我的小孩好嗎？她剛開始會敘述一些別人跟她自己的經歷，跟我分享，又輾轉的送我一本經書，要我多讀經，並說明讀經對個人、家庭的好處，心想：「現在的社會還有如此好心人，是否有何企圖心？『念經』，在我的觀念裡是人在往生時念的，或則是廟會才會有的。」所以念經對我而言，是一個大挑戰，剛開始不想念，後來覺得姑且一試吧！念呀念的，常常會念到半夜一、兩點才睡覺，經過一段時間後，發現周遭的流言消失，還有先生因開刀後就會一直打嗝，每隔五分鐘就一次，而我念經後，先生打嗝次數變少，這是我念經的初次體驗。

此時孩子進入國中更加叛逆，大姐幫我請教張師姐，有關我小孩的

問題，張師姐竟回答說：「這個人『恰北北』，心裡只有怨跟恨，請她先用真誠懺悔之心朝山三個月，與小孩的關係自然會漸漸改善。」心想：「張師姐一定是說錯了，我如此善良又被婆家欺負，孩子進入國中大叛逆，情緒暴躁、不讀書、迷電玩，我盡心盡力試過各種方法解決，如此用心，我可是申訴者，卻被駁回，反而說我的不是，天啊！真是懊惱。」我在這兒說個小秘密，那就是張師姐不曾見過我，竟然說我『恰北北』，其實這三、四十年來，沒有人說我『恰北北』，只有我母親是第一個說『恰北北』，第二就是張師姐。好吧！那就衝著張師姐所說朝山三個月，能改善孩子的問題，試著朝山看看，我給自己一年的時間，不管成功與否，我不能錯失任何可以讓孩子變好的機會，反正我又不是沒有失敗過。有好幾次快到蓮雲寺，竟然下雨了，只好再回家，聽說山上很少會下雨，大姐告訴我：「這是阻礙，要突破。」朝山要跪拜，額頭、鼻尖要觸地，五體投地與大地吻合，對於在都市生活的我是一大考驗，見到





地上很髒，猶豫幾分鐘，看到別人可以朝山，自己爲何不行，硬著頭皮試試看，朝山幾十趟下來，老二反而更迷電玩，功課常不交，分數個位數是常有的事。大姐告訴我這是考驗，所以我還是繼續朝山，原本我是兩眼黑輪，眼球渾濁無神，常會頭暈，膚色暗沉，用盡各種保養品也無效，沒想到來寺剛滿一年，我照鏡子看到自己容光煥發，兩眼發亮，黑輪減少，皮膚變白，甚至從年輕就會頭暈的我，不知何時不暈了，所以這一年的朝山反而我自己受益最多，但是兒子的惡習卻改的不多。我問張師姐：「如何做，才能讓兒子平順？」張師姐說：「妳要真心懺悔、用誠心朝山，來感動冤親債主，妳雖然朝山，但妳的朝山是爲了應付朝山而朝山，沒拿出真誠懺悔的心朝山。」心想：「我有空就朝山、念經，已經沒有自己的時間，這還不夠啊！還要我怎麼做？而且是兒子的事，又不是我的事，真是不解。」不解之下，但很無奈，只好試著於九十七年一月十八日先爲老二立『冤親債主往生蓮位』，過了一個禮拜，他

臉上出現的笑意較多，情緒比較好。我想立冤親債主往生蓮位的感應還不錯，六月六日決定為自己立『冤親債主往生蓮位』，結果週遭的閒言閒語、不相關的事情，漸漸消失，眾人嫌惡的眼光也漸離，甚至讓我發現乳房有硬塊，到台北省立醫院檢查，得知此狀為『乳房纖維囊腫』，因荷爾蒙失調所致，而我每個月經期時疼痛的很厲害，也越來越慢，每次皆要靠喝烈酒才會來，心情真是糟透了。適逢蓮雲寺開始研發胚芽豆漿，買幾罐準備自己享用，沒想到平常不喝豆漿的孩子們搶著喝，還叫我要多買呢！豆漿剛喝第一個月，月經期來時，肚子很痛，量多又有血塊，胸部的硬塊更痛，第二個月血塊較少，胸部的囊腫漸軟但還會痛，第三個月經期來時，身體較為自在，不舒服感減少，不必喝烈酒，而現在經期每月準時，囊腫也漸小，持續喝豆漿有六個月，胸部的囊腫全消失，而且臉上的皮膚光滑潔白，看起來神采奕奕，年輕了許多，沒想到豆漿竟如此神奇！因為胚芽豆漿含有豐富的異黃酮素即是植物性荷爾蒙，所





以它對女性朋友好處多多喔！

冥冥之中似乎早已安排好了，從中又拉我一把，因為這次身體出狀況，心情跌入谷底，我只好找張師姐探討我人生的經歷。張師姐告訴我：「這是你的業力，而且你跟佛菩薩因緣很俱足，要好好精進；讀經、念佛、朝山、拜懺共修功德迴向給你的冤親債主，這樣你跟週遭的人相處，就會改善。」尤其是張師姐懇切分析婆婆媳相處之道，她告訴我：「其實妳婆婆對妳很好了，讓妳全家大小生活無後顧之憂，不愁吃、穿，教育費用、零用金也不缺乏，又不用上班，只要當個稱職的家庭主婦，甚至連妳老公生病住院更不用愁家計，是妳不但沒有知足感恩的心，還每天嘟著臭臉給婆婆看，一直生活在不滿跟恨意當中，所以妳才會覺得生活的很痛苦，改變一下心態吧！況且妳先生夾在婆媳中間，如同石磨心，妳應該要更體諒，就不會生活在痛苦中了。」乍聽之下，心之不悅，有點不服，是他們不好，為什麼反而說是我的錯？回家再回

想張師姐所講的每一句話，轉換另一個角度、心態再思考，覺得張師姐講得也不是沒有道理，就真的不生氣了，於是我試著改變自己，不再天天嘟著臉，用真誠懺悔的心朝山，我覺得家裡的氣氛真的有再改變，孩子也有再改變。但是好景不常，婆婆反對我到蓮雲寺，還叫先生警告我。令我非常納悶的是：「婆婆是標準的進香團員，她如此反對，叫我如何能信服？」心裡還猶豫著為家人朝山、念經、拜懺共修值得嗎？先生開始注意我的行蹤，要到寺裡的機會減少，心也跟著散漫了。這時老二更加迷電玩，再次請教張師姐，她卻說：「你才念幾次經，其它的時間都在看電視，也懶散不認真朝山，孩子的心當然也跟著飛了。」奇怪張師姐怎麼都知道，之後我不敢再怠慢，加緊認真真正用心念經、朝山，結果感應真的來了，孩子功課變好了，老公開始對我體貼了，這種感受真會讓你發自內心的微笑。六月十三日決定為老大與小女兒立『冤親債主往生蓮位』，立完蓮位後，老大讀美工，繪畫與課業正在進步中，





也較能聽從安排。女兒睡覺品質漸漸變好，有時還會作好夢，而且她自從吃了蓮雲寺製作的梅精，胃口大開，便便順暢了，不再便秘，整個人變得很有精神，身高快速增長，而且每天都要我幫她準備梅精水，帶到學校喝。因為梅精是天然強鹼食物，所以它對胃腸的蠕動幫助很大。

九月份先生到醫院回診，檢查結果腫瘤指數偏高，造成牙齒浮動，吃東西無法咬。先生雖然脾氣暴躁，無法溝通，但終究是家裡的支柱與依靠，在九月十六日為先生立『冤親債主往生蓮位』，希望他身體健康。但是立完蓮位後，家裡的氣氛還是很差，只要先生在家，孩子們都會躲的遠遠的，因為他一開口就是大吼大叫，為此事我問張師姐：「也幫先生立了蓮位，為何先生身體跟脾氣還是這麼差，是否還有什麼阻礙呢？」張師姐回答說：「妳家裡是否有兩姓祖先？」我說：「有，婆婆以前有到宮廟問過，也處理過了。」張師姐說：「兩姓祖先相處不和，會影響到陽世子孫，妳先生是一家之主，當然首當其衝，所以會影響妳先生的

個性跟健康，間接也會影響妳的孩子。」十月五日為第二姓祖先立往生蓮位，經過一個禮拜，老二那怨恨的眼神消失，變得愛說笑話，笑口常開，會說學校的事，而且會主動看書了；先生比較不會大吼大叫，打嗝也沒了（從九十四年車禍之後就每天打嗝），有時會對我說些心事，對孩子也較為關心，甚至在麵攤吃麵還會幫我付錢，這是前所未有的舉動，雖然很不起眼的改變，卻讓我樂瘋了，原來這麼簡單就能有幸福的感覺。心想：「沒為本姓祖先立蓮位，有點過意不去。」決定十月中旬再為本姓祖先立往生蓮位，立位後不久，最大的感覺是與婆婆的關係漸好，彼此之間的共識更多，先生會找機會與孩子一同外出購物。

張師姐鼓勵我寫感言，我因害怕寫作而抗拒，遲遲不敢下筆，所以頭暈。張師姐似乎知道我為何會頭暈的原因，便說：「寫感言能讓世間人知道有因果業力、冤親債主的存在，而且度更多和你相同遭遇的有緣人，只要用心寫，不打妄語就沒問題。」受到張師姐的鼓舞，我鼓起勇





氣將自己的一生點點滴滴寫下來，沒想到寫作期間老二居然主動說要補習；這是前所未有的，以前繳了錢也不去補習，這是我作夢都無法想像，也是我的夢想，張師姐鼓勵我要更精進，才能化解人生更多的難題。

蓮雲寺的外表沒有一般寺廟的華麗，它簡單莊嚴，但殊勝的感應卻令人不可思議，尤其是張師姐的樸實，真誠不誇大其辭，真誠勸導的每一句話，都讓我受用無窮，她雖不講經說法，卻身體力行帶動大家拜懺共修、讀經、念佛、朝山，用真誠懺悔的心來解冤解結，自然就會事事平順。就如同以前的我，認為婆家的人對我百般刁難，那我也不會讓你們好過，咬牙切齒，弄得非得你死我活，可見心裡的怨跟恨有多深，要不是親近蓮雲寺兩年的時間，接受張師姐點點滴滴的薰陶，慢慢的精進改善，那有今天能跟婆婆談笑風生，而互相關心，及先生、孩子給我感受到家的溫暖，所以到蓮雲寺一定不要用走馬看花的心，只要肯用心，假以時日，絕對會物超所值的收到效果。最重要的一點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全家人都有共業，所以往往是自己的業力現前，會影響到妳的家人，但妳卻一直指責是家人的不是，從未檢討自己，因為我好幾次稍微懈怠，孩子就又出問題了，所以真正問題的主角是自己，這也真的印證了張師姐常鼓勵我們「逆境就是增上緣的機會」，碰到逆境時，你一定要突破，那光明在望，指日可待。

林師姐 九十八、三、十八



怨與恨



讀書要幹嘛？你不讀書要幹嘛？

回憶時光，又如何能想像，國中輟學，高中又輟學。明明只需要六年的教育，卻花了八年才完成。八年時光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如今的我腦袋依然清晰的記憶一句話，「讀書要幹嘛？」「你不讀書要幹嘛？」看似簡單的一句話，八年前和八年後，卻對我頗有深意的不同。

從小，我想要什麼就一定要有什麼，用好的、穿好的、吃好的，拿足夠的零用錢，養成我公主般大小姐的脾氣，但實際上我一點也不快樂，也不溫暖。在我童年的記憶裡，我父親是個火爆浪子，常會因莫名的，或者一些不起眼的小問題，對我翻出他那一本厚厚的三字經的字典，以及伸出他那粗重的雙手，而我只會跪在那冰冷的地板上哭嚎。而我母親是個賭性堅強、惰性無窮的人，因這樣所以每次她只會給我錢。錢、錢、錢和慾望。一切的一切，我想都是從這邊開始，以前不明就理，現在才知道這應該就是『業力』在作祟，冤親債主找上門。

小學六年級時，正值電腦跟手機剛崛起時期，一台電腦需要四萬元，手機一支需要一萬元，一般擁有電腦的家庭，真是少之又少，更別說買手機給孩子使用。不過由於就讀的學區位於東區黃金學區，普遍父母都會盡可能的給予小孩一定的資源。當然包括我父母也不例外，爲了避免我跟同學電腦課上的學習落差，買了一台電腦給我，以及爲了害怕上學及補習上的通勤安全，買了手機給我使用。但往往小孩都不會按照父母所規劃的理想去實踐。千禧年電腦的崛起網路的發達，校園門口開始有許多遊戲廠商在發送試玩光碟，這對於小六生是多麼吸引人的事情，電腦遊戲而且還是線上遊戲，不再是單機的電視遊樂器，而是多人連線體驗充滿臨場感的虛擬現實。相信六七八年級生都該聽過當時最火紅的線上遊戲廣告台詞“天堂，實現你平常不敢做的事”多麼誘人的台詞，真是一網打盡所有學生。尤其當時正值轉青春期，對於父母親平時嚴厲的管教，更是反彈的不得了，這一切的導火線，卻演變成不堪回首



讀書要幹嘛？你不讀書要幹嘛？



的八年歲月，那將近三千個日子的夢魘。

上了國中後，正值叛逆期，明星學校的課業壓力，父親的威嚴軍事教育，那滿口粗俗的話語，及那令無法忍受的肢體傷害，母親的好賭精神壓迫，真是令人逼迫到窘境。因結交一群隔壁班的同學，跟班上同學的關係也越來越陌生，下課逛街、吃飯、談心、拍貼，曾以為能當一輩子的摯友，但卻只是傻傻的被當作替死鬼，最後只成了老師眼中的黑名單、問題學生。在家中跟父母關係也越來越差，除了每天惡臉相看，毫無任何交集，也漸漸越來越不愛去上課，線上遊戲，虛擬人物、虛擬世界，彷彿就是唯一的精神支柱，就像著了魔般的吸引著我，彷彿遊戲裡的人物，遊戲裡的網友才是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同學，才能撫慰我的心靈，每天沉迷在虛擬世界，甚至只要說到上課，頭就會開始痛，心情就會煩躁，感覺情緒下一秒鐘就要崩潰。九十二年，當時我正升上國二，隔天要開學的那一天晚上，我就睡不好，全身不舒服，明明是夏

天，我卻捆著棉被發冷，早上媽媽叫我起床上課，跟她說：「我很不舒服，想請假。」但是由於是開學第一天，所以媽媽覺得不妥，便要我快點去上課，到了學校我就渾身不舒服，於是我就到學校保健室，體溫一量快要三十九度，從這一天起，我的身體就像坐雲霄飛車一樣急速下降，我越來越虛弱，臉色越來越不好。學校旁邊剛好就是國泰醫院，我變成那裡的常客，三不五時就會到那串門子，我也越來越不想上課，越來越討厭我的父母，每天腦袋倒帶以前父母親對我種種的施壓，或者是腦袋一片空白，陷入網路的世界裡面，掉入自我的深淵，逃家、翹家、不想回家，跟父母爭吵，最糟糕的是每到夜晚或睡夢中，就會聽到嬰兒哭聲，或看到一位美麗的女人帶著尖銳的眼神，盯著我的臉龐看，以及只要一睡覺就會惡夢糾纏，彷彿在上演一部恐怖驚悚片，而我就是裡面的主角，不停的跑，不停的逃，許許多多怪物在背後的追殺我。和父母反應，總是得到惡臉的答案，認為我逃避讀書，或者是白天睡太多半夜



讀書要幹嘛？你不讀書要幹嘛？



才會作噩夢。然而這樣的情況，一天比一天更加嚴重，我甚至開始害怕睡覺，喜歡在三更半夜一邊哼奇怪旋律，一邊從窗邊欣賞月光，或是把自己縮在一角落的發呆，等待清晨的來臨。父母終於無法再忍受我這種的怪異行爲，而帶我去看身心科，醫生總是要我放輕鬆，開藥給我吃，每天吃些紅紅綠綠，奇奇怪怪的藥物，每當吃了藥物後，總感覺全身輕飄飄，腦袋好像一張空白紙，或者像似沒有家具的空房間一樣，並且每夜都須藉吃著安眠藥才能入睡，但這些藥效都維持不久，就產生了抗藥性，尤其藥效一過時，狀況就會變得更糟糕，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彷彿就像抓狂失去理性的狗，對任何人都想要吠上一口。這樣的情況導致每一周回診時，醫生都必須更換不同及更強的藥物，來壓制治療我的精神狀況，這些強烈的藥物所帶來的副作用，漸漸的侵蝕及控制我的中樞神經，雖然看似精神情緒起伏不像之前一樣的發狂，但每天感覺輕飄飄，人都在旋轉了，時間？日子？是什麼東西早就不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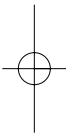


就這樣持續看診及藥物治療一年多，病情無法好起，反而情況一天一天惡化，我越來越不能與人接觸，不想理會任何人，不想見到任何人，不想聽見任何聲音，只想活在自己的世界裡，曾經我一天之中，不知吶喊了無數百次以上：「拜託饒了我好嗎？」活著到底是為什麼？人到底爲了什麼而活？我討厭這個社會，討厭我的家人，討厭同學，討厭朋友，我怨恨一切的事物，爲什麼老天要讓我活著。每當我有意識時，我只記得這些，撕裂般的痛苦令我快窒息了……。

每日每夜都無法入睡，活在一個奇妙的幻覺世界裡，精神及健康日以繼夜的衰弱，又遇上寒流來襲，造成感冒。有一天，我感覺到喘氣很困難，以爲是吃東西可能卡在喉嚨，但是情況過了兩三天，還是沒有好轉，漸漸的一至二個星期，我已經不太能呼吸了，媽媽才警覺到情況的嚴重性，半夜馬上帶我去掛急診，雖然聽得出我像氣喘般的喘氣聲音，血液檢查我腦中缺氧，但是醫生聽診就是聽不出個所以然，於是我又這



讀書要幹嘛？你不讀書要幹嘛？





樣回家了，隔天大清早媽媽又帶我到醫院看門診，主治醫生認為我這樣很緊急，馬上安排住院，檢查很多的療程，但都沒問題，就這樣在醫院莫名的度過三天，又沒事的回家。就在我住院這三天裡，好賭成性的母親，終於釀成大禍，欠債的金額已經只能用無數個零來形容，債權人糾結許多黑衣人士及討債集團，到處逼迫家裡還債，最後經過刑事及民事法律途徑來解決問題，被迫只能用賣房子等：來還債。當時的我除了哭，不知道該怎麼辦，一夕之間世界都變了，整個生活形態被迫徹底改變，富裕物資的生活已徹底消失，住進老舊的新家。受到經濟打擊，情緒化的父親，整天只會哭哭啼啼，後悔過往不堪的母親，這一切瞬間更惡化我的情況，又開始喘不過氣，我根本無法去上課，媽媽於是去學校替我辦了休學，休學之後，頭常常莫名的痛，就算吃了一堆醫生開的藥，也沒辦法消除我這些問題，吃了安眠藥也是無法入睡，藥量一次一次增加，還會吃了安眠藥後起床發瘋跳舞，我的身體一天比一天虛弱，

常常莫名其妙情緒來了，對家人發脾氣，跟父母吵架，不然就是鬧自殺，吃了一堆安眠藥，在家睡了不知道幾天幾夜；曾經有一次，半夜鎖房門割腕自殺，被爸爸踹破房門，媽媽趕緊叫救護車，就這樣送去醫院。（但實際上傷口也不深，而且好像每一次鬧自殺，都沒有要我真的死，感覺有一股無法自主的力量，推動著我，事後我終於了解原來這是“業力”在阻礙。）此時的我每天渾渾噩噩的，時而清醒，時而恍神，有時一瘋，就把自己關在房裡縮在床上，好幾日都不願意出來；有時一抓狂，就亂砸東西或是衝出門外，整日不回家，到處鬼混。尤其到了凌晨問題更多，藥物的副作用令我感覺世界都在旋轉，在屋子裡晃啊！晃啊！感覺全身輕飄飄，這樣反反覆覆的日子過了半年之久。忽然某天抓狂後的失誤：，砸碎了家中所有的杯子，愚蠢的自殺行為又發生了，也造成父母對我的傷心難過。正因為家裡的大地震，讓媽媽結識黃阿姨，黃阿姨拿了一本『如何消除業障』的書，來跟媽媽結緣，也因那一本





書，讓我全家來到蓮雲寺，也開啓我家新的旅程。

眼看時光很快就進入九十三年度了，一年很快就過去了，媽媽替我到搬家的新學校，辦了轉學復學手續，我又重讀了二年級，而我也只去了開學第一天，就還是把自己關在房間裡面，媽媽先替我請了長假，漸漸的媽媽常跑蓮雲寺，之後開始把藥藏起來，或有一餐沒一餐的給我吃藥，最後開始不讓我吃藥，因為吃藥很傷身體。此時媽媽知道這是業障病，吃再多的藥也是沒用的，媽媽跟爸爸協商後，就去蓮雲寺替我立了『冤親債主往生蓮位』。媽媽告訴我說：「那一天立位後回家，當天晚上妳就可以睡覺了。」我現在仔細回想，好像真的從某一天開始，我就又可以睡覺了，讓我覺得立『冤親債主往生蓮位』真的感應很大，非常殊勝。每月第二和第四個禮拜，爸媽和妹妹都會去蓮雲寺參加水懺共修，我卻在家裡睡大頭覺，等我睡醒，他們已經快快樂樂的回到家了。直到某一天，母親和父親跟我說：「星期天要帶妳去郊區山上吸收新鮮空

氣，或許回家會比較好睡覺，心情也會比較好。」就這樣這是我第一次上蓮雲寺之旅，說真的我不記得當時我看到了什麼，但我只知道這是一座在山上的寺廟，裡面有約百人左右的男男女女在誦經，壓根看不懂是在做什麼，只覺得頭好痛、好煩、不舒服、想回家，母親只會在一旁安撫我說：「中午吃飽飯後就回家了。」我只能默默坐在旁邊，看著自己所帶的書，一邊忍受著令人頭暈不舒適的誦經。經過這次的洗禮，幾周後母親又約我要去蓮雲寺，這次我就不願意去，最終只好父母親自行去。就這樣經過了一段時間，而我還是呈現老樣子，反反覆覆的不穩定……，有一天下午，母親又哄又騙的強硬帶我來蓮雲寺，並且直接把我丟在一位吳媽媽旁邊，要我坐在她旁邊一起誦經，天啊！誦經？？這是什麼玩意，為什麼我要這樣做，為什麼要坐在這個我根本不認識的阿姨旁邊？但……這一切根本都還輪不到我掙扎，我就這樣晃晃神神的被強壓制坐在吳媽媽旁邊，在誦經過程中，真是令我感到痛苦劇烈，一種噁心



讀書要幹嘛？你不讀書要幹嘛？



到胃彷彿都被翻滾了的想吐感覺，世界彷彿都在旋轉的頭暈，血液都凝結在一起，曾經有好幾次，我想狂奔出佛堂，吳媽媽彷彿都可以猜測到我的動作似的，會在旁不時的跟我說：「念出來，念大聲一點，就會沒事了。」因為實在是太痛苦了，於是我只能乖乖的照做，慢慢的念出聲音，起初非常神奇，不舒適的感受慢慢好轉，但過沒多久，痛苦又慢慢回來了，又再我快無法忍受時，吳媽媽就會出聲，彷彿是在伸出手拉我一把，就這樣反反覆覆經過了幾個小時的折騰，我終於誦完一部慈悲三昧水懺，我生平第一次的經文。誦經結束後，母親帶我到地藏殿禮佛，並且教導我如何在內心觀想：「請菩薩加持及累世冤親債主慈悲幫忙，讓我回家能好好睡覺，精神狀況能越來越好。」但禮佛觀想過程中，不知為何眼神總是無法直視地藏王菩薩，並且感覺頭越來越劇烈疼痛，情緒起伏越來越糟。回家過後，對於今天的蓮雲寺之旅，累積一下午的不愉快，就這樣瞬間爆發，不滿母親為何這樣擅自主張的把我帶去誦經，

且抱怨不喜歡蓮雲寺的佛堂，為何不像一般去龍山寺之類的寺廟一樣，去那裡就讓我感覺頭痛劇烈，希望下次母親別再帶我去那個地方。於是狀況又回復到之前一樣，我還是繼續過著渾渾噩噩的日子，途中斷斷續續有幾次，被父母親連哄帶騙的去蓮雲寺參加共修，就這樣經過快半年左右，雖說是復學，但我卻連一次課堂上課都沒去參加過，只有到校參加兩次月考，國二上學期就這樣結束了。很快的新的學期就展開了，而我還是無法到校上課，每天依然過著渾噩的日子，三不五時就與父母起口角，或者情緒起伏不定。忽然有一天凌晨半夜，我突然起床大鬧，爸媽被我驚醒，莫名的我無法控制自己的行為，雖意識清楚，卻無法阻止，就像被一股無形的力量所控制住，直喊爸媽的名字說：「你們算什麼，我是玉皇大帝，叫蓮雲寺的張師姐來見我啊！」開始胡言亂語說些：「明天我如果出去，會被車子撞死等等之類的話。」在地上跪來跪去，手不自主的在空中揮舞，全身完全無法照著自己意識控制，就像被



讀書要幹嘛？你不讀書要幹嘛？



什麼附身似的，爸媽都非常驚恐，我身體雖然被控制住，但意識卻很清楚，知道發生任何的狀況，我看到爸爸在罵媽媽：「都是妳不把孩子顧好，要不是你去蓮雲寺就不會這樣了，整天怪力亂神。」只見媽媽在哭泣，就這樣我被控制整個晚上。隔天一早，媽媽趕快帶我到蓮雲寺去見吳媽媽（張師姐），我虛弱的倒在吳媽媽面前，只聽見媽媽在跟吳媽媽敘述昨天的總總經過，等媽媽敘述後，吳媽媽對著我的眼神，朝我望去，就像看透我整個人似，又看到後面去，然後用很嚴肅的口氣說：「快退下！」這時那股無形的力量又控制我，喃喃自語不知道我又說了些什麼，接著吳媽媽用更嚴肅的口氣說：「快退下，不然我要出掌了喔！」這次的聲音充滿了威嚴，令我感到非常害怕，但我還是帶著疑惑的眼神，瞪著吳媽媽，忽然吳媽媽把手舉起來，這個舉動真是嚇壞我了，我下意識的縮起來，那瞬間我感覺到血液彷彿全都回流到我身上，漸漸充滿了溫暖，身體就像洩了氣的汽球一樣放鬆了，就在那一瞬間，我如重

生一樣，身體雖很虛弱，心情卻非常的舒暢，吳媽媽看我情緒穩定了，交代媽媽帶我回家好好的休息。回家小睡一下，晚上既然還能全家回外婆家，開開心心的吃飯，根本無法想像我昨晚就像發瘋一樣。事後，媽媽到蓮雲寺想進一步了解，不是已經立了『冤親債主往生蓮位』，怎麼我還會這樣呢？吳媽媽告訴媽媽說：「雖然立了冤親債主往生蓮位，馬上立竿見影，改變很多，就表示有因果業力，有冤親債主的存在，回來參加水懺共修及朝山功德，表示感恩跟懺悔，幫他們立『冤親債主往生蓮位』，就像買了一個家一樣，但是水懺共修、朝山、讀經、念佛功德迴向，就像給他們食衣住行，也就是給他們功德資糧，讓他們早日離苦得樂。而你買了一個家卻不買家具，而且連回家看一下都沒有，所以當然他們會用這樣的方式表達他們的苦，來讓你領悟。更藉由如此瞬息萬變的事實，讓你瞭解確實有眾生的存在。而眾生對我是尊重的，否則那能頓時判若兩人。更希望大家都能尊重眾生。」經過這次事件的洗禮，我



讀書要幹嘛？你不讀書要幹嘛？



彷彿是上了一堂震撼課程，漸漸的對蓮雲寺也不那麼排斥及反感，父母的邀約參加共修，漸漸的也不都全然拒絕。慢慢的我也開始嘗試去學校上課，雖然每天都快中午才到校，一周可能才上個兩三天，但我卻漸漸踏出家門走入人群。母親也開始不帶我去看醫生，並且把藥物全都藏起來，也越來越不理會我的生活起居，每天白天總是消失不見人影。

就這樣國二下學期快結束，我發現我越來越能融入學校生活及這個社會，但是我卻不想，好累好懶，何嘗不在家睡覺就好呢？漸漸著這種懶散的想法，充斥著我腦中，我又開始不想上課。國三上，我又開始賴在家裡不願意出門，媽媽每天早上依然固定時間叫我起床，但我卻總是感覺自己哪裡身體不對勁不舒服，不想上課。起初母親總是安撫著我，叫我要乖，努力點就可以克服，但後來母親總是只做好自己的本分後就隨我去。且早已忘記的同學之情，卻也恰巧出現，新學校的同學們總是在第三節上課如果沒看到我到校，就會打電話到家裡，叫我快點去上

課，同學們溫暖的攻勢，適時出現作用。後來我漸漸發現，當我越到蓮雲寺參加共修，我就能更融入學校，融入人群，到課比率也隨著我到蓮雲寺參加共修的次數，呈現倍數成長。眼看國三就即結束畢業，某天班導把我叫到辦公室溝通，告知我由於我上課率很低，是否能拿到畢業證書，需經過校務表決，所以希望我這幾周的到課率能高一點，且上課能表現良好，讓任課老師在校務會議時，能投票幫我。這說神奇不神奇，在畢業當天，班上每天到校的小混混，都只能拿到結業證書，而我到課率連一學期都不到的人，卻可以拿到畢業證書。回家時，很高興的與母親分享此事，母親笑說：「這是一定的啊！所以我不是說要你多參加共修，而且我叫妳這陣子多念普門品，是不是很殊勝，而妳能順利畢業，真的是諸佛菩薩加持，妳以為當妳躺在床上，我不理會妳時，白天都不在家，是跑出去玩嗎？媽媽是跑去蓮雲寺朝山，或者參加共修做功德迴向給妳的冤親債主，況且爸爸跟媽媽還有幫妳立累世冤親債主的蓮位，



讀書要幹嘛？你不讀書要幹嘛？



希望冤親債主能慈悲幫妳，讓妳的身體可以早日健康快點回去上課。」畢業典禮那天，從老師手上接到畢業證書的我，實在是感動到無法用言語形容，我這漫長的國中旅程，終於在那一刻結束了……。

如果沒有來到蓮雲寺，我可能已經在『龍發堂』之類的地方度過，沒有未來的日子，甚至已經消失在這個世界裡面……，而我那冷清的家也無法再恢復溫暖，我那火爆浪子的爸爸，變得溫柔很多，我那賭性堅強、情性無窮的媽媽，變得愛家不再過以前的那種日子，雖我家可能無法像以前那樣富有，但是找回那種以前沒有的快樂，這一切的一切，都是要感恩蓮雲寺諸佛菩薩的加持，和冤親債主的幫忙，更感恩吳媽媽的恩惠。

國中順利畢業後，從母親那，互相溝通也了解許多，為什麼要學佛？累世冤親債主又是什麼？為什麼要消業力？業力又是什麼？原來以前的種種怪異不正常的行爲，以及不健康的身體，都是業力現前的原

因。什麼憂鬱症？精神官能症？躁鬱症？等等：其實都只是業力現前，而原來父母親爲了我做了這麼多事情，幫我立蓮位，並且母親時常朝山、拜懺、念經，替我做功德消業力，讓我從一個足不出戶，別說是去上學，連打理自我起居都有問題的人，漸漸走出家門，開始盡起學生的本分，開始跟家人互動，開始認識新同學新朋友，對蓮雲寺也越來越熟悉，也越來越認同。

但是這真的是很奇怪，明明父母親已經替我立蓮位，也做了功德啊！甚至我也幾乎大禮拜就去參加水懺共修，有空在家時也會念念普門品經文，爲什麼還是有這麼多的不順？爲什麼剛升上高中，念不到一個月，我就又休學了？且我還是三不五時在夢境中，夢到許多奇奇怪怪的事情，母親把我的情況跟吳媽媽說，還將我每次的夢境過程，都一一轉述給吳媽媽，奇妙的事，原來每次這些怪夢境，總是有深度的涵意，在提示著我周圍的訊息，了解因果業力及人生的種種，但小心靈上，又



讀書要幹嘛？你不讀書要幹嘛？



重新燃起讀書要幹嘛？太辛苦了，於是又故技重施說全身不舒服，渾渾噩噩過日子，又不去上學。媽媽只好又去問吳媽媽，吳媽媽告訴媽媽說我沒病，只是隋性再起。但無知的媽媽總覺得我又病的很嚴重，無奈的又去幫我辦休學。

然而時光總是過得很快，在休學的一年過程中，總是感覺我已經有在做功德了，但事情好像還是永無止盡的爆發，與父母的口角，學業的不順遂，奇怪的夢境，彷彿就像無論我怎麼擦拭屁股，都永遠擦不乾淨，問題總是一直浮現。眼看著即將又要報名高中入學，所以隨便挑了一所離家近的夜間部就讀，高一時，我的出席率一樣是一天捕魚三天曬網，母親對我的叮嚀也越來越多，希望我能多做點功德，多念念經文，多參加共修。當我不按照她的叮嚀時，她就會板著一張臉，這感覺真的很差，真的是頗煩，我也不過是個十幾歲的學生，為什麼我就不能像一般學生一樣呢？心中總是充滿了諸多疑問和不满？漸漸的也越來越不想

到蓮雲寺，日子依然一天一天在度過，父母親依然有空時就去參加共修及朝山等等：做功德。而我也不知不覺即將升上高二，每天生活依然是日夜顛倒，無所事事，等待晚上上課，有一天下課後，不知為何看到客廳桌上擺放著一本普門品，於是隨手拿起來，想說念念看好了，好久沒念經文了（後來才知道是吳媽媽教媽媽這麼做）。就這樣持續每天晚上讀三部普門品，神奇的事情又發生了，因為想說整天下午在家都無所事事，是不是該去找份打工來兼職一下，但是人何嘗不是抱有著希望，能找到一份錢多事少離家近的工作嗎？沒想到有一天在奇集集人力網，卻真的被我看到這種工作，也順利的錄取，工作性質真是輕鬆到不行，時薪待遇也非常良好，重點是還離家裡步行可到的距離，天底下哪裡有這麼好康的事情呢？於是我把這些事情都與母親分享，母親笑笑的說：「妳現在才知道做功德有多麼的殊勝，所以該好好去蓮雲寺，向諸佛菩薩及累世冤親債主懺悔感恩了。」經過這件事情後，或許我也更長大了，疑問



讀書要幹嘛？你不讀書要幹嘛？



及不滿也越來越消失掉。

一轉眼很快就高三了，距離畢業所剩不到十個月，不知道是不是經過這些年來的歷練，也越來越認清社會現實面，我該好好為我畢業後的將來做打算。國中時期不願意上課，整天躲在家裡，爸爸曾經對我說過：「妳不讀書要幹嘛？」，當時我回答：「讀書要幹嘛？」，但是現在同樣一句話，我卻有不同的認同，我不讀書要幹嘛？還是讀書吧！雖說讀書不是唯一出路，但卻是一條人生道路的捷徑。活了二十年來，我從來沒有像此刻這麼想要讀書過，過往的行為就像乾枯的泥土遇上了緩緩流瀉的水，又開始泥濘，踐踏出惱人的泥印令人諷刺。我第一次意識到，我該要好好努力，不然未來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等，我該如何生活？只有高職學歷在這社會上能幹什麼呢？我總不能一輩子靠父母吃穿過活吧？或者一輩子當工讀生，或者做低階永遠很難存到錢的工仔，過活一輩子吧？這一切都太恐怖了，畢業等於失業，更何況是一個

私立三流高職的學生，什麼經驗都沒有，到底能做什麼？我想我唯一的道路就是繼續升學，充實自己才有未來可言，但是繼續升學再去讀書，混一個二流的文憑，這到底又值得嗎？空白的國中與高中，我不希望到了大學還是一樣空白，於是我向父母親開口希望能夠補習，我想好好考大學，我想讀書，拜託請給我一次機會。出乎意外的事，父母親既然願意相信我，再次給我機會，讓我去補習（之後才瞭解，原來吳媽媽建議媽媽再給我一次機會。）雖然看在別人眼裡會覺得，我連國中底子都沒有的人，還想要努力考大學？連學校的老師都不看好，夜間部能考上什麼好學校，都認為能在附近耕莘護校之類就讀就不錯了，但是這一次，我真的鐵了心，早上去補習，下午趕回家上班，晚上再趕回去上課，下課後犧牲睡眠熬夜念書，一個整天只愛睡覺賴在家裡的人，這樣的行為能持續多久呢？（其實我自己心知肚明，父母是想相信我，但是心裡都有底的我，可能無法達到他們的期待。）但是我真的不想再讓父母失望，我也不



讀書要幹嘛？你不讀書要幹嘛？



想再一次放棄自己的未來，因為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的機會，我想緊緊抓牢它，就算每天累得要命，每天都追著時間，追著捷運在賽跑，但是我還是想緊緊抓住每一分秒，把握住僅有的時間，雖然要在短時間內，彌補好底子很難，但是我只能盡全力了。眼見距離大考只剩下一個月左右，我的讀書步調也跟著亂頭緒，越來越緊張，越來越怕看不完書，考不好的話該怎麼辦。情緒時常處在激動不穩的狀態下，母親就會幫我打電話給吳媽媽，讓我跟吳媽媽聊天，聽到吳媽媽溫柔又慈祥的聲音，就彷彿是打超級瑪莉時，吃到無敵星一般的充滿活力，感覺沒什麼好怕的，趕快看書就對了。

一天二十四小時，彷彿根本不夠我用，母親與我溝通，是不是該向公司請長假，但是我又害怕如果請長假會丟了這份工作，於是母親建議我多念念經文，多觀想請蓮雲寺的諸佛菩薩及累世冤親債主幫忙，並且下次參加共修可以與吳媽媽溝通這件事情，或者我可以打電話去詢問吳

媽媽。聽完母親的話後，當下我就決定要立刻打電話給吳媽媽，在與吳媽媽溝通過後，就像吃下信心藥丸，勇氣十足的跟老闆溝通，希望請長假，沒想到老闆意外的阿莎力，叫我要好好努力看書，好好考試。

雖然是順利向公司請長假，有更多的時間能夠看書，可是呆在家裡總是無法專心看書，每天浮浮躁躁，越來越緊張，睡也睡不好。只好求助於母親，跟母親哭訴說自己真的好緊張，好害怕考試會不理想，書都讀不進去，真的好煩好討厭。母親見我這樣壓抑自己，於是又建議我，或許我可以嘗試去菩提樓斷食閉關這個方法，請諸佛菩薩加持，在菩提樓裡面靜下來好好看書。由於念書已經到達某種瓶頸的我，聽到母親這樣的意見，心想反正在家也念不下去，不如就去試試看吧！

在菩提樓閉關，真得是個很奇妙的體驗，明明就是斷食閉關，每天只有一杯果汁補充營養，卻絲毫不覺得飢餓。在菩提樓的寧靜環境下，心情也跟著平靜下來。念書也變得比較順利，原本繁雜難懂的內容，仿



讀書要幹嘛？你不讀書要幹嘛？



佛都變簡單。每天吳媽媽都會來巡房，詢問我當日狀況，是否有任何身體不適，且與我聊聊每日閉關的心得，每次與吳媽媽的心得分享，就讓我很感慨，現在與我談心的人，既然就是當初那位「不認識的阿姨」，且現在這位「不認識的阿姨」，彷彿就像我第二位母親一樣，照顧我、教導我……，而我是個連國中都須要讀四年，才免強好不容易畢業。現在既然還有機會在這邊讀書，拼考大學……。

很快的就到了大考的那一天，考試結束後，我只能說，心情真是非常低落糟糕，因為知道自己失誤連篇，考得不盡理想。所以放榜時，實在非常難過，我已經盡了全力了，難道就只能這樣嗎？眼淚就像自來水一樣不停湧出，雖然父母親不停的安慰。但是我真的很難釋懷，我真的不想再次讓父母失望，我真的好想让父母能夠感到欣慰一次，但是爲什麼，機會總是又再次讓我流失呢？

正當我失望徹底時，卻讓我再次看到一次希望。與同學聊天過程

中，了解到，如果想要考大學，除了大考以外，還可以去參加各大學的獨立招生。於是我立刻去調查，台北有哪幾間大學，有開放獨立招生，且決定報考幾所較知名的大學，希望能夠幸運考取。獨招考試結果，真是又再次把我打入冷宮，由於獨立招生是看考試成績排名去撕榜單，按照我所考的成績，實在很難安穩撕取榜單。而母親總是不停開導我說：「考試結果也都已經是這樣了，就不要再想了。不如多念點經文，多參加共修，請諸佛菩薩及累世冤親債主幫忙，讓妳能夠順利撕榜錄取。」聽了母親的話後，換個念頭我想我也只能這樣做了，好好的懺悔，希望撕榜結果會理想。

日子很快就到了撕榜當天，其實心中已不抱有任何期待，但沒想到有輪到我撕榜的機會，且我真的撕到了理想科系的榜單，那一瞬間，真的無法用言語形容，全身顫抖：，彷彿在做夢，我真的順利考上了！我真的順利考上了！不是二流大學，而是企業排名喜



讀書要幹嘛？你不讀書要幹嘛？



愛度前十名的大學，天啊！這一切彷彿在做夢一般，我怎麼可能真的考上呢？心中的喜悅與感動，真的無法用言語形容，久久不能置信這是真的嗎？當天爸爸下班回到家，聽到我順利考上理想大學的消息，立刻決定要帶全家去吃頓大餐。從國中到現在八年了，在這八年的時光中，我只會讓父母失望難過，從來沒有做過一次爲人子女該盡的事情，也從來沒有對自己的人生負責過。而在那頓大餐中，父母嘴角的笑意，深深烙印在我心中，終於不辜負父母的期望。當晚就寢時與母親閒聊，卻意外發現。原來母親在我考試期間，幫我念了許多經文，也在我考試及撕榜時，替我報名參加會員功德。希望藉由功德力以及我自己的努力，雙管齊下我能順利考取理想大學，沒想到我卻真的考上了，只能說這一切真是太神奇了：。

雖說順利考取理想的大學，但我知道這才是一場硬仗的開始，過去空白的八年，需要更加努力才能彌補。所以我拜託父親能夠讓我白天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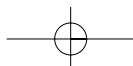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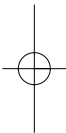
補習英文，然後補完英文後，再趕上班，下班後再趕上課，下課回到家後，還得溫習功課。每天都過著非常充實的生活，講給別人聽或許都會覺得我真的是腦筋有毛病，何必把自己搞得這麼疲憊呢？時間何必把自己逼迫著這麼緊繃。但是被人笑又如何？我已經浪費掉太多時光了，大學生涯也不過就只有四年，一轉眼就過去了。我只能努力再努力，我再也都不想放棄任何機會，浪費任何時間。就算我現在生活過得很忙碌，但是這才是真正的快樂，原來讀書是件會讓人快樂的事情。

最後真的很感謝蓮雲寺諸佛菩薩的加持，累世冤親債主慈悲幫忙，吳媽媽和黃阿姨的教導和協助，以及真的非常感謝我親愛的父母親，謝謝您們從來沒有放棄過我，謝謝您們願意給我機會，我真的很愛您們。

而我現在雖然很忙碌，但我一有空閒時間，就會盡可能的去參加共修及念經文。八年前我從來沒有想過會有這一天，雖然來到蓮雲寺的過程中，並不是一帆順遂，明明我就已經都做功德了，為什麼還是有諸多



讀書要幹嘛？你不讀書要幹嘛？





問題呢？但是現在我知道了，消業力並不是立了蓮位就可以，或者是參加共修朝山而已，而是需要持之以恆的做功德，持之以恆的真心懺悔，過程中可能會浮出更多問題，但是這不就像醫生開清腸藥一樣嗎？明明已經吃藥了，卻排泄更多毒素，直到毒素排乾淨後，腸胃就會恢復健康。當克服了浮出的問題，再接再勵，海闊的天空就正在等著。

蓮雲寺已不單單是間寺廟，對我來說就像我的心靈支柱，我另一個家，不管是發生任何事情，都會張開雙手擁抱我。希望你在閱讀完這篇文章後，也能成爲我的家人。

備註：如果你閱讀這篇文章後，你的家人或者你自己本身也有跟我一樣的問題者，我想你何嘗不給自己一次機會呢？來蓮雲寺試試看，千萬別讓機會從手中流失掉。而如果你是已經到蓮雲寺，但跟我一樣起起伏伏更多問題者，千萬別氣餒，傻傻的去做就對了，俗話說皇天不負苦心人，千萬別放棄。

『沒有人是不會讀書的，或者精神有問題的，那只是你不給自己機會罷了！千萬別在裝瘋賣傻，因為這樣你真的快樂嗎？未來是掌握在自己手上，如果你感到迷惘那就來蓮雲寺試試看吧！相信你會有很大的收穫的。』

再說一個更不可能的事，我原本以為我很忙沒時間寫這篇感言，所以一直遲遲不下筆，但說也奇怪一直做夢催促著我寫，所以我不得不寫，寫著寫著快完稿時，就有好幾位學長主動指導我這次考試竟然全部及格，連一科補考也沒有，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草莓族 九十九、六、十



讀書要幹嘛？你不讀書要幹嘛？



斂財的道場

斂財的道場？

九十五年七、八月間，我在媽祖廟看到『如何消除業障（八）』，當時如獲至寶，一口氣看完，隔天請先生載我到蓮雲寺，當時是吳師兄帶我到地藏殿為我解說，提及功德金時，我當下認為這是個斂財的道場，（因我從未參加過寺廟的法會活動，故不知各項功德金的意義），事後我將此事告知朋友，他們都說：「立了蓮位，冤親債主無法超生。」更加讓我覺得那是斂財的道場，回到家很想把那本蓮雲寺的書放回媽祖廟（封面有佛像我不敢丟掉），但回頭想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怕下一個人會受騙。」因此而打消此念頭，我只好把書塞在書櫃中。

心存善念嗎？

當下怕下一個人會受騙自以為是善念，所以這本書就一直留在家裡，直到九十六年五月中旬，我雖用盡很多方法，但也無法挽救兒子，

我的人生已經達到冰點，苦無良策之下突然想起蓮雲寺那本書，我重新認真的再看一遍。五月十六日，懷著期待姑且一試，再度回到蓮雲寺，當時張師姐曾勸我：「先朝山或拜懺即可，不必急著立蓮位。」而我卻堅持要為兒子立『冤親債主往生蓮位』，因為這些時日跑過太多道場，比較過之後，才知這是唯一殊勝的法門，而且功德金算是便宜的，我當然迫不及待，就這樣再度跟蓮雲寺結緣。

假日有拜懺共修法會，我也不敢錯過，兒子跟先生的互動漸密，也談及自己的未來。六月三日法會結束，我又立『祖先往生蓮位』，當晚，兒子說他想念書準備特考，突如其來的大轉變，我非常驚訝！「這是真的嗎？玩了五年電腦線上遊戲，他戒得了嗎？」我不敢多想，唯恐幻象會破滅。六月四日我照樣參加法會，快到家時，兒子正要出門買便當，我頓時傻住，一個連吃飯都請不動的人，居然會出門幫爸媽買晚餐，才三個禮拜的光景，兒子如脫胎換骨變成另一個人，太神奇了。我開始觀





察也加以記錄他的“蛻變”，他房內的電腦移給我用，才買二個星期的遊戲機，也準備賣掉……，這幾天他經常到我房裡有說有笑黏著我，特別不可思議的是他說：「媽媽，我最近幾天讀的書比在大學時還要多，那天我讀得很累，看了一下電視，我都覺得太奢侈了。」現在我很肯定、很真切的知道，我兒子有救了！

爲何會兩度跟蓮雲寺結緣

這五年來，我們一家籠罩在愁雲慘霧中，每想到兒子，都會讓我淚流滿面，無語問蒼天。兒子向來不太愛念書，個性內向，喜歡打電動，他的課本永遠是乾乾淨淨，不畫重點的，坐在書桌前就會睡著。高中時爲了玩電腦遊戲，我和他的關係降到冰點，女兒學校的懇親會我必定出席，兒子學校的懇親會我參加過一次後，再也未出現，我對他的導師說：「我不期待兒子的功課要多優秀，只要不變壞，我就滿足了。」兒子高中畢業前一年，我對他很冷淡，先生認爲我過度關注，勸我要看開

些。大學聯考放榜，兒子居然考進輔大，我又驚又喜，和兒子的互動又趨為熱絡，此時女兒也如己所願進台大，這讓我覺得人生的任務已完成了大半，夫復何求！

兒子進入大學後，沒有聯考的壓力，如脫韁的野馬，變本加厲，下課回來照樣玩，假日也玩，我從來沒看過他在家裡念過書，心裡著急不敢說（人家高中這樣念，還不是考上大學），大一下學期末，兒子以上學搭公車繞道費時為由，提出住宿舍的要求，我以為孩子長大了，讓他有獨立的機會也無妨，於是約法三章只能住一學期，找好宿舍，見過他的室友才放下心幫他搬家。學期結束，搬回家來依然故我，常傳簡訊表明要留在圖書館看書，假日也說要去圖書館，我們不疑有他。有一天為了細故，和兒子發生口角，我在盛怒之下，將他趕出去，當晚十一點，未見孩子回來，始知事態嚴重，和先生到學校附近網咖一家一家的找，豈知隔日學校打電話通知我們，兒子已有兩個月未到校，這猶如晴天霹靂，





打手機不通，傳簡訊也不回，加上正值SARS期間，我們非常擔憂，上班時一想到孩子不知下落，強忍著淚水，戴上眼鏡、口罩來做掩飾，也不敢報警，三天了仍無音訊，不得已求助神壇，太子爺明示是夫家祖先出了問題，做了法事，兩天後的夜裡，孩子終於紅著眼眶回來。我們知道他向來熱衷電腦遊戲，未料到會沉迷至荒廢學業，經過溝通後，得知他不想再碰到同班同學，我們只好先辦了休學一年，當新學期開始後，他還是沒去上課，結果他表明服完兵役後再復學。在軍中他曾向同儕表示：「很後悔沒好好念書，退伍要重返校園。」我們能諒解部隊遠在馬祖很苦悶，假期沒回家時，到小店上網玩遊戲是無可厚非，但這種發自內心的懺悔，讓我們頗為安慰。退伍回來復學後，他依然沒去上課，給我們的理由是他對讀書沒興趣，經過幾度休學、復學下來，我們對他失望至極，也意識到讀書真的不能強求，於是忍痛自動退學。爲了讓他有一技之長，又考慮他胖且怕熱，接著就幫他報名電腦班，下課回來依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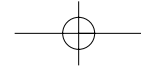
故我，甚至玩到半夜一、兩點，一有空就黏在電腦桌前，吃飯時候到了，要三請四請；要他做點家事，回答的口氣很不耐煩，惡言相向，我真的不懂，這孩子究竟是怎麼了？我曾經不只一次哭著對他說：「如果犧牲媽媽可以挽回你的話，媽媽願意這麼做。」但他的態度依然傲慢。我只要一想到那受煎熬的日子，眼眶還會含滿淚水，那段期間家裡的氣氛很不好，正值女兒要考研究所，不斷向我抱怨說：「看著爸媽用盡各種方法，弟弟還這麼不自愛，為何媽您還是不放棄呢？」我很心痛的告訴女兒說：「因為你還沒當母親，所以你體會不到。」因兒子的叛逆，我開始到處求神問卜，只要聽說那家寺廟很靈，就算再遠、排隊排上一整天，我都會去。在新竹經一位高人指點我：「要轉念，不要怨恨孩子，他是你的貴人，要不是孩子的話，你也不會來佛堂。」我半信半疑的開始念金剛經，因不知其意，很像在念文言文，索然無味，幾個月下來，看不到孩子的改變，我漸漸失去信心，但說也奇怪，竟然對各寺的





結緣書產生了興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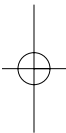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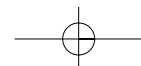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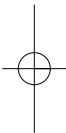
九十五年十月，我又看到龍潭佛堂的結緣書，循址前往，老師告示我：「你夫家的祖先有問題，但不是你能解決的，你每天至少念一部地藏經回向給你的冤親債主，速度不能太快，要用懺悔的心念，總共須念滿一千二百二十部。」從此我對地藏經有了興趣，會到書局買解經的書來看，也看淨空法師所著的『認識佛教』、『十善業道經講記』、『父母恩重難報經』、『了凡四訓淺解』，以及各法師開示合輯等等，才知道原來佛教是教育，不是宗教；早在幾千年前釋迦牟尼佛就知一碗水裡有生物……，是『念佛』不是『唸佛』……，在念一句阿彌陀佛的聖號時，自己就是阿彌陀佛……，為什麼我們要佈施？為什麼要供僧？為什麼要吃素？為什麼人身難得，佛法難聞？以前在路上看到比丘尼會有異樣的眼光及想法（她是不是受了打擊才出家？），現在我了解，那是要有很大的福報，才能出家，所以會很恭敬地一鞠躬、一句佛號，將錢放入鉢內種福



田。九十五年十二月，也到寺廟參加消災祈福法會，一次的功德金就要好幾萬塊，兩個月一次，但也不了了之。至今年五月，我總共念三百多部地藏經，兒子臉上稍有笑容，也不再頂嘴，但還是離不開電腦遊戲，這種轉業太慢了，尤其兒子因嗜肉食，故身上、頭頂長滿似青春痘，年紀輕輕又有痛風，僅高中畢業的學歷，加上健康不佳，更是不易找到適合的工作，每想到如此，我只好以淚洗面，也因為去過那麼多的地方，所花費的功德金之多不談，時間跟精神也都投入了，所以只好抱著姑且一試，才又到蓮雲寺，就這樣再度跟蓮雲寺結緣。

真有業力嗎？

如果沒有業力那會直至到蓮雲寺立完我跟兒子的『冤親債主往生蓮位』及『祖先蓮位』之後，讓冤親債主有一個永久安身立命修持之處，不再跟著兒子身邊，（祂們即使沒有對你做任何不利的動作，但冥陽兩隔，不同的磁場，也會讓我們受不了；如果祂們起了報復之心，那就更





不可思議了。）不然我兒子怎會有如此不可思議的蛻變，尤其是六月九日晚上，兒子跟先生知道我在寫感言，兩人靠在我電腦旁看了看之後，相互扮個鬼臉，竟然我們三人不約而同相擁而笑，這真是我連作夢都不敢想像的動作與氣氛，全家因此而和樂許多。再說在未立蓮位前，我的心情是隨著兒子的一舉一動牽引著，他稍微好一些，我的心情就會很好；他頂我一句時，真的會讓人當場爲了氣結，而現在的兒子跟我的互動，比女兒還窩心。我確信兒子當時他也是很痛苦的，因他無法控制，身不由己，是因受業力的牽引，所以真的是有業力的，而且業力是如此的可怕。否則我夫家三代從事教育工作，家運一直都很平順，我只有在孩子聯考時會到廟裡上香外，對拜佛總認爲那是迷信，只要不做虧心事，不會惡運臨門。我們是典型的公教家庭，孩子除了上學之外，都在我們的視線範圍內，不太需要花很大的心思來教導。兒子、女兒都是我生的，吃同樣的飯，受同樣的教養，女兒如此乖巧、順遂，兒子卻是如此叛

逆。婆家的堂兄弟都頗有成就，我們深怕老人家傷心，不敢說出真相，每回公婆問起孫子，我都吱唔其詞，不斷地說謊來圓前一個謊，唯恐穿幫，後來索性不回婆家，除非有必要之時。

蓮雲寺是個怎樣的道場？

蓮雲寺是個與眾不同的道場，是個樸素簡單莊嚴的道場，既沒有功德箱，連各種共修都不收費、不記名，一切都很自在，更不是斂財的道場，尤其張師姊那份慈祥的關懷，讓我覺得比回家更像家的感覺，那份殊勝的感應，讓我覺得真是心靈的歸處。百聞不如一見，有需要的話，可以自己到蓮雲寺走走看看。

劉師姐 九十六、六、十凌晨





去除心中疑惑、曙光即現

猶記得兩年前，女兒不明原因嚴重嘔吐與肚子劇痛，在短短三個月進出醫院住院三次，且隨時皆有可能再度住院，彼時女兒啜泣、哭喊聲猶在耳，叫人不寒而慄，讓身為父母的我們，難以言喻內心的痛楚，就在萬般無奈與不知所措之際，巧遇黃師姐告知，蓮雲寺有關立「冤親債主往生蓮位」之事宜，也許是無計可施及對女兒的不捨，讓平日愛精打細算、不信邪的我，竟毫不考慮地立了自己與女兒的「冤親債主往生蓮位」，當天，女兒一回到家，一反常態的直說「肚子餓」，而不是慣常用語「肚子痛」，一整碗滿滿的飯快速吃完，一反往常一頓飯吃半天，而且只吃幾口，我和先生互相對看一下，簡直不敢相信眼前所發生的事，但卻是事實，此後女兒一直很平順。

事隔一年後，母親因小感冒，喉嚨不舒服，只有一天的時間，醫院竟開出病危通知，要家屬做好心理準備，早上還興高采烈參加自己外孫

的文定之宴，叫我們這些還沉浸在喜悅中的子孫們，難以置信而慌亂，悲傷之餘，讓我再度憶起立「蓮位」之事，事不宜遲，趕緊請黃師姐在蓮雲寺，請張師姐幫忙立下了母親的「冤親債主往生蓮位」及「嬰靈往生蓮位」，張師姐告訴我在媽媽身旁唸誦「阿彌陀佛聖號」（因我不會唸佛經），媽媽果然一天天好轉，經過兩個星期後，媽媽竟然可以健康的出院，這件事再度震撼著不信邪的我。

又過了好一段時間，爲了感恩，也因黃師姐的催促，讓我排除障礙而參加每個月第三個星期六、日，蓮雲寺所舉辦的梁皇寶懺共修，剛開始是爲了還願，待事過境遷後，冗長的經文教我心生煩躁（請原諒我的不恭），再加上往昔始終不願相信業障所在，更排斥唸誦經文，共修兩天下來，讓我疲憊不堪，之後，每個月的「共修」皆是如此令我難耐，這時女兒又開始胃口不佳，身體不適，常跑醫院看診，讓我對「共修」更加排斥，頓時間也對立「蓮位」產生疑惑、不解，內心的矛盾與疑惑與日



去除心中疑惑、曙光即現



俱增，就在想放棄參加「共修」的同時，幾位師姐們以過來人的經驗告知，甚至我還問張師姐說：「我還要來到什麼時候(因我遠從屏東來)?」張師姐告訴我：「時間妳自己決定，可以當下，可以將來。」適時得到張師姐與道航法師耐心的開導；一切皆因自己心念未轉，內心疑慮未除，更別說心存懺悔，這樣會得到反效果。

師姐們的話有如當頭棒喝，一語驚醒夢中人，整理好心緒，有空就來參加「共修」(並非每一堂共修都要參加)，以懺悔心對待，「共修」時唸誦經文不再難耐，心情平靜而能自省，收穫令我意想不到，讓我脫離了十二年來的夢魘；因女兒從生下來就不愛喝牛奶及吃任何食物，那麼難帶可想而知，但現在的她，吃飯也快，也不再叛逆、頂嘴，也不再經常跑醫院，全家和樂融融，除此之外很多困擾之事，也一一解決了，原來，去除內心疑惑，深信不疑，光明即現。

或許是人的劣根性使然，不管自己曾遭遇過多大的困難與麻煩，一

一旦解決了且安逸平順的生活一段時日後，就會忘記求助無門的痛苦；先前所許下的承諾（只要能眼目前面臨的困難解除，我一定會精進再精進的參與共修法會，並唸誦經文迴向。）也忘了，而怠惰起來，女兒對自己的學業也因此怠惰，任由父母好說歹說，愈是罵她愈是變本加厲，破壞了親子關係，眼看著即將升國三的她，依然我行我素，毫不在乎自己的學業，成績是倒數十名內，讓父母心急如焚再度求助張師姐，張師姐要我們帶她去參加當月的「梁皇法會」，她也告知參加完法會，會讓她即使只念一個小時的書，更勝過平日在家所花費的時間，我抱著存疑的心，勉強答應，事後愈想愈反悔，因法會完的隔天便是女兒第二次段考的日子，剩下不到一星期可以複習功課，且法會的第一天學校須補課，老師也要幫學生總複習，真是為難到底，於是鼓足勇氣向張師姐請假也得到應允，但共修的黃師姐要我多加考慮，再加上先生堅毅的要我們聽張師姐的話，最後還是全家出動去參加「梁皇法會」，出乎意料，兒子、女兒



去除心中疑惑、曙光即現



的成績大大的進步，尤其是女兒的數學一直都是吊車尾，這次竟考了個全班第五高分，全班同學、老師與全家人都不可置信，連她自己也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但事實就擺在眼前！

還記得剛至「蓮雲寺」時，那股極度排斥與不願，真是痛苦萬分，常問：「我得拜到何時？」若非有所求也不會如此忍耐，但前前後後殊勝的感應，終於讓自己臣服不再帶疑，並捨棄往昔極度被動與不願的心態，現在一有空閒反倒主動且心甘情願的參與共修，不但不覺得辛苦難耐反而身心舒暢呢！

方師姐 九十九、六、二十九

面對青春叛逆期的兒子

資訊發達的商業社會中，每個人爲了生活，每天從早忙到晚，而忽略了家中親子互動，我也不例外，我跟先生都是上班族，不知業力悄悄來臨，讓我無力招架。我有兩個兒子，老大從小個性溫和內向，而我們並無意識老二的個性跟老大完全相反，他外向好動，愛交朋友，學會抽煙、喝酒、打架，帶頭滋事，跟著陣頭兄弟跑，甚至認識好多出社會的青少年，國一上學期還好，下學期開始無法控制情緒，上課睡覺，與老師爭吵，把老師氣到放棄他，學務處每天都有他的影子，而先生又是學校的老師，當時先生氣急敗壞而無法接受，當然我們家中的暴動更嚴重，家中所有的利器都被我收了起來，每天過著提心吊膽失眠的生活，常常三更半夜起來看不到兒子，他偷溜出去，被帶到警局，天呀！日復一日，父子的衝突當然不斷，而我每天面對這父子，我幾乎面臨到崩潰無奈，到處求神拜佛問卜，卻找不到方向，想著以結束自己的生命，來





喚醒兒子能回頭，卻想到老大是無辜的而作罷。

浴佛節那天，我到龍山寺抽了一張籤，上面說：「出入營謀大吉昌，無瑕玉在石中藏，如今幸得高人指，獲寶從心喜不常。」此籤顯示貴人將現；過了幾天，老二的的朋友離家出走，無處可去，兒子把他帶回家中住，因緣由此開始，認識彭太太，而她就是我的貴人，她引導我踏入蓮雲寺，認識張師姐告訴我：「孩子是無辜的，只因做母親的你，遲遲未認清業力到時，衝擊是那麼大，如今才有此苦果。」張師姐要我誠心祈求佛菩薩加持，朝山、讀經、參加水懺共修等功德部分迴向自己、部分回向兒子的冤親債主，懇請祂們慈悲幫忙，讓兒子改變，漸漸的除了參加水懺共修、念經、朝山，兒子無理取鬧的頻率變少了，平穩多了，於是我幫兒子立『冤親債主往生蓮位』，立蓮位後，兒子原本面相猙獰、凶惡、無知的臉，變得溫和，而每當他在先生背後，罵自己的父親不是時，我常觀想兒子的冤親債主慈悲幫忙，讓兒子心平氣和，不要

再造口業，說也神奇，不到十分鐘，他竟然靜下來了，自然兒子對先生的評語、怒罵聲變少了。

要上國二時，兒子的導師更換，先生請學校的老師們，是否能接納他們班？但卻沒回應。於是我和先生到蓮雲寺，求佛菩薩和冤親債主幫忙，是否能让先生接任班導？結果菩薩答應了，我終於心中一塊石頭又放下了，雖然全校老師不看好這對父子同班，但我跟先生內心完全交給菩薩做主，請冤親債主慈悲幫忙。接著就是他們父子的溝通了，漸漸父子的對話溫和多了，孩子在功課上也進步，每次段考都在進步中。而老大將面臨大學聯考，他看到蓮雲寺的佛菩薩如此靈感，把家中的頑石給訓服，於是他要跟我一起上蓮雲寺禮佛，請求菩薩做主保佑，因他每次考試都非常緊張，一急腦袋就一片空白，成績往往不見理想，很誠心祈求願讓他考試時都能心平氣和，靜下心來思考作答。說也神奇不可思議，兒子在考試時心情真的非常平靜，從未有如此的感覺，毫無亂流，





自然而成成績也很理想，從此老大深信世上真有神佛的存在。更讓我感到安慰的是，老二也會來朝山，功德回向給自己的冤親債主，甚至他還看『如何消除業障(九)』，之後某天我帶他到蓮雲寺，他說：「其實冤親債主並不可怕，因為我們也不知道那一世有做對不起他們的地方，所以我們更應該努力要做功德回向給他們，而不應該請法力高強的高人，對他們施法，那是不敬的，這樣他們不會原諒我們的。」聽到兒子這番話，讓我非常震撼，覺得孩子真的在改變，會站在別人立場替人著想，我深深感恩蓮雲寺菩薩的加持，張師姐慈悲的勸導，及彭太太的引導，讓我原本將面臨破碎的家庭能補救回來，要不是有此靈山寶地，讓我有機會做功德回向，恐怕我到現在還在大海中浮浮沉沉呢。除了感恩外，希望藉由我的故事，能讓更多迷途中的家庭，失意中的孩子，找回信心的力量。

陳太太 九十七、五、十

與酒鬼先生纏鬥

來蓮雲寺之前，我沒有宗教信仰，對於佛陀的教育，一無所知，也因為不知，所以認為信佛是迷信的行為，以為自己就是人生的主宰者。只要有理想、勤奮，就有快樂的人生，然而事與願違；一路走來跌跌撞撞，生活過得坎坎坷坷，也不知問題出在那裡，就這樣迷迷糊糊得過了數十年。

直到六年前(九十一年)，表妹看我婚姻的阻礙，為了躲避老公，屢屢帶著孩子到處租房子，而引進我到蓮雲寺見張師姐。表妹說：「張師姐是個有智慧的人，或許有方法幫你解決煩惱。」於是跟表妹一起到蓮雲寺，正值晚上，往下望去，燈火點點，亮光照耀著夜空，美極了，同時襯托出蓮雲寺的簡陋，鐵皮建造，內供奉三寶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及兩尊護法菩薩，但又不失莊嚴。我在地藏殿見到了張師姐，她看起來平凡、慈祥，我將心中的煩惱告訴張師姐，她聽完後對我說：「妳





要修行、精進。修行可以改善困境，可以參加共修或在家讀經，功德回向給妳的冤親債主。」何謂「冤親債主」？經解說才知道是過去世曾經是我們的親朋好友，或者所認識的人，有意無意做出傷害他們的事，這一世被遇到了，他們就會障礙我們，讓我們過種種不順，如婚姻、經濟、事業、子女等等受到阻礙。

修行可以改善逆境，佛陀到底是用什麼方法，讓我們能從逆境中轉為順境，值得探討。於是開始參加蓮雲寺各種共修，第一次是參加水懺共修，當我聽到佛號時，眼淚竟然不自主的流下來，這麼懷疑佛存在的我，竟有如此的感應，似乎在提醒我該修行了。

我開始讀經，也參加靜坐，初學靜坐時，雜念很多，妄想不曾停息，頭腦反而更忙碌，腳又麻，修行還真苦耶！共修中發現有些因精進而智慧增長，開發身體的潛能，有異於一般人的智慧，讓我感到驚訝！我們的身體是這麼奧妙，具備了莫大的能量，等待我們去開發，由於這

個發現鞏固我學佛的念頭，蓮雲寺是我學佛啓蒙的道場。

九十三年二月份，在一次的活動中，不小心跌了一跤，扭傷了腳，痛到不能走路，須靠一張板凳，把上半身的力量傾注在板凳上，才能移動腳步，苦不堪言，此時更能體會殘障人士行動的不便。表妹來電問候，要我打電話給張師姐，請她幫忙。心想：「張師姐又不是醫生，那能幫我什麼忙？」所以沒打。隔天表妹又來電，還是要我請張師姐幫忙，聽表妹的口氣，好像張師姐真能幫我減輕痛苦，於是我打電話給張師姐，張師姐得知我的病況後，對我說：「妳要感恩佛菩薩與妳的冤親債主(已立自己與家人的冤親債主蓮位)，祂們幫妳大事化小，也就是重罪輕受，掛完電話後，妳要以最真誠的心，感恩佛菩薩與妳的冤親債主，然後起來走走看看，如果能走的話，可以來參加今晚的共修。」通完電話後，想到佛菩薩與冤親債主慈悲的幫忙，讓我得以重罪輕受，感動萬分，故以最虔誠的心，感恩佛菩薩與冤親債主，然後我站起來試著走着





看，哇塞！張師姐的話真準，沒想到我真的可以走路，來回走來了好幾趟，又驚喜又感激，無形的力量真不可思議，爲了感恩張師姐的指導，當晚就到蓮雲寺參加共修。修行能將逆境轉爲順境，已印證了，對佛法的認知更進一步，那就是要以真誠心，對待一切人事物。

人來到這個世間，似乎都是來演戲的，角色各不相同，而我的劇本卻是「與酒鬼先生纏鬥」，在演這場戲的過程中，充滿了憤怒、悲哀、心酸，又沒有方法可解決，最後只好選擇帶小孩離家出走，但他也很厲害，不到幾個月就能找到我們，誠懇對我說：「要改掉喝酒的習慣。」見他誠意十足，當然樂意給他機會，但不出三個月，又恢復原來的惡習，於是我又帶著小孩離家，就這樣離家、回家，演了四次，第四次離家時，下定決心再也不回家了，也因爲如此，我才會跟蓮雲寺結緣。

九十四年間，朋友有事，邀我一起上蓮雲寺找張師姐，言談中張師姐話題一轉，談起我與先生之間的事（此時與先生已分居四年多），把當時

我與先生吵架時各自的心態，分析出來，有如她是現場觀看者，讓我驚訝修行者的真實智慧，平常張師姐平易近人，其實是深藏不露，具有高人一等的智慧。張師姐慎重地告訴我說：「這是你自己的業力所造成的，唯有先從自己改變心念做起，才能化解，你要回去圓滿這個家，因為家是社會安定的基礎，如果每個家庭都能和樂、美滿，那我們的社會才能祥和安定（這是張師姐慈悲的寫照）。若是妳自己的業力不去圓滿的話，對子女也是個傷害，因為母女（子）、父子（女），是有共業的，妳要仔細思考，得失取捨。」業力現前時的煩惱，非常可怕，我當然不希望這個業力再延續到孩子的身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更何況他們是我的子女，再說我也是社會上的一份子，有義務讓社會成為快樂、祥和的環境。

凡人世俗的定義是：「對的事把它轉換成佛法的因果論，變成錯的，必須要時常反省自我，調適自己的想法，以謙卑的態度，來看待每





一件事。」於是我開始學習「轉念」，但「轉念」談何容易，每當想起生借酒裝瘋，把家裡搞得烏煙瘴氣，就心有餘悸，也怕如果回去與他團聚，無法自由自在來蓮雲寺共修，實在沒勇氣再跟他共同生活，但又怕業力會傳承給下一代，我考慮太多方面，一直無法下定決心，張師姐非常關心我，希望我的家庭能圓滿，常利用機會指導我，經過一年的調適，我終於回家與先生團聚。在轉念的過程中，我也深深的體會了一點，若業力在於自身的話，遇事時不能以原諒的方式做處理，因為「原諒」就有「我對他錯」的相對論，而不能切入佛法因果論的定義了。張師姐爲了祝福我與先生能圓滿家庭，特別請諸位共修的師兄、師姐，一起搓湯圓祝福我，內心裝滿了祝福的我，頓時覺得人生充實又快樂，我以最真誠的心感恩張師姐，與共修的師兄、師姐。我們生在這個人世間，是爲了酬業而來的，也就是來接受果報的，有果必有前因，在一切不如意的環境中，要坦然接受業障，災難就會這樣銷掉了。

蓮雲寺就像另一個家，在這裡瞭解人生的真相，學習心靈的成長，無神論入門的我，經過蓮雲寺的薰陶，現在已成爲快樂的學佛人，無限的感恩，尤其是張師姐那份智慧跟慈悲，簡直就像「金箍棒」牽制著我，但卻是讓我敬佩感恩不已！因爲回家的這兩年，雖然我改變了很多心念，但還是會有逆境的考驗，當先生舊習氣點燃時，我又會想起在外面生活的自在，但想起張師姐安排搓湯圓及大家祝福的情景，我就放棄那出走的念頭，不得不收斂自己野馬的心，而安住下來，就這樣才有我和樂的家庭。阿彌陀佛！

林師姐 九十七、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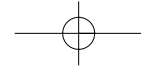




離婚的惡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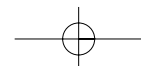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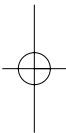
我是一個職業婦女，每日過著相當忙碌的生活，但卻是甘之如飴。一直以來我是以老公、小孩為重心，我的家庭生活也是相當令人稱羨的，老公是個顧家，而且收入相當穩定，算是個挺標準的好男人，家庭生活應可算是豐裕，不曾為柴米油鹽醬醋茶煩惱。兒子更是乖巧，學業身體不需要讓我太操心，就在一切都讓我覺得相當滿意且幸福的時候，事情來的太突然了，令我及周遭較親近認識老公的人，都覺得不可能的事情，竟然會發生。

兒子六年級那一年，一日晚上，因為當日兒子要補習，在外面逗留到兒子下課時間接他回家，我按著正常的作息時間在客廳觀看電視時，這時，老公抱著沉重的口吻，要我先把電視關掉，他有事情要告訴我，當下不疑有他，隨即關掉電視，怎知，他竟然告訴我要和我離婚，他和公司的同事一直有在交往，原本他是怕我難過受不了不想讓我知道，實



在是因為對方老公知道了，屆時我勢必會知道，所以他自己先向我坦白。天啊！怎會發生這種事，我的心真的好痛，我一直深愛的這個男人，竟然對我做這種事，怎麼辦？怎麼辦？以後我要怎麼辦？當下我哭著求他，不要做這種決定，不要傷害我和孩子，他就是聽不進去，兒子察覺氣氛不對，從自己房間走出來看了一下，這行為馬上被老公制止，要他趕快把明日的書包整理好，準備刷牙睡覺。客廳仍然是一片死寂，儘管我怎麼求他，他就是聽不進去，堅持要離婚。這真是漫長的一夜，我的枕邊人睡得很沉，我卻無論如何都無法闔眼。

翌日早晨，聽到他翻身起來的聲音，我也起來了，他按正常時間打理準備上班，詢問我是否有睡著，我不語，心想日子怎麼過啊！兒子還是要上課，只好一樣開車載他去上學，我則帶著疲憊的身軀到公司，心情無法平復，想著想著就淚流滿面無法控制，同事們都覺得奇怪。一個念頭浮上來，打電話給姐姐，問她我該怎麼辦？姐姐當下聽到也很驚





訝，只是很鎮定地告訴我：「你的業力現前，趕快到蓮雲寺請教張師姐。」當時我根本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抱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來找張師姐尋求幫助。

初次見到張師姐，因為當時自己的心情無法平復，所以對她並無特別深刻印象，張師姐很有耐心地聽我述說自己的事情後，告訴我：「這是妳的冤親債主問題，不要心慌，要鎮定，千萬不能離婚，對老公的態度要像之前一樣的關心，而且要更好。然後多做功德迴向給祂們，有時間可以常常回來寺裡朝山、共修，平時也可利用時間讀經迴向給祂們。」這些事情對我來說都相當陌生，但為了保全我的家庭，讓兒子有個完整的家，當下立了自己和老公的『冤親債主往生蓮位』，而且還先預訂了星期日的隨堂晚課超薦，接著由姐姐帶領我由山下朝山上來，眼看時間也差不多了，我帶著半信半疑的心，離開蓮雲寺。

回家後，我遵照張師姐告訴我的方法，經常利用時間讀經，但接著

幾天，我很怕夜晚的到來，因為從我知道老公外遇的事情以來，未曾很好的入眠，常常整晚瞪著大眼睛到天亮。終於連續假日來了，一大早我刻意回到蓮雲寺朝山及參加水懺共修，功德迴向時也請求祂們讓我晚上都可以安眠。說也奇怪，當晚真的一上床便睡著了，而且一覺到天明。但每每只要和老公獨處時，他都會提出要離婚一事，房子和小孩都給我，要我好考慮他的決定，我都會很堅定的告訴他，我不會離婚，只是又會再一次的心痛。這期間張師姐相當關心我，要姐姐時時多注意我的情形，我也常常利用晚上下班後的時間，回去麻煩張師姐，但是還是無法改變老公的念頭，這時姐姐建議我：「如果經濟能力許可，可以考慮辦一場加堂的慈悲三昧水懺法會，功德迴向給冤親債主。」當下我馬上決定，然後請姐姐幫忙打電話給張師姐，日期也敲定，預定下星期一。說也奇怪，當晚我竟然做夢：「夢見張師姐持法器的聲音，然後耳邊一直傳來，要快一點，要快一點，眾人的力量比較大，不然會來不





及。」這個夢境我不解，但當時未多問。當週的星期六晚上睡覺前，老公告訴我一件令我興奮的事：「我和那個女同事決定分手了，因為妳的態度很堅決，而那個女的也放不下她的兒子，所以我們就這樣結束了。」聽完我馬上把他抱的更緊，心裡真的很感謝我的冤親債主慈悲幫助我。

隔天，我馬上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張師姐及姐姐，原本心中的疑慮全部掃除，只是不解，事情怎麼會如此順利？當下張師姐告訴我：「因為你只要放下，無怨無悔的去做，在你決定要辦一場加堂的慈悲三昧水懺法會功德給祂們，這個磁場放出時，祂們就已經感應到了，所以你老公才會馬上有這麼大的轉變。」這也讓我了解到先前我的那個夢境。

星期一，我來到蓮雲寺，當法會開始時，我的眼淚一直不由自主的流下來，莫名的悲從中來，這感覺未曾有過多久，尤其法會圓滿功德迴向時，更是不能自己，這感應相當深。沒多久，我也幫兒子的冤親債主立往生蓮位，讓祂們有修持的地方。

從此之後，我相當期待每月第二和第四星期日的共修，平時雖然上班和家務都很忙，但只要時間許可，我都會偷跑回蓮雲寺朝山（因為老公因緣未到，有時會阻礙我），只要我們有心，哪怕有時只能朝一趟，我都相當珍惜。

現在我和老公的感情越來越好，家庭婚姻生活也相當穩定，兒子的課業也都很好，我真的很感激張師姐設立蓮雲寺這莊嚴的道場，讓我們有修行的地方，更感謝許多人心中的活菩薩——張師姐，幫助我挽救我的婚姻。為何我會說張師姐是我心中的活菩薩呢？我這件『大代誌』因張師姐那份「真誠理性」分析事情的態度，讓我雖處於亂世，卻能得到些許的平靜，更能條理井然的理出處理事情的先後次序。尤其她那「慈悲」的處理方式，更是受益無窮，張師姐告訴我：「一定要低調，不要嚷嚷，不要讓親朋好友知道此事，尤其是讓婆家的人及孩子，否則的話，就等於無形中妳放出先生有外遇的磁場，把妳先生往外推，而別人也會





用異樣的眼光看他，這樣叫他情何以堪，如何立足？如果你要發洩情緒，就到蓮雲寺來跟菩薩哭訴，因為菩薩是最忠實的聽眾，祂絕不會洩密。」所以那段時間，我幾乎下班就往蓮雲寺跑。希望藉由我的因緣，我的真實感應，讓更多人知道因果業力的可怕。更願有緣人一起來蓮雲寺共修，相信您也會和我一樣有不可思議的收穫。

林師姐 九十八、十二、十八

婚姻昏因

我是抱持感恩的心情，寫下我對蓮雲寺無盡的感恩，對一個在婚姻中身心疲憊的人來說，蓮雲寺的出現不啻是荒漠中的甘泉。我的婚姻應該用『昏因』來形容，冥冥中似乎有股業力的牽引，讓自己糊裡糊塗在認識半年後，即和先生步入禮堂，事實上他的家庭、他的個性，我還沒搞清楚，即糊裡糊塗闖進一個令自己痛苦不已的家庭。婆婆的個性真讓人嘆為觀止，她可以從早到晚謾罵不休，爭吵的對象無遠弗屆，包括娘家所有兄弟姐妹、婆家妯娌叔伯、鄰居老弱婦孺，當然還包括家中老少。更可怕的是婚後，我漸漸發現先生的個性，比起婆婆亦不遑多讓，頗有乃母之風。所幸先生也受不了婆婆一再干擾我們所有作息，隨便頂了一家小經銷，藉口做生意，名正言順搬出婆家，但狀況也沒有好到哪裡，四個小孩陸續出生，我一邊要帶小孩，一邊要負責公司事情，我身體一向不好，月子期間也沒好好調理，帶小孩的辛苦，加上公司事





情繁忙，先生脾氣又暴躁無理，動不動就謾罵不休，婆婆雖未同住，卻經常電話遙控騷擾，層層壓力累積，身心極度疲憊，爆發嚴重偏頭痛、失眠、血崩，體重經常只在四十公斤上下徘徊。

這個婚姻簡直是惡夢一場，我實在是不堪負荷了，好想逃離，但一想到小孩，我硬是咬牙苦撐，想到自己國二時，媽媽就往生，我所承受的傷痛，不能讓這種傷痛再延續到小孩的身上，於是我一再地把離開的時間延後。這當中我也找過很多所謂的『老師』，花了很多錢，希望我的現況能有所改善，但都徒勞無功，先生的折磨從未歇手，他是一個情緒起伏相當大的人，情緒不好時，一定要把氣發洩出來，當然最好的宣洩管道就是在他身邊的我，我得不時接收他的情緒垃圾，爲了息事寧人，我一再地忍讓，更造就他的跋扈囂張。

在情緒極度低落中，正巧看到蓮雲寺放在寺廟中的善書『如何消除業障』，看完書中內容，心中大爲振奮，書中主角的困境不下於我，竟在

立了『冤親債主往生蓮位』後，有了這麼大的轉變，於是我便上蓮雲寺來看看，也立了先生和我的『冤親債主往生蓮位』，寺裡的住持張師姐人很親切，有一天我和她說起我的問題，張師姐一眼看穿我心中滿滿的怨恨，她說：「你立了蓮位雖有殊勝的功德，但若不轉念，只會事倍功半，你必須感恩先生的逆增上緣，若沒有他的『造就』，你今天也許不會結上這個法緣。」張師姐的一席話，倒是正中核心，我的確希望立蓮位的感應，能讓我早日離開這個惡夢般的婚姻，但張師姐要我轉念想想：「何不放下怨恨，釋放善意，試著和你先生重新相處。」是啊！張師姐可是一棒敲醒夢中人，這麼多年來，我是馱著多麼重的怨恨包袱在過日子，承收別人射來的箭，不止讓自己傷痕累累，卻還再狠狠地補上一刀給自己，雙重的傷害，怎不令自己身心疲憊？仔細想來，若沒有先生這個因緣，我也不會積極尋求解脫之道，更不會和蓮雲寺結上這個法緣，沒有這個法緣，我又如何能和自己累劫以來的冤親債主達成和解，想來





先生可是個反向操作的菩薩呢！

立完蓮位這一個月來，先生的態度轉變很大，不再咄咄逼人地謾罵，家中氣氛和緩許多，我的失眠也大大改善，好久沒嚐到呼呼大睡的快意了。非常感謝蓮雲寺這殊勝法門，它真是速航者的明燈，苦難沉淪眾生的浮木。誠摯希望正在人生關卡中踟躕不前的人，不妨到蓮雲寺來看看，也許這正是您人生轉彎的良機。

曾師姐 九十五、十、九

凡事感恩

某天在忠孝西路我一家分店的電話旁，看到一本『如何消除業障』一書，感覺它好像放有一段時間，我原本以為是客人忘了帶走，因為每天晚上去收錢時，它就一直在那個地方，至少有一個月以上，那天不知道為什麼順手翻了幾頁，剎那間！感覺真有那個地方呀！要去看看才行。隔天我照著書上公車路線騎著機車去，騎好久終於到了。到達時，感覺內心相當平靜，空氣格外清新，看不到也聞不到烏煙瘴氣的喇叭聲、汽油味，只聽到鳥叫蟲鳴，更有悅耳的唸佛聲，雖然很想多待些時候，但天色已晚，又不知道路，只好有點意猶未盡加上不捨的心情下山，幾天之後又坐上計程車上山，熟悉一下路況，以後叫我先生載我來時，可以當路導。

我常在生病，不是什麼大病，就是小病不斷，大病不患那種，所以就想為自己立個『冤親債主的往生蓮位』，後來陸續幫先生、兒子也立蓮





位，因先生是那種阿貓阿狗的朋友一堆，不願負責任、整天泡茶打屁、唱歌喝酒的那種類型，幫他立完蓮位後，漸漸他肯負起兩個小孩的生活費和教育費一年多，直到小孩回加拿大讀書時，才又變成我的事。

嫁給我先生算是抽到『上上籤』，因為婆家上至父親下至兄姊，個個「賭」性超強，尤其我公公整個房間、客廳全是六合彩的「明牌」，我常說如果他念中研院一定能得「諾貝爾獎」；先生的二哥更是青出於藍更勝於藍，將所有兄弟姊妹親戚朋友，使盡所有方法的騙錢去「賭」，尤其是我們這一家爲了他二哥，吵到夫妻分房，子女討厭爸爸，甚至我想拿刀砍死他全家，後來他二哥好不容易得癌症死了，對我們來說算是解脫。以前爲了工作總是想：「算了吧！天天吵，工作一大堆，每天有處理不完的事，我把自己該做的本份都做好，其他的各人造業各人承擔。」公公住南部新營，每個月給他生活費兩萬，月底給錢，初五就打電話來說：「沒錢了，簽到都槓龜，沒錢吃飯。」我跟他說：「找您的子女，

不用找我。」而他卻說：「只有妳給我錢，我用不夠，當然找妳，那些人我連電話都懶得打。」不管怎樣生氣，我都每個月照做。誰知幫先生立蓮位之後，有一天先生忽然跟我說：「爸以後的生活費我會自己付，連過年的紅包都由我來給就好了。」

二〇〇四年先生到大陸做生意，所有資金都是我籌給他的，在農曆過年前一個月，他的姊姊打電話到大陸去問我，他爸「老人年金」的事，因為婆家在處理事情時，大家都躲得遠遠，但如果要拿錢有利益的事，才有人過問。二〇〇四年和二〇〇五年那兩年，每個月我到大陸二至三次，大概是半個月在大陸，半個月在台灣，人很忙且健康狀況也不是很好，所以回到台灣就打電話去罵：「給妳爸的生活費不是妳弟弟寄我的，是我自己給他的，「老人年金」我只有本子也沒有印章，每個月都是我預支的，我從嫁給妳弟十八年了，沒用過他一毛錢，如果我前世有欠你們這一家，也還超過了。你們任何一個人不可以再吵我，我絕對不





再讓你們亂！」。從此之後沒人敢惹我，就好像是有人教我這麼說一樣，在沒立「冤親債主的往生蓮位」之前，我心中滿滿的怨和恨，這幾年像似有人在我心裏、腦裏告訴我：『凡事感恩！』縱使有多麼不堪的過去，時間終究會過去，總有撥雲見日的時候，在愈困難的環境，我們生命的成長與歷練會更快、更成熟地觀察事務，敏銳度也更好，我們就是爲了克服困難而來，沒有困難要我們來做什麼？所以感恩先生給我這樣的道場，更感恩公公及先生的哥哥與姊姊，如果沒有他們的磨難，我不可能有今天的幹勁，因我覺得與其把一生犧牲在這一家人身上，不如把自己貢獻給社會、眾生，受利益的人更多，雖幫助過的人，我不認識他們，但我可以感覺他們是快樂的、歡喜的。

現在的我像倒吃甘蔗一樣，先生在大陸做生意日益賺錢，說是要賺給我（以前是你兄弟用）。兒子、女兒在加拿大念書，生活費用都由兒子一邊讀書，一邊賺錢打工負責。而我只要努力賺錢，幫佛教及慈善團體

捐款，和自己身邊的事就可以了，希望把所做的功德迴向冤親債主，祈求諸佛菩薩加被，阿彌陀佛！

感恩張師姐及吳師兄開闢山上，建造蓮雲寺，讓有緣眾生能有心靈加油站！希望那一位因緣具足的師兄、師姐看了任何一本「如何消除業障」的任一篇，心裏有些許感動或好奇，請您撥個時間到山上走一走，絕對比「到此一遊」更勝妙境。每個月的第二、第四的禮拜日水懺完的中午餐飯，那絕對是「天下第一味」，因為裡面加了「法味」，有空可以來品嚐一下哦！

黃師姐 九十六、二、二十





回首來時路

您自認爲是知識份子，有著無法啓齒的精神問題嗎？日子在渾渾噩噩中度過，認識蓮雲寺已有一年時間，記得當初看著書找尋精神寄託，在孃孃梵唄聲中突然驚醒，這不是找尋多年的家嗎？從小就是別人羨慕的對象，有著好身世，一切都好，成年後，有份好工作，老公及小孩都不用我操心，偏偏在中年時候，發現自己好像得了憂鬱症，起先以爲是工作壓力，漸漸的越來越不快樂，偏偏分析起事情來，還是非常有條不紊，但就凡事提不起勁來，不僅駕輕就熟的工作覺得陌生，心神也越來越不安定，直覺是自己精神狀況出了問題，盤算著若是找精神科，這一輩子鐵定與藥物結下不解之緣，若只靠自己的意志力，坦白說，人的力量真的很渺小；就在非常徬徨中，救星出現了，無意中接觸了『如何消除業障第八冊』，裡面的真人真事非常吸引我，莫非真是業力牽引，讓自己痛苦萬分。

不管三七二十一，請老公陪我至「蓮雲寺」走一趟，赫然發現竟是在夢境中出現的家，一直是知道有冤親債主的存在，只是從來沒有去正視「祂們」，經過各位師姐們的親身傾囊相授，還有張師姐的循循善誘，終於了解自己真正憂鬱的原因，其實人會罹患憂鬱症，不一定是工作或生活壓力，有時會是業力的牽引，如果一直用藥物控制，說不定無法解決問題，只是短暫壓抑，然後讓藥物控制你一輩子，業力的牽引還是無法解決，甚至會因為因果的問題，一直牽引下去，生生世世無法得以解脫，我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發現自己無緣無故罹患時下流行病『憂鬱症』，何不走一趟『蓮雲寺』，你會發現真正罹病原因，然後對症下藥，不要單靠日新月異的醫學常識，因為醫藥是醫不了業力的，如果你目前正被時下流行病『憂鬱症』所深深困擾，不用怕不好意思，請走一趟蓮雲寺，找出真正原因，才能根本解決問題。

沈師姐 九十七、十二、五





學佛歷程

約三十年前，在一個被催促一年之久的因緣之下，存著對弟媳不好意思的心態，而進入佛光山拜「大悲懺」，當天整場法會，先生一直掉淚，往後我們夫妻倆最快樂期待的事情，就是『參加法會』。這一晃就是二十二個年頭，感恩佛光山是我慧命發芽成長的道場，因緣生因緣滅的狀況，在八年前因一起共修的吳師兄生病及往生，讓我接觸到生命的第二個道場『蓮雲寺』，頓時讓我欣喜若狂，道場是如此的自在，住持張師姐像姐妹般的親切，深深的吸引了我，尤其是婆婆、小姑、爸爸、媽媽、外孫女等等家人、都非常喜歡上山拜佛，參加水懺共修，而外孫女更像鄉下孩子般，除了念佛、拜懺之外，還自由自在的山上山下跑了好幾回，學佛修行(修正言行)最重要是家人的贊同參與，而我完全體會到。

張師姐讓我第一個深刻，而且恍然大悟的道理是：「冤親債主不是敵人，我們要用感恩的心，做功德迴向給祂們，讓受苦的冤親債主們得

度，無形中變成我們生命中的善知識、助緣，無時無刻皆可觀想、可求助可愛的冤親債主。」因這個觀念，改變了我的人生，讓我在七年前，毅然決然退休了，在我有限的生命裡，完全投入自己的修行，引渡家人學佛，一路至今，法喜充滿，謝謝蓮雲寺的佛菩薩。

跨入蓮雲寺，觀察約一年左右之後，慢慢幫家人陸續的立上『冤親債主往生蓮位』，包括自己、父母、先生、女兒、女婿、兒子、媳婦、婆婆……，而外孫女四歲時，堅持要自己擲筊立『冤親債主往生蓮位』，結果一連三個聖杯，還繼續堅持要第四個聖杯，嚇得我不知道如何是好？菩薩加持，冤親債主也覺得祂們的色身太可愛了，連應四個聖杯，從此以後，她只要生病或有事，就會自行到地藏殿擲筊，與冤親債主溝通，屢試不爽；有一次她生病了，就自己合掌求阿彌陀佛：「保佑我早日恢復健康，同時也保佑我的冤親債主們……。」您覺得她的冤親債主會不感動嗎？





娘家父母親歷經數次的危急，也都蒙蓮雲寺的佛菩薩加持，父母的冤親債主幫忙，才能化險為夷，平安吉祥，同時我也為父母建設好『往生的觀念及心理準備』，告訴父母：「平日念佛，要把阿彌陀佛抓好，然後要記在心中，臨命終時，心中只想著蓮雲寺的佛菩薩，意念直奔蓮雲寺地藏殿，因為我已幫爸媽準備好往生蓮位，所以您們就不用害怕，而且也把要作七的功德金準備好，全部都在蓮雲寺誦經拜懺。」

遠在國外的小姑，一生都在痛苦中活著，一直到因緣具足，在電話中與我詳談後，立了自己跟先生的『冤親債主往生蓮位』，漸漸的改變人生觀，無論碰到任何困境，都用感恩的心境去接受化解。『心誠則靈』印證在小姑的身上，每次水懺共修，小姑都會報名參加，且對照著時間我們台灣早上八點，他們時間剛好在半夜的狀況下，很虔誠的同步誦水懺，感動他們夫妻倆的冤親債主，讓他們所求如願，改善良多，目前正在努力修行當中，活在充滿法喜之中。

高中同學因退休整理書房，看到『如何消除業障』，就邀她先生一同上山，在水懺共修日提早到，利用時間先朝山一、兩趟，剛好朝到天公爐最後一拜時，聽到我在講話聲，抬頭一看就說：「你不是我高中的同學嗎？我想起來了，那本『如何消除業障』是妳好幾年前拿到辦公室給我的，當時我隨手一放就好幾年了……。」接著我們倆人互相關心，我爲了她，而她卻爲了兒子，每天只要一有空，我們堅持上山朝山，後來同學也爲自己及兒子立『冤親債主往生蓮位』，立蓮位後，更努力讀經，功德迴向自己及兒子的冤親債主，漸漸的兒子也有上山參加水懺共修，病症(精神官能症)也改善許多，陸續兩個女兒也自個掏腰包立蓮位，女兒更常載她來參加水懺共修，至於她先生每次共修日開車載她只到山下，進步到上山至地藏殿禮佛，或許是因她家只剩她先生尚未立蓮位，因而她先生的冤親債主急了，無緣無故腳扭傷得很嚴重，還疝氣入院開刀，一切均痛過了，他們夫妻倆要一同到大陸旅遊時，我才開口勸老同學：





「妳不覺得奇怪嗎？妳先生歷經兩次無妄之災，妳是否應爲他立個冤親債主蓮位，因祂們一直等著進入地藏殿修行。」果真立位後，她先生也很歡喜認同，全家樂融融同步喜歡上蓮雲寺禮佛。老同學立嬰靈蓮位時更玄，她夢見早逝的胎兒，便將此夢境告知兩位女兒，女兒們貼心的說：「我們願意幫忙媽媽出部分的錢，來立嬰靈蓮位。」於是決定在水懺共修日那天立蓮位，在共修開始之前擲筊立位，但一直都是兩個聖杯，她突然想起先生還在車上，便把他請到地藏殿一起拜，一下子就三個聖杯，兩個人才會有嬰靈，主事者既然來了，卻不進來拜（看看祂），怎麼可以呢？您不覺得亡靈是很有人性的。

再說經典告訴我們善緣、惡緣都不結，爲何呢？

我先來舉個結善的實例：

數年來媽媽的皮膚，到晚上時就會奇癢無比，皮膚科看了好幾家，一樣沒改善。有一天，請教張師姐原因，張師姐問我：「妳媽媽有養過

貓嗎？」我說：「有，但是貓咪已經往生數年了，媽媽很疼牠，貓咪也很依賴媽媽，每次只要媽媽一出國，牠都不太肯吃飯，媽一回國，就撒嬌似的告狀，一直在媽媽的腳邊伸懶腰賴半天。」張師姐說：「有一隻貓咪一直跟著妳媽媽，雖然是善緣，但人貓不同類，再說冥陽兩隔，還是要了結才好。」於是我就在水懺共修日幫忙貓報名超薦，功德迴向給牠，隔天早上四點多，媽媽還是抓不停，我就觀想：「蓮雲寺三寶佛加持，貓咪幫忙讓媽媽好好睡覺，天亮我就去蓮雲寺朝山，功德迴向給妳。」話才一講完沒多久，果真不抓了，經過幾次朝山及幾次水懺功德迴向，改善多了，從此就不再抓癢了。

結惡緣的實例：

爸爸這幾個月一直沒胃口，什麼都不想吃，連粥湯都無法吞下去，只能靠打點滴補充體力，體重直線下降。有一天帶爸爸去新光醫院回診時，我建議爸爸：「看完醫生上蓮雲寺拜拜，請佛菩薩加持。」我和大





姊扶著爸爸進蓮雲寺大殿禮佛，爸爸是個嚴肅不苟言笑的人，慈悲的張師姐打開話匣子，與爸爸聊天，問他說：「阿伯您以前有打罵狗喔！」爸爸聽後瞠目結舌，低下頭來沉吟，我接著回答：「以前我們家有養一隻狗顧工廠，養了十五年才往生，但狗狗每天早上要關入狗籠時，都不肯乖乖進去，而且白天有時會亂叫，我爸爸會罵牠、打牠，一生都沒有讚美過狗狗的辛勞。」張師姐說：「就是這個惡緣折磨阿伯。」於是爸爸自己出錢說要在水懺共修日幫亡狗報名超薦，功德迴向給牠，經過幾次水懺共修，我替爸爸誠心誠意懺悔，沒多久爸爸就恢復正常吃飯，體力也恢復了。

再來談談如何結下冤親債主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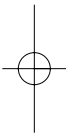
爸爸年輕時，因做生意失敗，大姑丈在經濟方面幫助他渡過難關，因而時常去姑丈家。有一次，約十歲的小表哥就說：「大舅舅您又來了，……」當時爸爸潦倒，可以說已經很自卑了，其實也沒想到小表哥



的一句無心之言，卻深深地傷到爸爸的心，因此記恨在心，氣小表哥，一直不喜歡他，直到現在。年輕時，只要我與小表哥在一起，他就生氣，一直到最近，大姊告訴我原因，我才恍然大悟。在去年小表哥自南非回國，每年都帶禮物拜訪爸爸，可是爸爸還是有那種不屑的表情，我看在眼裡，聊天中我才告訴他這件事，小表哥頓時覺得好委屈，可見平日我們言行舉止間，隨時都有可能結下惡緣，真是不可不謹慎，所以一定要誠心誠意做功德，迴向有意無意得罪的冤親債主們。

蓮雲寺加堂水懺有何不可思議功德呢？

爸爸最近三、四個月來，每天都會昏厥兩三次，印傭被嚇得不知如何是好？拼命叫著「阿公」，也叫不醒，只見他的頭一直垂下去，全身僵硬、無知覺、不醒人事。醫生說：「八十八歲了，心臟愈來愈沒力氣了……。」我和大弟夫妻倆二話不說，馬上至蓮雲寺請張師姐幫爸爸加持，張師姐也說：「心臟愈來愈沒力氣，隨時會停止，但阿伯有一個心





願未了，你（大弟）爲人兒子是否應盡孝道，幫老人家完成。話說從頭，以前你爸爸年輕，因某種因緣認識了另外一個女人，過去雖然你媽媽不能諒解，但現在你爸媽都已經八十好幾了，你媽媽也放下了，接納了阿姨，你做晚輩就不要再執著，讓你爸爸放不下阿姨跟兩個孩子，好好的坐下來跟你爸爸談談。」經過張師姐曉以大義，苦口婆心的勸說：「阻礙別人，也就是障礙自己，心胸打開，一切障礙迎刃而解，慢慢會感受到善緣隨時會助你一臂之力。」總算讓頑石點頭，答應「承認爸爸另外兩個兒子，讓他們認祖歸宗。」隔天，我對爸爸說：「記得幾年前，媽媽生病很嚴重時，有用媽媽的錢拜了一堂加堂水懺，功德不可思議，至今媽媽一直很好，現在您的身體愈來愈虛弱，隨時都會停止呼吸，佛經說『人活著做功德，自己全數得到，往生時再做功德，所得就少多了。』我覺得把握現在，您還能爲自己做功德的機會，您自己出錢，我才能叫您的兒子、媳婦（包括另外兩個兒、媳）及所有女兒、孫子、曾孫等一起參



加，功德力會比較大。」爸爸點頭答應，一切準備就序，拜懺當天，懺主及眷屬計有二十位，隨喜的師兄、師姐們也滿堂，原先我預計爸媽約拜十五分鐘左右，大概就沒辦法坐了，真不可思議，佛菩薩加持，爸爸誠心感動冤親債主幫忙，水懺再加上晚課的誦經，從頭到尾全程參加，爸爸一直雙手合掌，時而看經書，時而抬頭看佛菩薩，時而看一群兒孫們虔誠禮拜，再看看兩側隨喜莊嚴佛事之師兄、師姐們，心滿意足而會心一笑。

隔兩天，我回娘家時，印傭告訴我：「三姑姑，拜拜好好喔！阿公這幾天胃口很好，而且不會再昏倒了……。」隨著拜完加堂水懺的喜悦，進一步完成爸爸另一大心願，請另兩位兒、媳一同參與清明掃墓，就如同婆婆所言：「老人家心中無掛念之事，身體自然就會好多了！」感恩佛菩薩加持，及爸爸的冤親債主慈悲的幫忙，爸爸自己很清楚「人不求活多久，只求活著時少病痛，因緣具足往生時，得好好的跟隨阿彌





陀佛走。」

長輩的業力真能影響晚輩嗎？也就是說業力兒女會傳承嗎？答案是肯定的。我們來看看母親立蓮位，宅男出動，故事是這樣的：

移民加拿大的老同學，信仰一貫道，但又喜歡跟著我拜佛，她有個兒子大學畢業，一直蹲在家中打『電腦』不出門，他要求的不多：「有衣可穿，有吃即不挑好壞；父母既然生我，就有義務要養我，為什麼我要去賺錢？」父親每天看到兒子，就破口大罵，要把他掃地出門。九十六年三月老同學回國，很煩惱跟我談及她兒子之事，我狠下來建議她幫兒子立『冤親債主往生蓮位』，（爲了功德金，她先生很不高興，但沒辦法，因我是大嫂，也是她先生同學的太太。）同時教她不管是念一貫道的經書，或是阿彌陀佛聖號，皆可回向給兒子的冤親債主，請祂們幫忙讓兒子早日改變想法，跳脫出自己生活的圈圍，恢復正常的生活，肯願意早日找工作。

九十七年初老同學又回國，但沒幾天就生病住院，當我去探望她時，她直說：「晚上都沒辦法睡覺，一些大小鬼都會跑來壓我、吵我，我念一貫道的三寶，還是一樣無法睡。」於是我建議她念『阿彌陀佛聖號』，當天晚上她足足念兩個多小時的佛號，結果眼前出現一尊好大好亮的佛像，讓她興奮不已！她急著找我，請我幫她向醫院請假外出，要到蓮雲寺立自己的『冤親債主往生蓮位』，因有上一次立位功德金之事，我說：「妳先生又會不高興，怎麼辦呢？」她回答：「不要管他，命是我自己的，我痛苦沒人能替代，我自己做主就好了。」但我還是要求她女兒一同上山，當在立位擲筊時，好久都沒辦法得三允杯，我就叫她女兒一起跪下來求，但她女兒卻說：「個人業力個人了……。」我說：「母女有共業……。」心不甘情不願，還是跪下來，不可思議一下子就三允杯，嚇得她女兒說：「乾媽，怎麼會這樣？」蓮位立好了，直叮嚀她要認真做功課，迴向自己及兒子的冤親債主，沒想到隔兩天她就出院了，





原來是食道狹窄，無法吞食，竟不藥而癒，睡覺也睡得很甜美，體重漸漸回復，更不可思議的是，隔幾天她宅男兒子回來台灣上班，還很認真工作，老闆非常賞識，兒子還說：「錢真的不好賺，但賺得很高興，很有成就感。」

再說小叔的女兒，從大學畢業之後四、五年的時間就像宅女，每天在家打電腦，不工作也不出去。有一天她媽媽叫我帶她到蓮雲寺參加水懺共修，水懺中卷快結束時，突然她整個人很不舒服，差點暈倒，我趕緊扶她到外面，張師姐見狀也過來請她的冤親債主退下，在佛堂聽經聞法，姪女似乎有好一點，但還是很不舒服，我立刻說：「她媽媽有叫我幫她立冤親債主往生蓮位，我想共修圓滿後再立。」此時張師姐建議我們馬上立，我們真的馬上處理，姪女連寫資料都沒辦法，一切都由我代辦，寫完資料扶她到地藏殿宣疏時，整個人就好了，宣完文疏又好好的跟我們一起共修到圓滿，更玄的是回去之後跟父母的互動改善了很多，

不久也主動去找工作開始上班。

小叔見狀也幫自己、太太、大兒子各立『冤親債主往生蓮位』，之後跟婆婆的關係也變好了。

再來談談如何回向？以回小向大呢？還是怎麼做能恰到好處，談談我的經驗跟大家分享：

日前帶婆婆去台東知本泡溫泉，閒來無事，就起一個善念：「唸三十六遍的往生咒，迴向給這附近之眾生。」但是當念完往生咒回台北後，人很不舒服，精神恍惚，幾天下來看醫生，找不出病因？回蓮雲寺禮佛，同時請問張師姐：「如何是好？」張師姐說：「妳是否起了什麼念頭？」我說：「我到台東知本溫泉，臨時起念，念了三十六遍往生咒迴向附近之眾生。」張師姐說：「三十六遍不夠，發個心再補五千遍幫祂們回向。」我答應了張師姐，跑到菩薩前面說：「我願意再念五千遍往生咒迴向台東知本溫泉附近之眾生。」說完之後，我整個人覺得舒服





多了，也不用再看醫生，病也痊癒了。

再說大弟有一天一大早上蓮雲寺朝山，走下山時，無意間看見對面山上有好多墳墓，突然起一個念頭：「唸二十四遍的往生咒迴向給對面山上墳墓的亡靈，跟祂們結善緣。」唸完往生咒，再從山下朝山上來回向自己的冤親債主，此時身體非常不舒服，血壓升高，正好碰到張師姐也要朝山，趕緊請教張師姐，其原因是如何？張師姐說：「你不要只念二十四遍往生咒迴向，發個願多念一些。」此時弟弟把張師姐的話聽進去，發願今天所念的往生咒全數迴向對面山之眾生，頓時覺得身體好起來了。所以我覺得回向有時因人、因時、因地、因物，而有所不同。

以上點點滴滴，是我這些年學佛經歷的部份點滴，跟大家分享。

佛弟子 九十八、七、十

創造考試奇蹟

首先，我要感恩蓮雲寺佛菩薩，與張師姊的慈悲與教導。來到蓮雲寺除了讓我得以接觸佛法之外，也讓我認識什麼是冤親債主。過去我曾是一個脾氣不太好的嬌嬌女，也因自己不良的習氣，讓我在婚姻生活上，吃了不少苦頭，直到母親暗地裡到蓮雲寺幫我立『冤親債主往生蓮位』，再加上我平日在家念佛、念經，回向給自己的冤親債主懺悔，家人都有感覺到我的脾氣柔軟許多，婚姻生活也漸入佳境，原來平常我們都看不到自己，難怪社會上紛爭那麼多，婚姻的問題也層出不窮，因而造成很多單親家庭，影響下一代，更影響整個社會。

我第一次參加國家公務人員考試是在九十七年，約有一萬多人報名，但錄取率卻不到分之一，心想：「以我的程度想要上榜，真的很難，除非奇蹟出現。」於是便以平常心應考，也沒有抱任何希望，但放榜的那一刻，奇蹟真的出現，居然讓我考上了。回想三年前是因姐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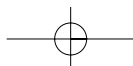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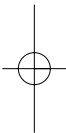
關係，讓我接觸到蓮雲寺這個道場，九十五年造訪蓮雲寺時，就讓我有
一種特殊的感應，那就是當我到地藏殿：「請求地藏王菩薩加持，並祈
求本身的冤親債主原諒，因家住在屏東，沒有辦法時常參予共修與朝
山。」當這些話講完之後，臉上頓時流下淚來，當時我嚇了一跳，因為
本身並沒有想哭的感覺呀！心想那一定是我的冤親債主在告訴我說：
「你終於來了，我們等好久了。」之前媽媽幫我立蓮位後，有一陣子沒有
親自上來跟祂們懺悔，於是便請求冤親債主答應我在家中念經回向。

我是一位流浪教師，考過幾次教師甄試，都不幸落榜。在僧多粥少
的情況下，想要進到學校服務，真是一件難上加難的事，於是自己先在
外開班授課，然後等待考試的機會，經過幾年下來，雖經濟上還過得
去，但想到未來，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再加上本身補習班沒有立案，
也無法擴大招生，學生的來源都只能靠家長介紹，所以人數一直不是很
穩定，直到去年與先生討論後，決定參加國家考試。於是一邊幫學生補



習，自己則利用時間到補習班補習，正巧九十六年參加蓮雲寺農曆七月普渡時，姐姐告訴我：「到地藏殿求求看。」於是帶著虔誠和懺悔的心，請菩薩和冤親債主們慈悲幫忙：「因為這次考試的錄取率非常低，想要請祂們幫忙，自己又無法常回來參加共修與朝山，所以先請求祂們原諒，每天念一部金剛經回向，考上之後，再回向三百部金剛經，希望祂們可以多多幫忙。」結果得到三個聖杯，不禁流下淚來，心裡充滿了感恩與感謝，菩薩與冤親債主真的太慈悲了。

從台北回到屏東後，因老公並不是很認同這種方式，所以我每天都必需偷偷摸摸，或趁他不在讀金剛經，連過年回公婆家也不例外(當然也是偷偷摸摸的念)。公職考試的科目非常多而雜，在還未讀金剛經時，每當念書之時，總想睡覺，無法集中精神，但自從每天讀金剛經之後，不僅精神變好，念書也更有效率，但問題來了，因這次考試是採分區報名和分區錄取，且三年內不准轉調，在拿不定主意之下，便撥電話請教張





師姐意見，張師姐說：「北區對妳比較有利，可是老公在南部，妳還是選南部好了，可是要多做功德，才會有希望。」我天真的回答說：「我每天都有念一部金剛經迴向啊！」張師姐笑著說：「年輕人，一部太少了。」聽完之後我才恍然大悟，冤親債主那麼多，要請求幫忙當然更要多做功德，這樣力量才會更大，對於自己的大言不慚，心中深感慚愧呀！從此之後，一直到考試的前一天，每天都有增加念金剛經的次數，以求懺悔。但我的考驗似乎尚未結束，考前的一個月，又得了重感冒，鼻塞一直不會好，尋遍中西醫皆無效，直到考試那天，還必須帶口罩應考，因前晚沒睡好，又加上感冒，考完之後，我想應該沒希望了，再加上自己太緊張，作文寫的不盡理想，想想錄取率那麼低，心想算了再準備其他考試吧！

到了五月份，心想也該準備其他考試了，可是一直無法拿定主意要考什麼，於是又請姐姐幫忙到地藏殿請求地藏王菩薩和冤親債主幫忙，

請示的結果『一般行政，教育行政』類科都沒有杯，『人事行政』類科兩個聖杯一個笑杯，又再請示菩薩：「是否精進就可達到自己的目標？」結果得到三個聖杯。聽到這些明示，我不但沒放棄，反而更增加經文迴向的次數，並且買好人事行政的所有書籍，並準備年底的考試。爲了要好好再次衝刺年底的考試，我告訴自己不要對上榜抱任何希望了，也必須徹底的死心，但奇蹟真的出現了，六月中我接到補習班打來電話，通知我：「考上北區的公路特考。」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連先生都說：「是不是補習班小姐在騙妳！」直到收到成績單，大家才相信我真的考上了，這一切比中樂透更不可思議，跌破眾人眼鏡，更讓我相信只要誠心相信佛菩薩，一切都會有奇蹟的。現在終於可以每天光明正大的讀金剛經，迴向給我的冤親債主懺悔了。

到蓮雲寺讓我見證到佛菩薩法力無邊，和與冤親債主解冤解結的重要，這些生命的奇蹟是祂們送給我的，鐵齒的先生也因『佛法的不可





思議』，而開始認同我所做的事（念經、拜佛）。除了感謝自己的冤親債主，也感謝先生的冤親債主（我們也偷偷幫他立了蓮位），冥冥之中的保佑，更感恩蓮雲寺諸佛菩薩的加持與張師姐的指點與鼓勵，也希望大家可以親自來蓮雲寺親近佛法。

備註：事後才知道爲什麼人事行政，有兩個聖杯一個笑杯，因爲補習班沒有開人事行政的課程，菩薩與冤親債主真的厲害呀！幫了這麼多忙外，還幫我省了補習費，除了感恩還是感恩。

陳師姐 九十七、八、四

心情消沉迷惘，不知未來何去何從

離開國門於異國工作近五年，自去年八月返抵國門後，理當滿心歡喜，因可與家人朋友再度相聚，惟一想到即將面對返國後的工作環境，只覺百噸石頭壓心底，竟絲毫無愉悅的感覺。雖已在該機構工作近十八年，因非為正式員工，而無法與其它同仁享有同樣的待遇，亦擔心日後機構若不再續聘，將面臨失業的風險，所以近幾年來，一直努力用功，並參加相關考試，期能順利轉任正式員工。之前雖曾多次洽相關單位探詢自己轉任正式員工的可能性，惟答案均為自己縱使順利轉任，亦只能比照新進員工的職等任用，以前的服務年資並無法併計，如此的結果，卻是自己最不樂見，亦無法接受的，然而一直無法找到可行的解決方式，心情隨著日子之流逝，日益消沉，常覺茫然，不知未來應何去何從，甚至有結束自己生命的想法。

於五股蓮雲寺請求功課，並將誦經之功德迴向予冤親債主



心情消沉迷惘，不知未來何去何從



數星期後，因陳師姐的引介赴蓮雲寺，希望祈求地藏王菩薩加持，期轉任正式職員之事能順利成功。惟向大願地藏王菩薩請求功課的過程並不順利，只好請張師姐指導，張師姐針對自己的情形，僅說了一句話：「將誦經之總次數增加，且愈多愈好。」爰再依張師姐的指示，向地藏王菩薩請求增加三個月內擬誦佛經的次數，並改變自己的心念，祈求轉任之路之障礙能消除，而不強求轉任得以成功。不可思議的是，轉念後，再擲茭時，很快地連續獲三個聖杯，終於順利求得功課，須於三個月內誦持金剛經三百部，自此之後，自己即每日依既定之功課，計劃誦經持咒，要求自己務必於三個月內，完成應做的功課。三個月後，再每天誦持金剛經。

從此祈求功課之過程中，得到了一個啓示，即求功課時，應不能「有所求」，不能為求功名利祿而求，而是要為求工作順利及生活平安而求。此外，自己亦請求大願地藏王菩薩加持，希望地藏王菩薩能賜予自

己一盞明燈，以指引工作上的光明之路。

立冤親債主往生蓮位

陳師姐介紹立『冤親債主往生蓮位』之殊勝因緣，我姑且一試，立完蓮位當日發生奇妙的事情，搭捷運返家途中，突然覺得頭暈，且精神恍惚，此為自己以前從未有過的感覺。當下了捷運並步出捷運站時，還是覺得精神恍惚，並有不知自己身在何處的感覺，過了斑馬線後突然一個踉蹌，自己竟跌倒在馬路邊，至此整個人突然回神過來，也嚇得冒出一身冷汗，還好自己是過了馬路後才跌倒，假如在精神恍惚的情況下，跌倒在路中央，後果將更不堪設想。跌倒再站起來後，突然覺得整個人輕鬆自在，頭暈的情形也消失了，神智亦非常清晰，當時亦不知其所以然。後陳師姐告訴自己，這應該是立往生蓮位後的感應現象，似可說明冤親債主們已入住五股蓮雲寺地藏殿並已開始修持。

持續作功課，並盡可能地參加蓮雲寺的慈悲三昧水懺共修



心情消沉迷惘，不知未來何去何從



立好蓮位後，其後仍遭遇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甚至想轉換工作跑道，再赴異國發展之想法，想遠離這個讓自己意志消沉的地方，後來轉念一想，認為還是應該堅定地朝轉任之路，繼續往前進，而不論未來的阻礙為何，深信惟有堅定的信心，才是支撐自己繼續走下去的力量。故仍持續地作功課誦持金剛經，並將每次誦經之功德迴向予自己的冤親債主們，請求佛菩薩的加持及冤親債主的協助，祈求消除工作路上的障礙，讓自己於工作生涯發展一切順心如意。

經過幾個月持續地作功課，自己的心情似已能漸漸沉澱，消沉的意念亦已慢慢消失。每當消沉的意念一起，即告訴自己要更加認真的作功課，並更努力將功德迴向予冤親債主，祈求能解惡緣，結善緣，期讓祂們可速得往生西方淨土。除此之外，並於時間許可下，儘可能地參加蓮雲寺的慈悲三昧水懺共修，懺悔累劫所造之業障。

成功轉任，且順利轉任到希望的職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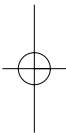
讓自己覺得不可思議的是，今年一月可轉任，及可逕轉任至目前職等的好消息，竟已傳來！終於可以相關資格轉任目前之職等，意即自己原本擔心之相關經驗認定，及以前服務年資是否可併計問題，竟似自始至終從未存在過，此實為自己始料未及，除高興之外，亦覺不可思議，同事與朋友亦覺訝異。認為這一切應是佛菩薩加持，及冤親債主協助的結果，亦為自己持續作功課、立冤親債主往生蓮位及參加慈悲三昧水懺之殊勝因緣之感應。

如今自己已成爲機構之正式員工，除要感謝佛菩薩的加持及冤親債主的協助外，尤其要感謝蓮雲寺的師兄及師姐們之不吝教導，讓自己能與蓮雲寺結此殊勝之善緣，並讓自己所求如願。期許自己日後仍須持續認真作功課，以將功德迴向予冤親債主，使祂們得聽聞佛法，共霑法益，共沐佛恩，速得往生西方淨土。

靜觀 於九十九、五、三十一



心情消沉迷惘，不知未來何去何從





成績如何進步

當初會知道蓮雲寺是媽媽提及的，媽媽已經幫全家人立了蓮位，但我始終沒有去探望我的冤親債主。第一次來到蓮雲寺是大年初一，和媽媽、姊姊一同來誦梁皇寶懺，對於假日都睡到中午的我，一大早七點半要到，實在是受不了，誦經時會很想睡覺，但是適應後就不會了。中午媽媽帶我見吳媽媽，吳媽媽滿臉微笑，待人親切，和其他人邊吃齋飯邊聊天，並不像「如何消除業障」裡說的「張師姐」這麼嚴肅。蓮雲寺的齋飯太好吃了，過年有年糕，端午節有粽子，也有水果和湯，但大補湯就別喝太多了，不然下午誦經喉嚨會沒聲音，這裡的齋飯既不用錢，而且想吃多少就吃多少，飯多裝幾碗也可以。

過年來誦了梁皇寶懺兩部之後，就沒再過來蓮雲寺，假日都要補習，恰好端午節有空，所以來誦三昧水懺，要來蓮雲寺之前，媽媽還特別說：「誦三昧水懺可能會哭，想哭就哭出來，不要憋著。」心想：

「爲何要哭？」相信自己不會因此而落淚，沒想到誦經時，經書翻不到三頁，就哭了出來，始知自己過去的罪業需要消除。

立了蓮位之後，可說是成績方面進步不少。高一班排二三十名，高二上進步一些，但也僅止二十名上下，立了蓮位，成績在班上可以維持在十名出頭，特別是第一次段考，英文閱讀竟考了九十九分，全班第一名，真是太不可思議，而且數學進步不少，不但沒被當，也能盡力考及格。特別值得一提的事，高二下參加英文作文比賽，不如高一下時認真，高一下時得了第二名，於是求冤親債主幫忙，希望能得第一名，沒想到比賽時和同學借到幾乎斷水的原子筆，讓我第一節課半個字也沒寫，第二節課還延誤交卷時間，幸好老師不急著收卷，但我在連自己寫幾個字都還來不及算時就交卷，心想這次一定毀了，在成績公佈前，我還是祈求菩薩和冤親債主幫忙，沒想到我竟然得了第一名。感謝菩薩慈悲和冤親債主幫忙，讓我無形之中感覺祂們的存在。





高二下第三次段考前夕，媽媽說我的心都靜不下來，未來還有學測，經由媽媽和吳媽媽、黃阿姨商量後，一致認為我考完試就來菩提樓閉關，媽媽說就是蓮雲寺旁邊那棟，帶著書本去讀七天，把心拉回來，爸爸也說我欠缺的就是「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也。」要我把亡失的心抓回來。我也知道自己念書不專心，想有此機會，不加思索，即刻答應，還問媽媽說：「那會有人送齋飯進來囉！」（想到能吃到蓮雲寺的齋飯，就高興的不得了。）但見媽媽並沒有回答，心想定是如此，誰知道隔天媽媽說：「閉關要斷食。」聽了差點沒昏倒，但既已答應，就不能不去，好比答應要朝山、燒蓮花元寶，回向給冤親債主，即使心想也要去做。生平最害怕的兩件事，就是見不到家人和沒吃飽，沒想到閉關斷食都會發生，但也還好的是媽媽會和我一起閉關斷食。

拖著段考前每天熬夜很累的身體進了菩提樓，只想趕快洗澡睡覺，晚上走廊沒開燈，什麼也看不到，進了房間，環境很清幽，擺設簡單，

一套桌椅和木板床，床上連鋪個墊被也沒有，讓我很放心，因我睡軟床墊，會全身痠痛，洗完澡就呼呼大睡，一覺到隔天早上吳媽媽來巡房完，還繼續睡到十一點才起床，開始了閉關斷食的七天。

第一天念書效果不甚佳，不如預期般的可以看個不停，但與家裡念書效果，相較之下，實在好太多了！晚上十點半，吳媽媽巡房，並給我一杯蘋果汁，我狼吞虎嚥的喝完，因為斷食對我這個食量大如牛的人來說，實在是無法接受，而今早起床，肚子就叫到下午五點，後來就不叫了，想必是胃也知道除了白開水還是白開水，於是就罷工了！

第二天、第三天，腸胃都很乖，都不吵著要吃飯，念書、洗澡、等候蘋果汁的到來，如此而已，也熟悉了這裡的環境，我住的房間是窗戶面對山坡的，也就是無法看到蓮雲寺和朝山的人們。菩提樓朝暉夕陽，早晨鳥兒千嘯不窮，白天蟬聲百叫無絕，空氣好的不得了，七天只清了兩次鼻屎，而且都是白色的，除了早晚課的時間，會聽到吳媽媽拿麥克





風誦經聲，其餘時間就連一根針掉到地上，也聽的見，不過晚上的聲音就多了，蟲聲唧唧，倒是沒聽到蛙叫聲。

第四天喝了蘋果汁，過了一個小時，拉了一點蘋果汁出來之外，身體都還不錯，不會上吐下瀉。第五、六、七三天，真的讓我把心靜下來，思索過去的種種，和今後要如何改進自己的言行舉止，太上感應篇說：「禍福無門，惟人自招。」還有「天地有司過之神」，頭上有三台北斗神君，身中有三尸神，隨時在紀錄人的行為、言論、甚至心念，我才突然瞭解，平常是不是因學校老師哪裡不好，就常說很想打他，或是碰到不順己之事，就口出惡言罵髒話。所以夢境中常常出現我在打人。我並不是因身體不好，而來菩提樓閉關，但菩薩卻讓我知道了最該改進的地方，似乎不只是成績，還有平常最重要的小事情，最容易被忽略的大事！把思緒理清楚，才能開始念書，迎接高三。

求學子 九十六、七、二十三

相信你自已

這三年煎熬的過著，看似沒有結果，但實質上卻豐收了自己。很多時候，人在不同的階段，會有不同的心理狀態，及所要面對的困難。死心眼、固執是現代人的通病，包括我在內，當我掉入泥濘不堪漩渦中，才發現原來自己是多麼死心眼，什麼都看不見，也聽不到，鑽牛角尖的轉著問題。應該說：「看你摔的多重，就有多痛！」心中只有：「爲什麼我走的那麼辛苦，而周遭朋友卻是那麼順遂，一路高中到名校，開心交男朋友；我只是想考上心中的期望『藥學系』，爲何都沒辦法？」

在唸五專時，就有想插大的念頭，這應該是我長遠的目標，一畢業，學校同學都在考執照，而我卻投入私醫插大的道路上，一埋首就是二年，一切從零開始爬，慢慢的爬，一點一滴累積過去的不足，這時我接觸到蓮雲寺，每月第二、四週假日，都會跟媽媽到蓮雲寺參加水懺共修，雖然只是帶著一顆心，腦子裡沒任何想法，跟著大家一起大聲唸著





經文，耳中傳著共鳴聲，莫名的寧靜，洗滌我內心的穢氣，讓我平靜的休憩。

準備私醫插大的後半部，我越來越不快樂，搞到無法面對自己，期望自己是實力很強的高手，但離考試越近，越錯誤百出，書怎麼讀都趕不上平常安排的進度，一切都打亂了，我慌了、哭了，平常在公車上我都會唸書，那時每上車卻只望著窗外，不停的掉眼淚，腦子裡一直盤旋著：「爲什麼我那麼努力，還是這樣？」昏暗的公車，抿著嘴，任憑眼淚不聽使喚的流下，宣洩著一天壓抑的情緒，當車快到家時，擦乾眼淚，回家繼續看書，不敢讓爸媽知道我哭過，畢竟是我選擇走插大的道路，即使辛苦再難過，也不想讓他們擔心，就這樣硬撐著，不知這樣反覆覆的情緒，持續壟罩著，會使我生病。就這樣考完了試，現實的結局是殘酷的，淺面的結局不是成功，就是失敗；失敗了結局，結局不理會過程。

我封閉了自己，敏感的像隻刺蝟，心中如不平衡的天平，負面的想法逼著我到角落，原本樂天的我都不見了，菩薩可能看到我的無助，派了一個心理師吳媽媽幫助我，真的！很感恩菩薩，在我人生關卡中，安排著貴人，伸手拉了我一把，不然我不知在漩渦中還要轉多久，吳媽媽讓我啓動面對真實的自己，設法去打破深根的思緒，經過一番努力，慢慢心裡有了起色，我想回歸原點考執照，但離專業也有段時間，所以在家中閉關準備執照考，近一年的時間，這當中心情起伏不定，說真的很辛苦，旁觀者只知道我一直在考試，耗了三年，結果任何考試也沒考上，而真正促使我往前大大邁進，是去蓮雲寺朝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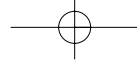
說真的，在這裡真的很感謝爸媽，不管我在怎樣的困境中，他們都默默支撐著我，如果沒有他們的力量，就沒有重生的我。而朝山是媽媽最先接觸的，每天一大早，媽媽都會去蓮雲寺朝山，我不禁佩服媽媽的精神，每天一大早起床，而且不是用走的朝山喔！三步一跪，沒錯！感





覺得很辛苦吧，有次一個機會下，媽媽跟吳媽媽聊起了我，吳媽媽想跟我談談天，我一聽很興奮，這是無比的榮幸！二話不說，一大早就跟媽媽去蓮雲寺朝山，我帶著一顆心，三步一跪，從山下慢慢朝到佛祖的面前，心想：「我也做到了耶！」說真的，當實際去做就不覺得辛苦，站在看台上擦著汗，看著晨曦，有種說不出的滿足及快樂！朝完山後，滿心期待著跟吳媽媽聊天，吳媽媽散發出一種靈性的智慧，讓我不知不覺滔滔不絕講起自己的過去，講了講，哭著哭著，彷彿在告解似的，沒錯！大家都在跟我說同一件事，只是我還沒突破問題的核心，經由吳媽媽的分析開導，似乎我開竅了，點破了我所要面對的問題，還幫我打氣說著：「就相信你自已呀！」並鼓勵我有空就跟媽媽來朝山，謝謝您，吳媽媽！

山裡的風，徐徐的吹著，樹葉不約而同的共鳴著寧靜；抬起頭來，吸了一口氣，那是自然的芬多精。緩緩的，一步一步的，身軀五體投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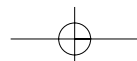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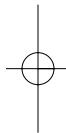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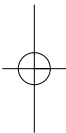
的臣俯在大地上；陽光普照，金色的灑在背上，心中感恩著菩薩給我的
一切；只有『空、寧、靜』洗滌著貪嗔痴，仔細體會著朝山給我的啓發
是什麼？有位長者跟我說的：「縮小那個我，當跪著臣俯於大地時，已
經拋下那個我，真誠的交出自己給大地。」在考執照期間，持續著朝
山，終於找回了最初努力的動力，不慌不忙的認識自己。九十八年的七
月，我突破了，考上一張執照，並且也順利找到一家診所做復健師，雖
還要考一張執照，但意義對我很重大，因此我的人生彷彿重生般的過
著，好久沒有發自內心的快樂及踏實！

一路走來，體會到我所做的努力，不是爲了別人對我的期待，更不
是別人給我的批評，而是爲我的理想去實踐，那才是動力。所以當你突
破迷失，及所見的一切，就是自我的戰勝者，相信你自己。

佩佩 九十九、二、二十六



相信你自己





生活點滴

大環境的改變，讓我提前在九十三年一月作人生的生涯規劃『退休』。退休後，把家中的藏書，重新整理閱讀，見到一本『如何消除業障』的善書，詳細的閱讀，內容豐富真實。

九十四年六月兒子大學畢業，未找工作，整天痴睡，我很擔心兒子的憂鬱症又復發，不知如何是好？先生也因此提前於九十四年八月十六日退休，爲了解決兒子的問題，要求先生開車載我到蓮雲寺參訪。在佛堂拜訪到張師姐，說明來意，並告訴張師姐：「兒子在建中高三下，最後的三個月不進教室上課，得憂鬱症，如今兒子大學畢業，未找工作，整天痴睡，我非常害怕兒子又重蹈覆轍，舊病復發，」師姐鼓勵我：「來蓮雲寺參與共修或朝山。」當下我決定依照張師姐的話去做，水懺共修日當天，我認真的朝山上來，朝到佛堂外面時，抬頭一看，咦！那不是高中同學呂師姐嗎？頓時讓我想起這本『如何消除業障』是

呂師姐跟我結緣的。記得當初她送我這本書時，因工作關係，每天朝九晚八的在銀行工作，銀行原本是以人工作業，在轉換E世代電腦化後，更無暇閱讀，真是後悔錯過了好寶藏。和老同學敘舊談及兒子的近況，她熱忱的教導與鼓勵著我，並且每月水懺共修日，還親自開車接我一起參加共修與朝山，使我信心十足，而為自己和兒子各立了『冤親債主往生蓮位』，立位後，漸漸的兒子身體健康有著明顯的進步，因此在九十五年四月也為兩位女兒各立了蓮位，因先生很『鐵齒』，所以就剩他尚未立蓮位。九十六年二月某個晚上，一隻蚊子轟炸我整晚無法入眠，次日午飯後，睡意正濃，小睡片刻，先生突來的雅致，硬要我陪他到屋後公園摘野生番石榴，冥冥中就有一股力量使我無法起床，他只好獨自出去，在朦朧的睡意中，我卻有一種預感他會跌倒，果真不出我所料，事隔二十分鐘後，只見他一拐一拐的走回來，真的跌傷了腳踝。事後，老同學提醒我說：「你們家中就只有妳先生未立蓮位。」想想也對，就幫





他及無緣的嬰靈立蓮位，沒想到先生的身體很快就康復了，我趁機向他表明：「已在蓮雲寺幫你立了『冤親債主往生蓮位』，有空可以去看看牠們。」水懺共修日我要求他開車載我上山，他竟義不容辭答應，這樣我就不再用再麻煩老同學，感恩佛祖加持及冤親債主慈悲的幫忙，我才能有殊勝的因緣來蓮雲寺共修。

我常鼓勵女兒要精進做功課，有空多持大悲咒、普門品等等經書。經云：「教持圓滿神咒，永離惡道，得生佛前，無間重愆，纏身惡疾，莫能救濟，悉使消除，三昧辯才，現生求願，皆令果遂。」九十七年，二女兒在三寶佛加持與冤親債主的幫忙中，半年內連續考上兩個公職，真是有願就有力，心誠則靈，由此可知，只要一心虔誠懺悔、精進，往昔所造罪業均可消除，只要所求正當，均可滿願。

『蓮雲寺』是地靈人傑修持的好地方，非常殊勝的道場，沒有功德箱，也無須打齋，大部分的人都是看到『如何消除業障』的善書，慕名

而來。『張師姐』是蓮雲寺的大家長，平易近人，爲人熱忱，有一顆赤子之心，寬宏的氣度，爲每位來寺的大德們，分析、解開心靈上的問題。她常說：「佛菩薩是我們的精神支柱，但身體的健康，還是要靠自己保養，首先要從飲食方面下手，所以研發很多天然食品，如梅精、梅汁、養生梅、梅肉果膠、麥芽膏、黑豆醬油、胚芽豆漿、豆腐乳、木瓜酵素……等等食品。」我曾因工作關係，似如職業病，雙手末梢神經會麻，當初來寺共修時，雙手合掌誦經時，會麻到不能長久雙手合掌，蒙張師姐推薦木瓜酵素，我買了六瓶回家，晚上睡前喝，很神奇，飲用後有明顯的改善，雙手不再發麻。感恩能夠因緣具足在蓮雲寺非常殊勝的道場裡共修，更要感恩每次共修日開車載我上山的先生，及共修後送我下山的徐師姐及其他的師兄、師姐們，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功德無量。

張師姐 九十八、二、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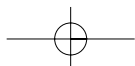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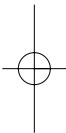
朝山的殊勝

朝山真能所求如願嗎？如果沒有的話，爲何每天有那麼多的人在朝？那些人是阿呆嗎？我心想：「不管如何？就當成是最好的運動，又可全身拉筋，好像是在練瑜珈哦！又不用花錢。」於是我就這樣投入朝山的行列。每次一朝完回家，全身輕鬆無比，膝蓋雖有點痛，可是精神百倍，再加上又有美好的景色，新鮮的空氣，免費的芬多精，供我們吸收，桂花香撲鼻而來，令人非常愜意，忘了疼痛，沒想到這一朝至今已四年多，雖然我朝山的趟數非常少，有時只有一、兩、三趟，最多一天朝六趟而已，卻有意想不到的收穫，令我非常訝異，原本出門一定要戴墨鏡，現在不用了，而我的雙手原本麻到連握機車的手把都困難，更何況是打開安全帽的釦子，根本力不從心，看了三家大醫院，醫生都異口同聲的說：「要開刀，才能好，否則吃藥也無效。」我怕開刀會有副作用，不如就來朝山，跟他賭呀！說也奇怪，竟然手麻的症狀好多了，



膝蓋的退化性關節炎也不痛了，尤其是腳底，痛的都難走路，更何況是爬樓梯，腰部有骨刺，常酸痛的站不直，現在也不覺得痛。以前醫生曾建議我：「最好不要爬山，不然會影響到膝蓋惡化。」可是我戰贏了，讓我非常高興；也因如此殊勝的感應，所以我立了『冤親債主往生蓮位』，立位後，脾氣改好，也不計較任何事情，而且心很平靜，不管在哪裡，做任何事，或者遇到不如意之事，心裡總會念著「南無阿彌陀佛聖號」，更神奇的事也不再跟先生吵嘴。

人嗎？就如我有這麼多的感應，卻總有不足之感，總覺得要滿意到十全十美，亦即不管再大再小的事，都想要如願，所以我還是不滿足，經常找寺裡的人抱怨說：「真的有感應嗎？」他們總會以微婉的口氣跟我說：「妳再多用心，也許就會達到妳的理想。」這就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動力，也就是把我心得的重點跟大家分享，因為我覺得每當我抱怨一次，回家之後，抱怨之事真會再度發生，這真是不信則不靈。基於如





此，我思考了之後，再用心的朝，事情真的慢慢轉機。

再說蓮雲寺的磁場，真的與眾不同，兩、三年前，小弟因岳母肺癌末期非常嚴重，專程開車載她到蓮雲寺拜拜，小弟從車上抱著他岳母，小心翼翼的把她放在輪椅上坐著，軟綿綿的頭靠著墊子，一點力氣也沒有，適逢寺裡正在梁皇寶懺共修，義工引導我們進入大殿，一起讀誦梁皇寶懺，大概約半小時，親家母終於能坐好，雙手合十彎腰禮佛，就這樣大概經過一個半小時，親家母說要上廁所，小弟要抱她去，她竟然說不用，就由弟媳與她妹妹攙扶著她走去廁所，出來後就說要到處走走看看風景，約走了半小時，就說她要回去，實在太不可思議，前後兩個小時，竟然判若兩人，經過兩星期左右，親家母就安祥往生。俗話說：「長痛不如短痛」，雖捨不得親人往生，但總比見她老人家痛苦躺在床上拖的好，願佛祖接引親家母離苦得樂，往生西方淨土。

我朝山雖趟數不多，但我卻已盡力了，沒想到卻有不同凡響的殊

勝，我偶而也會回向兒子及家人的冤親債主，所以大兒子考教師證、老師甄試等，都能在一年內順順利利的考上，成為國中正式的老師；目前三個子女乖又懂事又貼心，且都讀到國立大學，並沒有什麼不良的嗜好，家庭又和諧，這都是要感謝諸佛菩薩加持，與冤親債主幫忙。盼望有緣的師兄、師姐們，心動不如行動，慢慢的體會，或許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勝招 九十七、五、二十



朝山的殊勝



與死神搏鬥

「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識。」這句話已足我一個土生土長的台南人為何與五股蓮雲寺結緣的最佳寫照。

三個小孩陸續來台北上大學，爲了探望孩子，隔兩、三星期就和先生結伴北上，順便到北部風景區或廟宇拜拜，因龍山寺搭捷運較方便，所以常去，經常看到一群人穿著海青誦經，覺得蠻殊勝，我個人一直有個願望，等孩子大了，要找個有緣的道場，認真學佛、念經，修身養性。偶然機會在龍山寺結緣善書中，看到一本『如何消除業障(九)』，帶回南部偶而翻看，對書中提到立『冤親債主往生蓮位』，感到好奇也存疑，真有那麼好的感應嗎？事過境遷對這件事也慢慢淡忘了，直到九十五年三月十四日，我媽突然背痛非常厲害，在這之前我媽身體狀況一直很好，她常說：「我怕中風躺在床上，動彈不得，所以要把身體照顧好，免得讓人照顧很辛苦。」因此吃了中藥補身，也買了健康食品強

身，加上早上到公園運動，可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就是那天嚴重背痛，送到奇美醫院急診室，醫師診斷是心臟閉鎖不全，主動脈剝離，必須馬上開刀，否則有生命危險，而且開刀存活率只有五成，我和弟弟都嚇呆了，可是媽倒很冷靜說：「我已八十二歲，如果開刀有什麼三長兩短，也沒關係，你們都很孝順，我沒什麼好牽掛的。」就交代一些後事，我含著眼淚目送媽進開刀房，我馬上通知在台北和台中的妹妹趕快回來見媽最後一面。無常來得太快，令我措手不及，我馬上跪在地上，臉朝向醫院外面，祈求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幫我媽脫離險境，那時的我已淚流滿面，心中百感交集，我該怎麼辦？我父母沒有特別的宗教信仰，就是逢年過節祭拜祖先及中元、除夕拜拜，而我從小因鄰居媽媽教我念白衣神咒，知道有尊白衣大士——觀世音菩薩，會在人危急時適時伸出援手，度過難關，從此我深信不疑，當然也從電影、電視上看到有關觀世音菩薩感人事蹟，因此往後在人生旅途中遇到瓶頸





困難，無法解決的問題，我都會心中默念觀世音菩薩慈悲幫忙，也都有殊勝感應，讓我更把觀世音菩薩視為心靈寄託，及傾訴心事的對象。

我媽心臟開刀從晚上十一點進手術房，到隔天中午十二點多才送到加護病房，這段時間我們全家守在外面，心驚膽跳，深怕有個萬一，我們姊弟們該如何自處，因從爸爸八十三年往生後，媽就是我們重要的精神支柱，她絕不能倒下，應該是菩薩保佑，祖上積德，我媽手術順利，在加護病房住了半個月，弟弟把她接回他家，在這之前媽都獨居在老家，一個人生活，個性獨立堅強，能幹好勝，有經濟理念善於理財。爸是個忠厚老實的人，靠著微薄薪水養活一家人，媽就內外兼顧，起會、做生意、當仲介賺些外快，讓我家擁有自己房子，也為自己存一些老本，往後她生病住院請外勞的開支，全是她自己花費，沒有增加子女負擔，我媽就是有先見之明，存錢養老的觀念。

但從心臟開刀回家後，媽個性變得封閉，謝絕所有關心想探病的朋

友，因自尊心強，不願朋友見到她的病態，更因缺乏安全感，或是被突然開刀嚇傻，晚上都要求我陪她睡覺，更嚴重有憂鬱傾向，看精神科吃藥並無效果，半夜起床來回走動，或敲弟弟的房門，有時像發狂似的亂打人，神智有點混亂，躺在地上不起來，追打隔壁家的狗，甚至衝上鄰居二樓，種種怪異行爲，令我們束手無策，折騰了好久到醫院照腦波、核磁共振，做種種檢查，最後才知是得了老人癡呆症，這一段心路歷程，讓照顧的人很辛苦也心痛。爲何開刀之後變成如此後遺症，弟弟帶她求神拜佛，甚至想到跟爸爸的風水是否有關，請地理師把原本爸土葬撿骨進塔，林林總總，我們身心俱疲，不知如何是好，突然讓我想到蓮雲寺立『冤親債主往生蓮位』的念頭，是否可以幫助媽媽，因她自閉整天躺在床上，吃了睡、不愛活動，且很固執不聽勸告，體重直線上升，變得非常胖，我想也是媽媽日後會中風的原因之一，這就是我決定到蓮雲寺的因緣。





民國九十九年（五月九日）的母親節，應該是從我懂事以來最具有意義及印象深刻的母親節，因為那一天我來蓮雲寺立了我和媽媽的『冤親債主往生蓮位』，也因此就和蓮雲寺結了不解之緣。從六月初至今每逢星期五下班就趕火車北上，星期六搭六點捷運趕到北門站轉三重客運到蓮雲寺，只爲了要能多朝幾趟山，第一次朝山碰到下雨天，穿著輕便雨衣，背包裡帶著媽媽的衣服，走三步就跪下去，額頭著地，脊椎和兩手伸直，在這之前我完全不知道如何朝山，但爲了母親，任何事只要有人告訴我可以幫我母親脫離險境、恢復健康，再苦再累我都會去做。因爲五月三十一日晚上七點，弟弟電話通知我，母親腦中風在奇美柳營分院加護病房，昏迷不省人事，醫生爲維持生命力，已做鼻胃管及插管幫助呼吸。宛如晴天霹靂，我六神無主，不知所措，趕到醫院，看到母親蒼白的臉、兩眼緊閉，身上插滿管子，頓時眼淚不聽使喚的流，怎會這樣？老天爺！您不能帶走我媽。雖然我也是佛門弟子，深知緣起緣滅，天下

無不散的筵席，但躺在病床上是我摯愛生我養我陪伴我五十八年歲月的老母，我不捨，萬般捨不得，我還有好多話要跟媽媽聊，身為長女的我，跟父母的緣份特別深，很晚才結婚，從未離開故鄉，媽一直是我傾訴心事的對象，先生因工作關係，經常不在家，幸好媽幫忙照顧三個小孩，讓我在職場上無後顧之憂。老大是媽最疼的外孫，現是住院醫師，事發隔晚下班趕高鐵南下探望外婆，又搭最後一班回去上班，因晚上碰不到醫師，借護理紀錄翻閱一下，並詢問相關病情，告訴我：「外婆要醒過來，需靠奇蹟。」因為右腦一大片栓塞，且高齡八十六歲，血管鈣化，連治療媽的女醫師都告訴我們：「西醫目前對中風的療程僅能至此，你們可尋求中醫或宗教的幫助。」我請三天假在加護病房外守著，等可以探病的時間再進去，我在媽耳邊跟她說：「您一定要好起來，自己要勇敢撐過去，菩薩會加持保佑您平安，您要念阿彌陀佛。」也試著用手撥開媽緊閉的雙眼，卻看到無神的黑眼珠，讓我更加傷心難過，不





行！我不能坐以待斃，腦海中閃過蓮雲寺『如何消除業障』書中提到一些殊勝的事蹟，當下我打電話請教師父：「如何幫我媽度過難關？」師父告知我：「最好的方式就是朝山，可是你住南部不方便。」不管如何我一定要救我媽，她對我恩重如山，百善孝為先，重要的一點，也是我痛心疾首的，媽在昏迷中不知她在六道輪迴中會墮入那一道？我衷心懇求菩薩憐憫，讓媽能去好的地方，所以從六月第一個星期六到提筆寫這篇「我媽生病與死神搏鬥過程」七月的第一個星期六，每星期週休二日，我都在蓮雲寺渡過，感受特別的磁場有如芬多精加持，尤其張師姐平易近人，和藹可親，指點迷津，如沐春風，三昧水懺、梁皇寶懺中唱腔聲調餘音嫋嫋，有如黃鶯出谷般，讓人永生難忘。

從進加護病房到第十天，我媽眼睛睜開，我欣喜若狂，第一個打電話告訴兒子：「外婆醒了。」先生向我恭喜，因他知道我去朝山，也要感謝他支持，讓我為母親的健康而疏忽家庭，更在夜晚十二點多開車至

車站接我回家。

媽的主治醫師一直要我弟弟簽氣切同意書，這是痛苦抉擇，救與不救陷入兩難，如果媽一直昏迷無意識狀態下氣切，猶如植物人般，活得毫無尊嚴。六月十二日在朝山的當中，突然想起我這樣朝山功德迴向，速度可能太慢了，因我媽意識尚未清楚，於是我就到地藏王菩薩前擲筊請示：「除了朝山外，是否可以請教師父有無其它方式，可以幫忙我媽恢復意識、自行呼吸？」結果三個聖杯，隨即請教師父：「除了朝山外，有無更好的方法，幫我媽早日康復？」師父建議我為母親做加堂水懺，功德迴向我媽的冤親債主，就在明天星期日(十三日)下午共修圓滿後，接著加堂水懺。做完水懺回南部，星期一打電話問弟弟媽的病況，弟弟那頭語氣急切掛電話，告知我：「我要醫師幫媽做氣切，因媽不僅眼睛睜開而且意識清楚，問她問題可以用點頭、搖頭、舉手反應，我不能見死不救。」我終於鬆了一口氣，我媽有救了。雖然我現還在為我媽





度第三關（自行呼吸、脫離呼吸器）而努力朝山、誦經、拜懺，但我有信心媽一定會康復，蓮雲寺的諸佛菩薩會慈悲幫忙，高抬貴手加持保佑。

為求媽早日康復，脫離呼吸器，我頂著大太陽，汗流浹背，汗水滴到眼裡，睜不開眼睛，流到口裡是鹹鹹的味道，像苦行僧一樣一步一步認真加速朝山，累到自己得了膀胱炎。在六月二十六日午餐時，我坐到張師姐身旁，請她給我一些建議，張師姐聲調柔和的告訴我：「朝山、誦經、念佛、拜懺都是很好的功德，不要急，要自在寬心、慢慢來，更不要起煩惱心，妳已盡了全力，要先照顧好自己，才能幫助媽媽，妳媽有妳媽的因緣，要隨順因緣，常做觀想請諸佛菩薩做主，妳媽累世的冤親債主慈悲幫忙，大力相助、高抬貴手，就有意想不到的感應。」

再說一個小秘密，這是我個人的心得。真的不要放不好的磁場，就如我看到媽媽心臟開刀之後，整天躺在床上，吃了睡，體重直線上升，心裏直滴咕，那天一定會中風，再加上媽媽心裡有『中風』這兩字的陰

影，這下不就真如此，更也許是我心裡總覺得毛毛的，趕在媽媽中風之前幫她立『冤親債主往生蓮位』，才能如此奇蹟的一關關的過。

這個月我好像置身在一個溫暖的大家族中，好多的師兄、師姐給予關懷問候、協助幫忙，讓我由衷感激，真的謝謝您，在我孤軍奮鬥求助無門當中，更有勇氣、毅力、恆心，繼續為我媽的健康努力精進。相信我媽媽一定會康復的。

蓮怡居士 九十九、七、三





神奇的頭痛

以下的故事可能會讓你覺得有些匪夷所思，但卻是我人生真實發生的事，絕無半點虛構，內容很長，如果你願意，請耐心的將它看完，希望可以帶給你一點啟發與幫助。

二十三歲的我，剛從彰化師範大學畢業，目前正在一所完全中學實習，是個實習老師；也是個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年輕人，總覺得事情都要依循科學的方式來解決，尤其是讀經、念佛、拜拜是媽媽輩的事，跟我無關，但事與願違，一切在我大三後開始有了不一樣的變化。

九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屏東大同國小畢旅的回程中，發生嚴重的車禍，那時爸爸就坐在摔落山谷的那台遊覽車上，下午五點多，我正準備坐火車從彰化回屏東時，接到媽媽打來電話說：「爸爸他們發生車禍了！」當時以為只是小車禍，回家看新聞後，才知道原來那麼嚴重，許多小朋友都受傷，甚至喪命，看了真的很難過，可是不幸中的大幸，爸

爸居然只有輕傷(擦傷)，是這次車禍受傷最輕的，他幸運的在車子未滾落山谷前，就被拋出山邊坡上，更神奇的是他放在上衣口袋中的手機，居然沒在爸爸被摔出車外時掉出去，讓他可以立即用手機求救。回想在大三寒假即將結束時，收拾著行囊，準備回到學校帶營隊，說也奇怪，就在準備上遊覽車出發至活動場地——東勢林場時，突然一陣頭痛，而且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在遊覽車上十分難受，但是在遊覽車上休息後，感覺就好了一點，所以並不以為意，此後的幾天，也沒有發現什麼異狀，但奇怪的事又發生了，我的頭常莫名的劇痛，雖是間歇性的，不過痛起來真是要人命，很想去撞牆，那時自己也笨笨的，以為該不會是腦袋裡長了什麼東西，還是我得了偏頭痛，不然怎麼會這樣，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看過醫生，也看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只好死馬當活馬醫，吃藥只是心理上的安慰，對病情根本毫無幫助，而爸爸出事的那天早上，我是被頭痛給痛醒的，甚至到下午四點多，眼皮還一直跳。喔！原





來我的頭痛根本就跟『生病』扯不上關係，竟然跟爸爸車禍扯上關係，因為爸爸痊癒後，我的頭也不再劇痛。為何爸爸車禍會跟我的頭痛有關呢？這從醫學或科學的角度，是找不到答案的，也許這是個預警，或是所謂『父女共業』（我幫爸爸分攤風險，減輕爸爸受到的傷害），或是因媽媽常到台北蓮雲寺共修，菩薩慈悲大事化小，可見我的『頭』早就預知，會有重大的事件要發生，只不過自己呆呆的，根本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經過媽媽請示菩薩之後，才了解事實的真相，找出頭痛的原因，果真父女共業，此後我過了一段平靜的日子：。這真是讓二十世紀年輕人的我，不知該說什麼呢？畢竟這種事情，太不合乎邏輯！

直到大四寒假即將結束，正準備回學校上課時，我的頭又突然痛了起來，痛到我去撞彈簧床，以減輕痛苦，那種感覺真是難受到快抓狂，後來媽媽幫我按摩頭後，感覺有好一點，所以隔天就回學校上課，哪知道開學第一天，我的頭又痛到要撞牆，幾乎沒辦法去上課，但是又不能

第一天就不去上，所以只好先打電話向媽媽求救，媽媽說：「我會打電話給吳媽媽（張師姐），拜託她幫忙。」我只好硬撐著就去上課，直到十一點多才比較好，因為那個時間剛好是媽媽聯絡上吳媽媽請她幫忙，但是媽媽說要我：「星期五上台北，一定要去蓮雲寺一趟，不然這樣只能治標，無法治本。」本來是非常堅持要趁『二二八』三天連假，回家休息的，但是迫於現實，只好聽媽媽的，媽媽還專程到彰化來接我一起上台北，當晚就到蓮雲寺找吳媽媽處理這件事，原來我這次頭痛是因為宿舍有緣的眾生找上門，才會覺得不舒服，當得知此答案時，當場還真有點傻眼、不知所措，有緣的眾生說：「我們很苦，而且得到的功德很少，要你幫忙我們。」到此時才知道原來我的磁場離我『看不到』的世界很近，且很容易接收到『冥界』的訊息，還有我居然是『渡化眾生』的命格，乍聽到這個訊息時，真是有種不可思議的感覺，然後就在想：「現在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我的人生似乎在一瞬間，有了很不一樣的發展，





原來世上還有很多事情是我不知道的。如果今天在我身上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大概也會覺得這該不會是騙人的吧！畢竟現代社會上，有不少神棍在騙吃騙喝，但是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如此千真萬確。」在我了解頭痛的原因，及透過管道與眾生溝通後，頭痛就不藥而癒了，且屢試不爽，因此要不信也難，所以在認清自己的使命後，就開始認真讀金剛經（因為吳媽媽說我很適合念金剛經），有空就利用假日，跟媽媽參加三昧水懺共修或梁皇寶懺共修，雖然很辛苦，但是卻可以讓心靈感到很平靜，暫時忘卻煩人的事務，可以幫助很苦的眾生，生活也比較平順，像我大二到大三都有抽中宿舍，還有被抽中過高雄布魯樂谷『一人中獎，全班免費』的活動。我覺得參加共修是蠻有意義的活動，不過是真的要有意志力，因為有時誦經會誦到覺得很累，然後就一直想睡覺，那種睏真不是普通的睏，那時就要想辦法讓自己醒過來，這樣才能突破障礙，繼續往前邁進。

我在蓮雲寺參加共修時，曾有兩次發生很特別的經驗，一次就是處理宿舍有緣眾生導致頭痛問題，而來蓮雲寺參加水懺共修，念到下卷的佛號準備要跪拜時，突然有種四肢被定住的感覺，但我還是堅持到底，繼續跟著大家一起跪拜到結束，令人印象深刻的感覺，後來才知道原來是菩薩在加持，而且眾生也很高興的來參加共修，雖然我不太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不過這一切經過卻是事實，但還是覺得很神奇，畢竟這種經驗是第一次。另一次是九十五年十月份參加梁皇寶懺共修，不知為何鼻水會流不停，自以為是感冒，但是在搭車前往台北時，還都好好的，難道是吹太多冷氣的關係，在誦經時鼻水根本是流不停，邊誦經邊擦鼻涕，鼻塞到有點快不能呼吸，非常的痛苦，後來才知道原來是眾生需要功德，而我卻不知道要迴向給祂們，所以才會這樣。我趕緊將功德迴向給祂們之後，鼻水就再也沒流過，這樣難以解釋的現象，讓我更加相信有些事情是不能鐵齒的，真是應驗了『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這句





話。

以為我的故事到此結束了嗎？可惜沒有，過了大段平靜的日子後，九十五年十二月中旬，正在學校工作著，突然頭又開始痛，那時心想：「該不會又有什麼事要發生吧！」就在頭隱隱作痛著時，突然心有所感：「難道是實習學校裡的眾生找上我了？」但又覺得可能是自己想太多了吧！不過最後還是請他們到蓮雲寺聽經聞法，或許是我做得不夠好，所以在這段期間，有時頭還是會痛，等我到蓮雲寺參加共修時，請示菩薩才發現：「真的是實習學校的眾生想要功德，但因自己尚自身難保，所以才會因他們的接近而頭痛。」後來經過溝通協調的結果，就是：「參加水懺共修的功德迴向給他們，希望能幫助他們早日脫離苦海，也可讓自己免於頭痛之苦。」然而事隔不到幾天，十二月底參加返校座談時，悲慘的頭痛又發生了，當時我坐在系館的二樓跟同學聊天，聊著聊著忽然頭又痛了，而且一發不可收拾，本來肚子已餓得咕嚕咕嚕

叫，正準備要大吃一頓，這下可全都泡湯了，渾身不舒服，還頻頻跑到廁所吐，眼看就要跟教授座談，狀況還真是無敵的糟，只好先打電話給媽媽，媽媽叫我先觀想，然後她再求救於吳媽媽，但是情況似乎沒有好轉，因此當下決定直接打電話麻煩吳媽媽，以快要虛脫的聲音跟吳媽媽通話，告知我目前的狀況，吳媽媽在電話教我：「妳告訴校園內的眾生，請祂們先到蓮雲寺聽經聞法，我知道你們很苦，但是我色身沒辦法前去參加共修，請你們大發慈悲，讓我身體可以受得住，請你們先行前往，有機會我一定會去參加共修。」於是我就坐在系館頂樓旁的小花園中，照上面的話再說一遍，可是有股莫名的悲從中來，不知不覺流下眼淚，我想：「這應該是看不見的眾生們處境堪憐，所以也讓我感受到祂們的痛苦吧！」不過哭完後，感覺有好了一點，甚至吐一吐也較舒服，那天中午就這樣淒涼的度過，跟教授根本無法好好的晤談，因我一直跑到外面吐，對教授蠻不好意思的，但是沒辦法，既然遇上了，不吐也不





行，否則下午的座談，根本就沒辦法參加。非常感謝吳媽媽的幫忙，那麼關心我的狀況，而且每次都要麻煩吳媽媽，真不好意思！不過這次的經驗是我有生以來最難忘的一次，真是差點連膽汁都要吐出來！

返校後的兩個星期中，陸續還有頭痛的現象，心想：「或許是有緣的眾生需要有人引導祂們，去蓮雲寺修行。」所以就觀想請祂們先去聽經聞法，然後就再去廁所吐一吐，想說吐完後又是一條好漢，可是這樣的現象卻三不五時會出現，只是頭痛嚴重的程度不一，幾乎都要吐過才會比較舒服點，而且只要頭痛後就不能吃東西，不然就是吃了又全吐光，那時覺得胃應該快要爛了，明明肚子很餓，但弄到後來，卻食慾全失，不然就是吃了又無法消化吸收，最後只能自我安慰，這樣算是免費的減肥！

原本認為頭痛應該不會很嚴重，但九十六年一月四日這天，本來都很健康的上班，怎知在接近下班時間，頭又開始劇烈的痛，馬上觀想然

後，就衝到廁所吐，但是卻沒有好轉的跡象，只好一直忍著痛苦，先騎車回家，等到媽媽一回到家，再也受不了的告訴她：「我的頭好痛啊～～！而且這兩個星期常發生。」媽媽覺得這樣不行，馬上又打電話到蓮雲寺求救，不過電話是吳爸爸接的，他留下我們家的電話，請吳媽媽有空時回電。過了一會，吳媽媽回電，遇到救星出現，媽媽馬上叫我去聽電話，這也是為何這篇文章會出現的重要關鍵，當時吳媽媽告訴我：「妳把這些時日內，親身經歷之事，寫成文章跟大家分享。」我聽了之後說：「好。」就這樣我頭的劇痛頓時消失了，整個人的精神馬上好轉，令人覺得太奇妙了！用過晚餐之後，我開始回憶，並用電腦打了下來，原來是我有一個需要將自己真實的故事，散播出去的任務，以期讓大家了解到佛法的不可思議，及提供年輕人可以前去修行的道場，讓大家知道有許多苦難的眾生需要幫助，希望人人都能盡一點心力，這樣不僅能幫助眾生，也是幫助自己消除業障，以及尋求更平安順利的生活，讓自





已有個精神寄託之處。

另一神奇的事：我滿臉好幾年的青春痘很大顆，一顆一顆紅咚咚的，試過很多方法都不見效，剛好蓮雲寺的義工有做一些梅精，我請了一部份回家，每天泡當茶喝，約喝了一年之後慢慢好轉，約一年半左右就全好了。

人生苦短，應把握當下，希望大家在看完我的故事後，也能開啓你的第一步，一同來貢獻己力，我的故事是要告訴各位，有些事情它是真實的存在，卻無法以科學的角度來解釋，希望大家能以接納、學習及虔誠的心，一同來接觸佛。雖然修行之路與助人工作大不易，但我願意努力學習，盡我所能做的，來幫助有形與無形的眾生，期望有更多的人可以加入我的行列，相信也可以讓各位生活更順遂，身心更健康，社會也因為大家的努力，可以減少許多無謂的悲劇，增添更多的幸福。

久久 九十六、一、七

道不到 無間道

人生的歷練要親身體驗，才會刻骨銘心，才會有椎心的震撼感覺，不過也因為是這麼的強烈，讓我們才能改變一直以來不當的觀念、思想、行爲，而提升自己的智慧，讓『人』生活得更有尊嚴與品質。

修行的道路本來就是一條孤單、無奈，沒有對與錯的無形不歸路，張師姐常說：「要用功點，口袋裝的滿滿的(指的是功德財)，就不怕被要債(冤親債主)的清算！」我雖不是挺用功，但自認爲我也很用心(說的有點心虛，哈!)，好死不死的還是被堵到了(台語)，下面是我最爲不可思議的真實經歷，讓大家都感受一下摸不到、看不見的無間道！

第一件事八十五年發生的：以往大家斷食都會是在菩提樓，菩薩體恤我必須上班，身體又不好(嚴重甲狀腺機能抗進，已經造成心悸、手發抖、睡眠不好等症狀)，所以選擇在家斷食十天，其實我也沒很大的把握，不過爲了身體健康(我去看過醫生，做了檢查，醫院拿回來的藥我連





續吃了兩個月，增胖了好幾公斤不說，病情沒很大的改善。）我抱持著一試的心情，以『別人能，我也要能』的意志力，就開始了我的斷食營。除了不能吃東西以外，一切生活照常，早上上班，下午下班買菜回家煮晚飯，這中間當然對炒菜香，菜市場的烤肉香等等的香味，都做很大的煎熬，菩薩慈悲准許我可以吃些水果，但盡量能不吃就不吃，除了大量喝水還是喝水，不過精神還蠻好的，體力也還不錯，精彩的來了，進入第八天，兒子要我下班去幫他買東西，這家商店不在我每天回家的路上，必須拐個彎去買，遠遠的有看見路邊人家辦喪事，淺意識裡想避開它，就又多轉個彎，買完東西就回家了，隔天早上，直挺挺的身子就是爬不起床，可是尿又急，連滾帶爬的才進去浴室（我發誓絕不誇張），天旋地轉，想吐又吐不出來，想拉也拉不出來，完了！那天老公才罵說有東西不吃還斷食，今天真的出了狀況的話，要被罵死了，第一時間趕快撥電話給張師姐，告訴她狀況，她悠悠地說：「你昨天去哪裡了（心裡想我



都快死了，你還問我昨天去哪裡？」便將昨天的經過告知她，她叫我趕快觀想：「請昨天遇到的眾生慈悲，到蓮雲寺聽經聞法，我有空會到蓮雲寺共修。」當下我從電話聽筒聽到她說的每一個字時，本來是全身冰冷冒冷汗，竟然是從身體的末端慢慢的熱起來，煞那間我像沒發生事一樣，『道』到了，哈！我又回人間了，而且還把剩餘的兩天挨過，完成斷食壯舉，所有甲狀腺的症狀都消失了，一直到現在，醫院回診所驗出來的數據，都在正常指數。

第二則『仙』事，九十一年抽空陪老爸出國，去的國家是越南。越南是經過好幾次戰亂的國家，有好多的地方都還未開發，到處走走，也沒什麼特別的怪異，倒是有幾個很大的鐘乳石洞，讓我覺得起雞皮疙瘩與恐懼，裡面自然形成的小湖就是一面鏡子，它會把上面的鐘乳石照成倒影，而每個鐘乳石的形狀，在我眼裡看來都像隻異禽怪獸，裡面的燈光昏暗，讓我超不舒服，頓時覺得整個人變得非常的渺小，有如被一群





比我大好幾百倍的怪獸所圍繞著，只好加快腳步，頭低低的趕快走完。還有他們有一個博物館，裡面展覽他們人民被幾個國家侵略時，士兵用各種不同的刑具，肆虐的情境，經過這些刑具時，很難不去想像當時的現況，這時又不舒服了，幸好幾天就回家了，坐上飛機，當飛機起飛後，耳朵裡痛到不行，本以為是氣壓的關係，過些時候就好了，可是一直到隔天，耳鳴還是沒好，心想：「好幾天沒買菜，硬著頭皮也要去。」摩托車騎到市場下車，竟像喝醉酒一樣癩右癩左，我沒辦法走路！我嚇壞了，菜也沒買，只好摩托車騎很慢的回家。又來了個『天旋地轉』，整天行屍走肉的，我又拿起電話求救了，說也奇怪，電話那端張師姐說完了電話（你們可知道她回我的台詞，總是那幾句；請眾生到蓮雲寺聽經聞法等等，可是卻很好用。），我耳朵也不痛了，手腳的溫度回來了，可是還有點不舒服，隔天經張師姐加持一下，那個晚上真像生一場大病痊癒後的疲憊，睡的真舒服，祂們又還回我了，夠慈悲，阿彌陀佛！

九十七年五月份的第二星期天，是偉大的母親節，承蒙小叔看得起，還有小孩子們的孝心，請我到淡水吃飯，兩天的梁皇寶懺共修下來有點累，再加上有點感冒，真不想去，但爲了不掃大家的興，離開蓮雲寺後，我們去淡水海邊吃飯，它是一個連招牌都沒有，又偏僻的餐廳，旁邊還有一個小小土地公廟，一路上暗暗的，吃完飯後回小叔家，他們幾個快樂地去打牌了，而我呢？開始發燒了，硬撐到他們結束，回家後連澡也沒洗，就往床上一躺，不省人事，等醒來時已是隔天的早上，發燒沒退，胸口悶到不行，咳嗽咳到整張臉都漲紅，心跳一百二十，血壓一百五十七，嚴重的感冒現象，下床走起路來是輕飄飄的感覺，心想祇是去吃頓飯而已，盡量不去往『那塊地方想』，於是把家裡現成的感冒藥吃了，就這樣躺了一天。自從五年前開始有更年期的症狀，每次醫生開的藥都是賀爾蒙，吃了怕癌症，不吃身體又難過，於是我選擇去練瑜珈，天天做運動後，所有的症狀都慢慢的改善，也很少感冒，已經很久





沒看醫生，整個晚上都沒合眼，除了喝水外，一點食慾都沒有，但勞碌命的我，還是把每天要做的家事，以最緩慢的速度把它完成，卻已經是喘到上氣不接下氣，結果第三天早上，就這樣昏倒，臉頰撞到地上就瘀青，幸好孩子們還沒上班，送我到醫院。醫生說我：「是更年期症狀、甲狀腺症狀……。」我真的聽不下去，幾天前什麼症狀都沒有啊！醫生說的這些都是慢性病，怎會一下就都來了呢？醫生是專業，我只好拿了藥，乖乖的回家吃，星期五的共修沒辦法上山，甚至星期天水懺共修，兒子幫我要請假（喉嚨發不出一點聲音），張師姐得知後，回我電話，又問了：「你去哪裡？」每次她一問這樣，我心裡就會想：『又中獎了！』電話傳來老台詞，雖然當下幾乎好了一半，但心裡還是掙扎著：「我明明是感冒，只是去吃頓飯而已。」原本請假的我，隔天還是來參加水懺共修，用力地誦完，（大概沒人發現我已生病一星期，證明這些眾生，他們也急需要功德，硬撐著我的色身，站了一整天。）因為回到家我又倒

了，又沒聲音了，突然讓我生起一個念頭：「祂們真的跟上我了。」好像就是我承認有祂們的存在，因為這一念，剎那間我又回來了，往後的幾天，我像剛開完刀生一場大病一樣，從虛弱中慢慢地復原。

再說我雖然盡量不往『那塊地方想』，但還是很懷疑，因為不管是吃感冒藥或是看醫生，不但無起色，還更嚴重。所以我把張師姐那段倒背如流的台詞，每天試著觀想幾次，還是無法改善我的身體，連話都說不出來的掛在床上一個禮拜，直到張師姐來電我再照章宣說一次，竟然好了一大半，隔天還可以整天誦經，所以對眾生說同樣的話，因不同的人而有不同的感應。雖然之前我已有感受到，但不信邪的我這次真的服了。

雖是幾次的身心折磨，除了知道自己更要多用功，好像也沒什麼其他的妙法，如此地震撼，更能提醒自己要多做，或許是蓮雲寺的地理風水真的太好了，連眾生都爭先恐後，要到蓮雲寺來修行，希望祂們能在





菩薩身邊早日修得正果，往生西方淨土，也感恩菩薩的慈悲，張師姐忘我的辛勞與努力，讓我們有一個身心靈的『健檢中心』，使我們的身心靈都能健康自在、有所依託，真的，只要你用心『天下無難事』阿彌陀佛！

彭太太 九十七、七、二十

夢見蓮雲寺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科學日新月異的時代。以醫學角度來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哪相信怪力亂神啊！而我是八十三年次的國三生，學校灌輸科學理論，萬事要有科學證明，所以我認為長輩燒香拜拜，是求心靈的寄託，有何意義！但「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人生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

九十七年某一日，三代同堂的我們，在和樂融融聊天中晚睡去，在沉睡之中，我奶奶半夜突然嘔吐(黑色的液態物、血絲)也有昏睡狀態，大家緊急送往台北署立醫院掛急診，當時都是值班醫師，醫師診斷完，就待在觀察室，過了一夜，奶奶還是昏睡狀態，護士幫我們安排病房，等施醫師(主治醫師)幫奶奶的檢查報告，在等待過程中，我們也沒有特別的求神問卜，頂多在家中佛祖與新莊慈祐宮拜拜，保平安罷了！因為之前也有相同情形的狀況，依科學角度來說，奶奶的狀況是氨指數過高而造





成的，我們當然相信科學，也用醫學角度治療，雖是痊癒，但仍保持相信三分的信仰。

在醫院待了第二天，那天早上，姑姑上班前，都會先去醫院看奶奶，看見奶奶呼吸異常，喘不過氣來的樣子，就趕緊通知值班醫師，醫師見到奶奶的樣子，就說：「要戴氧氣罩幫助呼吸。」過不久主治醫師來，又說：「需要到加護病房，因有二十四小時的護士照顧。」我們也答應，進去沒多久，奶奶的呼吸狀況並沒改善，而醫師則說：「需要插管呼吸，用鼻胃管供給營養。」就在當下，我們開始緊張，為什麼病情越來越嚴重，我們有點慌了，醫師又拿切結書跟病危通知書，上面寫著病情是敗血症和併發症，我們真的慌了，腿也軟了，六神無主，心也崩潰了，完全不知所措，心中有後悔之意，請爸爸的氣功老師來看奶奶，老師說：「聽天由命吧！」爸爸也有學習卜卦，卜卦老師的卦象顯示『還有機會，要我們拿出懺悔心祈求佛祖』，所以我們開始求佛祖，讀藥

師經、普門品，唸一百零八遍的藥師灌頂真言、大悲咒及心經，無時無刻的祈求，就在開始祈求佛祖的那夜晚，我在沉睡中夢見：「我跟爸爸到一間外表廟不像廟，寺不像寺的地方參拜祈求；那地方在一個小山坡上，路有點陡峭，進去佛祖的方位，刚好在路口的右方，前方廣闊。」頓時我就醒來了，醒來之後，我也沒多想那是什麼地方，我感覺只是一場『虛幻的夢』吧！過不久，奶奶漸漸甦醒，呼吸也穩定了，醫師說：「要把氧氣管拿出來，需要照X光片後再觀察兩三天。」照過X光片之後，醫師說：「奶奶的氧氣管還不能拿出；因為肺積水還沒好。」我聽到馬上祈求佛祖當天下午可以拿出，果真當天奶奶的氧氣管就拿出來了。拿出後也要觀察，我就再祈求佛祖讓奶奶渡過這一關，不要再插管回去，以免受苦，兩三天後，醫院打電話來，說可以回到普通病房，我們終於安心下來了，也很細心的照顧奶奶。

不久終於出院了，我們就照著當時跟佛祖所祈的願，帶奶奶到處去





還願，當天夜晚，我又夢見：「那間廟不像廟，寺不像寺的地方去還願。」醒來我也不當一回事，幾天後我在讀書時，突然靈光一閃到那個地方，我很訝異，於是就問爸爸：「那是什麼地方？」好笑的事，爸爸也不知那是什麼地方。爸爸想了一想就說：「應該是林口鳳陽寺。」我們真的到那裡去看，結果那不是夢中的地方，又到觀音山凌雲寺，結果也不是，想想大台北如此的大，從哪兒找起啊！簡直海底撈針，後來爸爸突然想到『五股蓮雲寺』，那裡已經將近十五年沒去過了，就去那碰碰運氣，是否我『夢』中的那一間寺廟，果然沒錯是『五股蓮雲寺』，只是多了階梯而已，我就進去參拜佛祖，也擲杯，問佛祖是否在夢中裡指引我來到這了！果然沒錯，真是感到奇妙。

我問爸爸怎知道「蓮雲寺」，爸爸才娓娓道來說出和「蓮雲寺」的因緣；乃因家裡雙姓祖先干擾，所以十幾年前，蓮雲寺剛出版「如何消除障業」時，和奶奶有去一次，當時草創時期，非常簡陋，讓人無法相信

是否有效，最後還是不了了之，但十幾年後，因緣際會下，卻讓我在睡夢中來到這座寶山。

離奇的是，當時爸爸帶奶奶去時，我還沒出世，出生後也不知有這一回事，竟會在我們的睡夢中遇見。事隔多年，五股蓮雲寺菩薩竟會在冥冥之中，幫助我們，引導我們，使奶奶度過難關，讓我感覺到這是一段奇妙的緣分。

我一直以為這樣一切都圓滿了，沒想到不久，奶奶又因感冒發燒不退而住院，我和爸爸趕緊上山想立蓮位，但張師姐卻建議我們：「先拿出懺悔心朝山迴向，或擲杯恭請大悲水給奶奶喝。」我們就照張師姐所說的朝山迴向，因此沒多久奶奶就出院了，一切也都圓滿，於是我們就去五股蓮雲寺幫奶奶立『冤親債主往生蓮位』，祈求奶奶的冤親債主幫忙我奶奶，使她漸漸的平安健康。

雖我們家跟蓮雲寺的因緣是如此特殊，我們的感應也如此殊勝，從





清明節前後結緣至蓮雲寺於農曆七月二十四日中元普度，雖是短短的三個月，奶奶從住院到出院，出院之後吃不下飯、晚上睡不著，到現在吃睡一切正常，甚至一天比一天更健康。但從外表看起來不起眼的蓮雲寺，我們一樣不把它放在心上，甚至更好笑的是爸爸，雖然答應張師姐普度那天要當交通組之義工，也如約定的時間，清晨五點半就位工作地點，但爸爸直到六點心裡還滴咕的想著：「這哪有幾個人，哪需要什麼交通組的義工？」六點過後情況不同了，車輛真的多了，直到九點過後，爸爸打從心裡服了張師姐，除了人多之外，普度供品之豐盛，也是前所未見的；普度供品每桌兩仟元，由張師姐代大家購買物品，購買的供品絕對是物超所值，普度圓滿供品自行帶回家。除此之外，蓮雲寺沒有功德箱，那裡很自在，可以說自在到沒有人情味，頂多見面說阿彌陀佛來當見面語，尤其張師姐她還會勸你：「不一定要立蓮位，不一定要花錢，發心來參加拜懺或朝山，感應一樣很殊勝。」也不留下姓名、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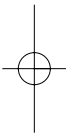


址，頓時會讓人有一種冷漠的感覺，其實那是不攀緣，讓你來去自如，自由自在，沒有約束，可說是一個『世外桃源』啊！現在我們才感覺到那份自在，真像是回到鄉下老家，不受拘束的親切感。這是我這幾個月跟蓮雲寺接觸之後，事實的感受，歡迎你也一起來感受，不要嫌他們冷漠。若諸位大德要來蓮雲寺參拜，請將你們的懺悔心帶來，才能獲得殊勝感應，因我們誠心懺悔，佛菩薩才能保佑我們，也才會解冤釋結，歡迎大眾來此結緣。

凱緣 九十八、九、二十九



夢見蓮雲寺





戲說人生

細說從前，如果時光能倒流，生命可以從來，那麼我願意以一顆渾然和氣的心，來和先生相處，更願以寬容的心量來包容他。如今懷著懺悔的心，寫下這篇文章，希望有與我相同境遇的人，能以更圓融的心態，走完這趟人生的旅程。

我是農家女，雖當時對婚姻並無嚮往，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勢必索然，我和先生曾在工廠同事過，得知他是在少年保護所長大的，後來我離開那家工廠；記得好像兩年後的一個夏天，獨自一人在街上閒逛，冤家路窄被他逮個正著，聽到有人在叫我，回頭一看正是他，本來對他並無好感，也沒印象，可是他見到我很高興，堅持要請我吃冰：「：，人與人之間的緣份，就是那麼玄，是你的能逃得掉嗎？累世欠人的能不還嗎？明明知道他有太多的惡習，清清楚楚他一無所有，當時也不知那來的勇氣，竟然編織起一場美夢，天真相著：「從小缺少家庭溫暖

的他，必然會相當珍惜一個家(我一廂情願的想法)。」回家稟告母親，母親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還特別對我說：「這個好！從小有人替妳算過命，妳會很好命。」那年我二十七歲。

結婚後，我開始計畫如何努力工作，準備儲蓄，然而那都是我個人的理想，先生並無一技之長，和我商量做小本生意，要我張羅錢，賣毛衣、賣水果，一次又一次血本無歸，把我辛勤在工廠上班領的錢都倒貼了，他有時碰到以前流浪的兄弟，便請他們吃一頓飯，讓我氣急敗壞，漸漸沒耐性，著急大吼大叫。回想當時的我沒有一點肚量，只一味的汲汲於營，他稍一失誤，我就跳腳蹬地，大聲冷言的諷刺他。我們是從兩個極端不同的環境下長大(我是在一個很有家庭觀念的環境下長大)，而相繫在一起，我對他只有苛求，沒有溫柔，沒有體諒，沒有商量的餘地，甚至沒他說話的份，一味的我行我素，這個家是我一手撐著，你是這個家多餘的份子，家庭戰爭日復一日的發生著，似乎永無寧息，我的那份





貢高我慢，從來沒有給他緩衝的餘地，他從一個流浪漢，到成家之後，對家庭的觀念，並要負擔起家庭的責任，是需要時間來調適，更需要寬宏的心量來鼓勵和包容。他做生意失敗後，我便逼他去上班，那知他習性難改，做一天的工，就領一天的錢，然後把錢花光，我又恨又急，生怕親友知道我嫁了這樣的一個「尪」，而嘲笑我，那時大女兒也要出世了，母親怕我沒人照顧，要我搬回家，剛好娘家的弟弟們也正好都去當兵，所以我就回去。

我一生和母親跟娘家的緣份非常深厚，小時候母親常對我說：「奇怪！很多算命的都對我說，妳這個女兒(指我)不要嫁，留在家裡很好。可是留妳做什麼？我已經有五個兒子了。」每次和母親去廟裡拜拜，見到菩薩就會一直掉眼淚，也有人對我說：「妳佛緣很深！」當下不懂，如今回首已苦海滄桑。

我是一個期望又一個期望，極端自私，忘了先生從小在少年保護所

長大，忘了他受到刻骨銘心的痛苦；因他和弟弟從小就被母親遺棄，那年他十五歲，弟弟十二歲，弟弟從少年保護所到學校途中，因怕遲到而闖鐵路平交道，被火車撞死，從此他集一身的痛、恨與辛酸於內心，當他娓娓向我訴說時，我不但沒有安撫他，還恐嚇他說：「你看我對你有多好，你要珍惜這個家，不然的話，我就跟你離婚。」吃他過過，對他是蠻橫、恐嚇，隨時隨地熱嘲冷諷威脅他，深信那時先生雖有個家，卻沒有絲毫的安全感。記得結婚時，我曾發誓，斬釘截鐵警告他說：「你若被我抓到出軌的行爲，夫妻關係將恩斷義絕，毫不留情。」我常常在「發口願」而不自知，還自認爲有多麼的灑脫。

我這個人對行善，也有一些概念，年輕時會去孤兒院捐獻，結婚後想繼續行善，在一次偶然的機緣，我檢到一本慈濟月刊，便和母親很高興努力參與慈濟的勸募，自以爲有在行善，有在學佛，那時的心態是自認爲「有在行善，對家庭很照顧，很有婦德。」我常思考著：「問題到





底出在哪裡，為何家庭不能圓滿？」卻屢思不解；很多時候，我們都只有想到自己，忘了別人的苦難，吝於一絲的關懷和諒解，忘了反省自己，我就這樣把一個可愛的家，弄得烏煙瘴氣而不自知，我恨先生不負責任，十幾年下來，再也不顧顏面，經常手拿菜刀，口出三字經，追殺先生，搞得左鄰右舍皆知，我更焦急著三個孩子未來的前程茫然，叫我如何擔待，我對他從沒有婉言悅色，也沒有隨遇而安，只知一味抱怨著，不知不覺中，孩子耳濡目染，心靈受到無比的傷害，後來先生經常離家出走。

七十八年弟弟們陸續當兵回來，準備要成家立業，我也想重整家園，所以把先生找回來，希望能同心協力做早餐的生意，先生很高興。小兒子七歲，我搬出娘家後，母親遽然去世，令我心痛不已，再加上生意漸入軌道，非常的忙碌，先生不肯體恤，不是呼呼大睡，就是溜出去，獨自讓我一人忙到精疲力竭，我們合夥三個月，時常爭執，我請大

哥來協調，我堅持不讓他做，而請三姊幫忙，從此他更加痛恨我說：「妳只會顧娘家，顧妳弟弟。」我真的沒有考慮他的感受。

我是一個很保守的女人，年輕時非常淑女，說要跟先生離婚，只是恐嚇他，拿菜刀追他，也不是真的想殺他，只是想用極端的手段嚇唬他，讓他能如我所願；我還是一個完美主義者，雖然沒讀什麼書，但從小喜歡詩詞，我是如何的淑女，為何會搞成這種樣子，內心深處深感遺憾。生意正常後，我發誓三年內買房子，縱使先生如此，絕不允許別人看不起我，孩子自己養，把千金重擔往自己的身上攬，終於在八十年買了房子，這段時間我和三姊辛勤的工作，從不休假，自以為很能幹，沒有先生照樣把家照顧好，有時先生回來，我也從不妥協，如同一座冰山，無動於衷，他甜甜蜜蜜呼喚著我，而我卻不留餘地，說話像是一把鋒利的劍，隨時可以傷人，可見我是多麼愚痴！

八十五年，孩子們漸漸長大，需要一個像樣的家，先生要求回來，





心想：「這一生我嫁了，就不離婚，他如果回來，就當作撿到，出去就當作遺失(我一點也沒有珍惜的心)。」家中更是吵鬧不休，不得安寧，我絲毫沒有肚量接納他，卻用咄咄逼人的架勢侍候他，讓這個家就這樣烏雲密佈。搬了家後，兒子國二轉到附近的學校就讀，那知出了問題，老師一直逼我轉私立學校說：「妳兒子就是問題學生才會轉校，我不教。」也因老師的成見，對兒子另眼看待，孩子在學校受到挫折，漸漸不喜歡上學。而我又只顧做生意，沒有把時間花在孩子的身上，孩子脾氣變壞了，變成愛花錢買鞋子、衣服等等，他可以一次買同樣的東西一、二十件。有一天，當我做完生意回到家，兒子突然對我說：「電視有你愛看的節目，是修行的。」便主動打開電視，一看原來是法界衛視台，有位法師正在講解法華經，初次聽聞佛法，非常震撼，才真正的知道修行；第二天中午，我正在看電視，兒子跑來跟我要錢，我不勝其煩就說他：「你常買衣服花了很多錢，你知道老母賺錢很辛苦的。」他聽不進去，還

是堅持要買一件褲子，我就罵他：「你乾脆把老母賣掉好了。」剎那間天崩地裂，一發不可收拾，他抓狂摔東西，說：「妳這樣修行嗎？我只不過是要買一件褲子，就必須要賣老母，什麼是賣老母？妳講這種話，妳這個做老母做這樣，我跟妳講，從今以後不准妳罵人，也不准打我。」當下我愣住了，我真的好羞恥，讓兒子來教訓。從此我的日子更是過得心驚膽跳，兒子只要在學校遭遇挫折，或種種不如意之事，一回到家就發脾氣，大吼大叫，跳腳蹬地，甚至還會到我的早餐店內掀桌子，搞得左鄰右舍都知道，剎那間我好像看到一面鏡子，那不正是我的翻版嗎！那麼恐怖，看到兒子這樣，我非常自責，心想該如何來補救？從此不管兒子如何的怒罵，發多大的脾氣，我再也不忍心回應過去，默默的忍受，絕不再和兒子正面起衝突，無奈的逃避，有時會到湧蓮寺向菩薩訴苦，或跑到廖添丁公園呆坐，甚至去八里海邊看海，或無厘頭的在街上流浪，內心不斷懇求著菩薩：「救救我和孩子吧！」





有一天，我在街上流浪看到一家素食館，便進去吃東西，老闆是佛教徒，也在學易經，之後我常去，老闆替我和兒子算命，說：「你們母子相剋，妳兒子命中有一把利劍，妳自己要小心。」我問：「如何改善？」回答：「必須當兵以後。」又教我修「煙供」，說「煙供」的功德很大，還替我們家看地理風水，說：「家裡的格局不好，尤其對女主人最不利……。」因心很亂，不管別人教我什麼，全部照單全收，甚至還跑去老闆家的佛堂共修，誦普門品，聽老闆講經說法。我這個人唯一的優點，是下定決心，就很有耐心去做，「煙供」天天修，沒有間斷，去佛堂共修更不缺課，可是整個家還是烏雲密佈，沒有絲毫改善，而老闆卻說：「煙供只修外供，功德是不夠的，必須祖先也要一起修。」諸多種種……。有一次在佛堂共修，老闆帶領我們做回向給冤親債主，我請示老闆：「冤親債主領受功德後，可以留在佛堂修持嗎？」他說：「給他們功德已經很好了，怎麼可以留在佛堂。」聽後我心裡很納悶，那冤

親債主領受功德後，又何去何從？

吵吵鬧鬧日復一日過了三年，有一次兒子又發脾氣，我逃到湧蓮寺，在三樓的三寶殿內哭給菩薩聽，請求菩薩指點我，該怎麼做？哭訴後想去海邊呆坐，但等不到公車，只好折回湧蓮寺善書流通處，打發時間，我抽了一本書，看到「如何消除業障(二)」的封面，佛菩薩莊嚴的法相以及書名，深深吸引著我，當下內容也沒看，就直奔蓮雲寺，至山下沿著水泥路斜坡上去，走著走著，心想：「張師姐是個什麼樣的人？為何這麼有心，鋪這樣一條崎嶇不平的水泥路(這路雖然崎嶇，但一看那是用心的)。」我很好奇，山上很安靜，有點怕，可是我真的走投無路了，來到大殿，剛好在蓋活動中心，見到張師姐正在忙蓋活動中心的粗活，不想太早回去，就乾脆在旁等張師姐，順便翻翻「如何消除業障(二)」，看了書中的內容，才知道蓮雲寺有在設立『冤親債主往生蓮位』，當下決心想要幫兒子立『冤親債主往生蓮位』，心想：「如果經濟允許的話，也





要幫全家人各立蓮位。」張師姐忙完，就問我：「有事嗎？」我告知兒子不乖的情形，張師姐教我：「來朝山或做義工，參加水懺共修，都不必花錢，就可以做功德給冤親債主。」心想：「朝山、義工，我都沒空，至於拜水懺，懺悔水用的太多嗎？（我不懂什麼叫拜水懺，以為是懺悔我平時對水的不節約，浪費用水的方式。）到時候再看看。」那天我拿了一千元作為立蓮位的訂金，以為張師姐不相信我會立蓮位，隔天我借了錢，等生意做完之後，就直奔蓮雲寺，三姊不放心，告訴我不要被騙，我告訴三姊：「我這一生從不亂花錢，就算立了兒子的冤親債主往生蓮位後，兒子沒改善，那也是我的命，而且那筆錢也沒有浪費，是給菩薩做建寺用的，我願意佈施。」立完兒子的蓮位後，張師姐說：「三月份的第四個禮拜天，要回來參加水懺共修，回向給冤親債主。」說完便給我一張行事曆，那年是八十九年，是我生命的轉捩點，讓我能體會生命，尊重生命，正值四十七歲的我，此時應是我學習最好的機會，人

生歷練的開始。那天我回到家，兒子站在門口對我微笑，我像是在作夢一樣，有如釋重擔的感覺，內心非常舒服。（兒子立完蓮位，改善的經過，見如何消除業障五）

三月份第四週日，一早做生意就心神不寧，決定到蓮雲寺參加水懺共修，當張師姐舉讚唱「戒定真香」，我整個人都呆住了，怎麼會那樣好聽，張師姐的梵唄聲，至情至性的流露出那份慈悲心，讓我震撼不已，聲聲打動我的心，從此共修我沒缺席過。接觸蓮雲寺之後，我觀察張師姐的舉止行爲，發覺她平等慈悲、平易近人、言行合一、實實在在、不阿諛、不奉承，氣度恢弘，散發出異於常人的氣質。常和張師姐接近，有一次她慈悲垂詢我：「最近妳家中的氣氛，是否有改善？和先生相處是否融洽？」我卻頂了張師姐說：「如果要我和先生合好，我寧願此刻就死了，不然下十八層地獄都可以。」可見我是多麼固執剛強而不自知，更不經意的詛咒自己，道理我都懂，更知道人生機緣稍縱即逝，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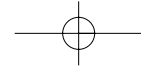




不珍惜，改掉惡習，家庭與道場，將無我容身之地，我將何去何從？躑躅徬徨，我憧憬一片祥和的氣氛，又不知從何下手，每每淚眼潛潛，更是令人討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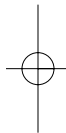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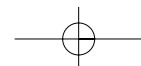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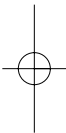
深入蓮雲寺，更加佩服張師姐，菩薩如何以霹靂手段，碎礪磨練浴火鳳凰，死而後生，張師姐又是怎樣的一個人，多麼堅強的韌性，勇敢的智慧，從萬劫不復至一點一滴，成就今天的蓮雲寺，利益無量無邊冥陽的眾生，我又怎能無動於衷的離去，在內心深處不斷的吶喊著：「蓮雲寺的諸佛菩薩，我願意改掉惡習，我真心想留下來追隨張師姐，從此張師姐就是我學習的老師。」在夜深人靜裡，張師姐高雅清淨的身影，慈悲平等的眼神，平靜的聲音，常在我腦海裡迴盪，是的！這就是我心深處所要嚮往仰慕的。

多少年來，我看見的張師姐，如此慈悲平等接引每一個人，為他們解迷開惑，忘了吃飯休息的時間，更是辛勤的安排各項共修，冥陽兩



利，空檔時帶領我們做很多農產品，來彌補經費，縱使體力再透支、累倒，也若無其事。菩薩啊！我看見張師姐的是多麼豐富的心靈，和富麗的生命。深思過去的我，是多麼愚痴，也知道未來的路怎麼走，但是自己的惡習，總改不過來，如何能追隨張師姐的腳步，而利益眾生呢？每當瞋火一起，不僅身邊的冤親債主嚇到，更影響到先生和孩子，多生累劫來的習性已成，更何況我是一匹脫韁的野馬，今天倘若不是蓮雲寺共修如此的密集，張師姐這樣的典範，予我惕勵，和慈悲寬廣的心量來包容我，我不知道會怎樣，不敢想像。

我心在蓮雲寺，而家和孩子也是我唯一揮之不去的惦念，每當兒子詛咒我，或父子不合時，更讓我心痛不已，如今知道這一切都在於我，張師姐更是苦口婆心叮嚀著我：「今生業力，今生了，不要等到來生，再加息。」這句話點醒了我，更激勵自己必須要改。以往總以為自己一直在成長，而先生卻是停留在某個階段，自我抬高，先生跟我講話，





總是一副愛理不理，有一天，我剛從蓮雲寺共修完回家，先生坐在客廳看電視，見到我回來很高興的說：「阿彌陀佛，妳回來了。」我愣了一下，忽然想起張師姐一再的叮嚀：「心念要轉……今生業力，今生了……。」不知不覺也回應說：「阿彌陀佛，你也回來了。」（以往的我都是「赤扒扒」的回答他：「你管我回不回來……。」）先生聽後哈哈大笑，那時我向他懺悔過去的不對，請他原諒，也感恩他護持我去蓮雲寺，剎那跟先生之間，多少年來的恩怨、對立，頓時煙消雲散，先生對我說：「嗯！妳還是去給佛祖教，才會乖，好吧！認真修，阿彌陀佛非常好。」令我非常訝異，他是基督教徒，今天竟然會說這樣的話來，於是我又試探他：「你知道阿彌陀佛？」他回答：「知道啦！西方極樂世界是黃金鋪地，水池有真珠、瑪瑙等等，我還知道很多……。」是的，自以為是的心態多麼可怕，貢高我慢不成長，還怪人家沒水準，如今我聽從張師姐的教悔，放下身段，從內心深處改起。頓時之間，跟先生的距離拉近

了，家裡的氣氛也改變了，跟孩子的溝通也順利多了，讓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修持的路，更沒有阻礙，這真是「一念轉」則海闊天空，亦即回頭是岸，不要讓自己沉醉在自我編織，自己不可一世的夢幻中，這就是「精進」，這就是「修持」，努力修正自己過去錯誤的思想行爲。

生命的高貴在於謹慎、沉潛，不是展現自己，在於隨緣、自在，不是隨意攀緣，在於做自己該做的事，在於一切平等、慈悲、寬容，我還有太多太多要學習的，張師姐亦師亦友予我典範，後半生我內心一定會充滿光明，法喜滿滿，也無限感恩菩薩的指引，今生幸遇佛乘，感恩蓮雲寺的師兄、師姐們，寬宏大量，過去我曾經有惡緣呈現時，敬請原諒。阿彌陀佛！

懺悔者 九十七、五、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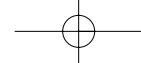




我所認識的蓮雲寺

十歲學佛，出家已二十七個年頭的我，深深體會到「做人難，人難做，難做人」！人、事的艱困與磨難，是一種考驗，就算擁有豐富的專業、亮麗的文憑，但「學問」不等於「道德」，「知識」不等於「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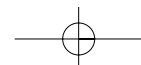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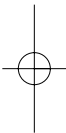
每個人都有自尊心，希望被肯定、讚美、認同，不喜歡被否定、被輕視，包括我在內。當我生活中遇到許多繁瑣的事，尤其是人我是非更是折磨人，聽到不稱意的話，就會不自主地發脾氣、興師問罪；常糊裡糊塗地踩到別人的痛處而不自知，除了傷了彼此間的和氣，也徒增許多苦惱。所謂「善言一句助人成道，惡言一句斷人善根。」又經云：「利刀割體痕易合，惡語傷人恨難消。」在遭受他人指責的時候，我會立刻毫不留情還擊，在雙方情緒失控之下，難免會講出不堪入耳的話，傷及彼此尊嚴，事後才會為自己所講的話感到後悔。



我常羨慕別人的成就，對自己的欠缺總是耿耿於懷，厭煩自己，想放棄自己，不知不覺渾渾噩噩過日子，虛度光陰，因此生活在自己的象牙塔裡，無法敞開心扉，造成自己及週遭人的痛苦而不自知。開始對未來感到失望的我，老天卻為我開啓了另外一扇門，讓我遇到張師姐。緣份是很不可思議的，常常是一緣牽一緣，該見面的，自然會見面，有緣千里來相會；凡事有緣份的人，就像是棋盤中的棋子，冥冥中被下棋的人（菩薩）安排著，不知在何處，總會見上一面的，而我與蓮雲寺與張師姐也許就是因「緣」而相遇。

蓮雲寺是個怎樣的道場

蓮雲寺或許在一般人的眼裡來看，外觀的建築很簡單、樸素，看起來不起眼的地方；但在風水地理師眼中，卻認為是個地理風水絕佳，難得的地理位置，磁場特殊的地方；而在我心目中不止是地靈人傑，冥陽兩利，解冤解結的好道場，更是讓大家圓滿這輩子佛道的地方；而在冥





界眾生的眼中，更是最愛的地方，巴不得能來蓮雲寺修持，因為蓮雲寺密集的共修，每個月二、四週日水懺共修，第三週六、日兩天共修一部梁皇寶懺，張師姐還鼓勵大家讀經、念佛、朝山，所以冥界眾生當然會喜歡來蓮雲寺，聽經聞法修持。

往生的爸爸也喜歡來蓮雲寺

爲何我會如此說呢？八十五年五月車禍往生的爸爸(原本也是安奉在道場)，會不斷在夢中暗示我：「想來蓮雲寺修持。」記得九十年剛來蓮雲寺，第一次斷食閉關是在九十年三月十二日，第十天(三月二十一日)就夢到：「我親手將一個骨灰甕，換到另外一個新的骨灰甕裡，而且不會有害怕，有如自己的親人(因我很膽小，從不好奇見往生者的面貌，怕腦海中會留下印象，揮之不去)。」出關後，將此夢境請示菩薩：「是否爸爸想來蓮雲寺，連應三聖筊。」涅槃經言：「死者於險難處，無有資糧，去處懸遠，又無侶伴，晝夜常行，無有邊際，深邃幽闇，無有光

明，入無遮止，到不得脫，生不修福，死歸苦處，愁毒心酸，不可療治。」應思父母養育之恩，懷抱乳哺，愛重情深，寧自危身，安立其子，所以佛言：「天下之恩，莫過父母，夫捨家人，未能得道，唯勤學業，唯善莫廢，積德不止，必能感報劬勞之恩。」第二次斷食閉關是在九十一年五月十三日，第三十天(六月十二日)早上讀經時，突然有一股睡意，朦朧中我站在蓮雲寺大殿門外，見爸爸笑著臉，陪同外公、外婆(媽媽的養父母)、舅舅、舅媽，到蓮雲寺來看我。於是我與大妹在九十二農曆過年前幫先父立『往生蓮位』，九十三年三、四月間，夢見爸爸顯現一個場景，夢醒我深思之後，覺得爸爸應該是示現他因車禍導致五臟六腑皆受損，身受痛苦的折磨，希望我們能為他做一堂水懺的功德回向，讓他減輕痛苦。經言：「為亡人作福，如餉遠人；若生人天，增益功德；若處三塗，或在八難，永離眾苦……是為智者至慈至孝，最上報恩。」隔天私下與母親商量，決定在九十三年六月七日(農曆四月二十日)，正好





是我父親八週年的忌日，為先父做一堂水懺功德回向。九十五年端午節我們將父親往生的後事在蓮雲寺圓滿的處理，從此之後父親再也沒有出現在我的夢裡。以前我在別的道場，從未夢見過父親，自從我來蓮雲寺之後，一直在我的夢中顯示他的種種，可見蓮雲寺各種活動，冥陽兩利；因為父親在我夢中帶已往生的外公及其他陽眷人來蓮雲寺，由此可見父親告訴我：「蓮雲寺是所有眾生的最愛，也是他的最愛。」

解開心結的蓮雲寺

黃師姐的先生因突發性心肌梗塞，以致在九十年六月一日往生，她一時之間，無法接受事實，過去的她是溫室的太太，天塌下來老公頂著，與她無關，如今先生走的如此匆忙，所有擔子非她莫屬；房子貸款要繳，會錢要繳，孩子還在讀書，什麼都要她，一頭霧水的她很茫然。心想：「既然先生都能撒手離我而去，我也可以跟先生一樣放手不管，隨他而去。」她一心只想跟著先生腳步走，過著生不如死的生活，晚上

一直無法入睡，所以黃師姐的健康一落千丈，右腳筋絡很硬，不太能動，去按摩、針灸、電療都無效。就在十月間，黃師姐睡夢中夢到：爸爸騎著摩托車載她，到觀音山的半山腰一座寺廟，爸爸在大殿的桌子上拿一束鮮花，插入花瓶供佛，並且拿壹仟元要給一位居士。她看到私下就問爸爸：「鮮花一束要壹仟元，好貴喔！」爸爸只說：「我們以後還會再來。」當他們要回去走到山坡時，被那位居士叫回來，（這時黃師姐清楚見到那位居士的頭髮，前面夾了很多細小髮夾，後面梳一個髮髻。）對黃師姐說：「妳晚上都沒睡。」聽後她嚇一跳，就問居士：「妳怎麼知道？」那位居士回答：「妳什麼都不要問，我幫你加持，回去後就會很好睡。」然後那位居士在她的前面、後面比著手印，比一比就說好了。千萬沒想到那位居士會在夢中幫黃師姐加持後，不只右腳好了，連帶可以睡覺。一次偶然機會，黃師姐看見她大姐拿一本『如何消除業障（六）』，翻開書中，看見蓮雲寺的外觀照片，驚訝的告訴父親說：「爸！





這間寺院你有帶我去過。」父親覺得莫名其妙：「我什麼時候有帶你去過？」她說：「在夢中，而且它是在觀音山的半山腰。」眾人聽她說後，深覺不可思議！又有一次黃師姐夢到那位居士跟她說：「妳一路會走的很辛苦，但是『結』必須邊走邊解套，這樣連你的小孩要走的路，也會比較順(台語)。」夢醒後，她心想：「終有一天要印證。」九十一年底，大姐帶她到蓮雲寺，見到夢中那位居士就是張師姐時，心中非常訝異！爲何跟夢中的居士一模一樣，連髮飾也一樣，說的話也完全跟夢中的話吻合。她繼續問張師姐：「爲何我夢中爸爸在供桌上拿一束鮮花，插在花瓶供佛要壹仟元，怎麼那麼貴？」張師姐告訴她說：「供桌上拿鮮花供佛，即菩薩鼓勵妳生活要過得像花朵一樣美，但須認真精進，壹仟元表示很貴，即功德資糧要很多，所以有空多讀經、朝山、念佛，或來參加拜懺。」九十二年農曆年她跟大姐一起來蓮雲寺，參加梁皇寶懺共修，在拜懺期間，眼睛瞄到旁邊似乎有看到先生，一起跟著來拜懺，

心想：「先生既然這麼愛來蓮雲寺，那我不如也常到蓮雲寺朝山。」她有一天晚上下班才來朝山，碰見張師姐也要朝山，張師姐一見到她就說：「妳不是真心要朝山，妳心中充滿了怨跟恨，想跟妳先生一起去。」她說：「妳怎麼知道？」張師姐又說：「天底下沒有人像妳這麼自私，妳以為妳先生想死，只不過那是他的因緣，他也是迫於無奈，而妳卻無時無刻地呼喚著他，叫他幫這個、幫那個，還叫他要顧家，讓他不得安心，無所歸處。」此時的黃師姐心碎了，眼淚也潰堤了，哭著告訴張師姐：「是我想念他，所以我在家裡的浴室，還留一份先生浴洗的毛巾：：等等，我先生好像真的有回來使用，新毛巾不多久就會發霉，因為那間浴室是先生的專用，家人不會去使用，所以我常常幫他換，而且始終覺得我先生一直跟隨著我，所以我就叫他幫這幫那的，這樣會傷了我先生嗎？」張師姐回答說：「那當然！他既往生了，就有他的歸處，妳不可強留他，這樣久了他變遊魂，對雙方都不好，因為冥陽兩界磁場不





同，所以妳也會經常生病。朝山不會累死，只要妳心念轉，不要有怨恨，用懺悔的心朝山，那身體會更健康。」聽了張師姐這番話，黃師姐深思之下，覺得自己真的做錯了，太自私了，那有人願意早死，那真的是不得已，所以就將浴室那份留給她先生使用的東西都丟了，漸漸不再時時刻刻想念他，慢慢地覺得先生也不在她身邊了，所以她常利用下班後到蓮雲寺朝山，一方面很想遇到張師姐，一方面又怕遇到張師姐，因為每次遇到張師姐時，都會直言說出她內心不欲人知的歪念頭，而糾正她，讓她好糗，所以她對張師姐是不想見到(怕被刮鬍子)，但沒遇到張師姐又覺得很想念，張師姐是她又愛又怕又敬重的人；她一有解決不了的事一定找張師姐，因為找張師姐之後，事情就可解決了。

紀律森嚴的蓮雲寺

「萬物皆規律，有法天下和，冥陽都一樣，眾生皆平等。」九十五年十月十四日彭太太要處理婆婆往生的後事，在蓮雲寺做一堂晚課超薦佛

事，在誦經時，只見她二叔的女兒臉色突然變得慘白，人非常不舒服，唱誦「讚佛偈」時，我突然肚子好餓，誦到「變食真言」時，張師姐到地藏殿出食完回來歸位，我肚子竟然不餓了，有飽食感。佛事圓滿後，她婆婆藉由她小叔的口說話，亡靈哽咽邊哭邊說：「我要回家。」見大家都聽不懂，亡靈有點急於表達，張師姐問她：「是不是亡靈？」她沒回答，張師姐再問她：「你是不是彭李某某？」亡靈猛點頭說：「是！是！我要回家。」兒女們不懂母親所要表達的意思，以為她不喜歡來蓮雲寺，大兒子就跟她說：「嘉義老家的房子已經太舊了，準備要拆了，而且我們兄弟姐妹現在都住在北部，要來看您，祭拜您，也比較方便，況且爺爺、奶奶、爸爸也都在蓮雲寺，對不起，求您原諒！先暫時委屈，在菩薩這裡修持好不好？」見大家不懂她的意思，非常生氣，氣嘟嘟的臉，一個字一個字重複說：「我要回家。」後來張師姐才問她：「是不是因為蓮雲寺紀律森嚴，妳偶而想回老家看看，希望兒女們能幫妳





跟地藏菩薩說情，讓你偶而能請假，是嗎？」亡靈猛點頭說：「是、是、是。」亡靈接著跟家親眷屬交代：「這邊的磁場很好，你們大家常常來這裡念經共修。」於是家屬們真的跪在地藏菩薩面前幫先母求請。事後彭太太才跟我說：「婆婆往生前兩天都沒吃東西，等要往生的前幾分鐘，跟我說肚子很餓，我用醫院裝藥的小杯子，泡一小杯的牛奶，餵她吃三小口後就不吃了，過不到三分鐘，血壓計、心臟跳動計，就一直往下慢慢降，直到停止呼吸。」所以我在誦經當中，祂讓我感應到祂臨終前的狀況，而張師姐的化食，祂們真的有接收到了，才會讓我在張師姐出食回來，就有飽食感。再說亡靈是藉她兒子的口說蓮雲寺是紀律森嚴的地方，所以應該是冥界眾生一致認為蓮雲寺的紀律森嚴，否則我們來看看下面兩則故事：

桃園張師兄的小孫女，從出生一直到三、四個月大，晚上不睡，哭鬧難帶，帶到蓮雲寺的佛堂及地藏殿拜拜，請他們的祖先及嬰兒的冤親

債主幫忙，回去之後孩子變成很好帶。

吳師姐爲了參加拜懺，將剛滿月不久的孫子用嬰兒車，帶到地藏殿內一同誦經，孫子回去都平安無事，如果孫子哭鬧難帶時，就會帶他來蓮雲寺地藏殿拜拜，請孫子的冤親債主幫忙，回去就會很乖好帶，直上幼稚園。所以說蓮雲寺對冥界眾生的紀律森嚴，否則剛出生的小孩在地藏殿睡一整天，也安然無恙。再說蓮雲寺的地藏殿，就像鄉下宅院內的大廳一樣；裡面供奉祖先牌位，還擺了一個大圓桌，逢年過節時，全家人一起在那裡用餐或過年圍爐。那蓮雲寺地藏殿內供奉著牌位，門口正是用餐的地方，讓我們覺得像『家』那種溫馨的感覺。

眾生嚮往的蓮雲寺

九十八年九月十九、二十兩天梁皇寶懺共修，二十日清晨六點十分徐師姐家中的菲傭對她說：「奶奶昨晚一夜都沒睡，一直在講話，很害怕的樣子。」婆婆昨晚在她睡前還一切正常，聽後馬上到婆婆房間探





望，看到婆婆一副很驚恐不安的表情，用手比著手勢告訴她說：「在床尾處有三個人。」還比一下自己的脖子做出很可怕的表情，好像那三個人是被斷頭的，她想這應該是婆婆累世的冤親債主，即刻朝著婆婆比的方向，告訴他們：「請你們不要在這裡使老人家害怕，請你們到蓮雲寺去找張師姐，請你們趕快去。」說後她握住婆婆不停顫抖的雙手，心裡不停的念佛，漸漸的婆婆安定下來，但不時還會用眼角偷瞄她所比的地方，到了九點多才慢慢地睡著，十一點時她見婆婆睡得很沈，才放心到蓮雲寺參加下午的共修，並將此事分享給在場共修的師兄、師姐們，也請教張師姐，張師姐說：「這些都是妳婆婆累世的冤親債主，他們也希望有地方可以修行，所以不是請他們來找我，而是請他們到蓮雲寺來聽經聞法、接受供養，請諸佛菩薩加持，讓他們離苦得樂，早日往生西方淨土。」所以說眾生一提到蓮雲寺修行、聽經聞法，就真的到蓮雲寺，否則老菩薩怎麼就不再顫抖，而能安穩的入睡。

眾生敬重的蓮雲寺

九十五年農曆年初三半夜十二點多，胡師兄與一群好友男男女女十幾位，浩浩蕩蕩一群，開車至新店烏來朋友所開咖啡廳(以前豬舍所改造)夜遊，誰知一進門時就覺得又濕又冷，但地上卻很乾燥，他們不以為意，一行人進入空屋包廂裡，放音樂、嗑藥、玩煙火，整夜沒睡，玩得非常瘋狂，胡師兄突然想上廁所，在廁所時耳邊聽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便坐在廁所旁的椅子上發呆，朋友見他如廁許久未回，擔心而去找他，只見他發呆坐著，將他帶回女友身旁坐著，大家玩得很盡興，正準備開車回家，他突然告知朋友說：「我會死！」坐在車裡抱著女友嚎啕大哭：「我無法再孝順父母，更沒辦法再照顧你。」開車的朋友一聽便罵三字經說：「有我在，你不可能會死的。」開車那位朋友說後馬上感到整個血液往頭上衝，猶如高血壓似，全身漲痛不舒服，此時胡師兄的女友見事情不妙，趕緊連絡胡師兄的母親(時間約初四清晨五點左右)告知





發生事情，並與他二哥約在行天宮拜拜見面，他二哥建議來蓮雲寺拜拜，一夥開車直往蓮雲寺，其它的朋友也相繼很不舒服，意識不清，甚至有的還會胡言亂語，陳姓朋友是最後一位，肚子突然鼓起來漲到不行，被這突如其來的情況嚇到，此時張師姐幫他們加持，並告訴他們：「有空多讀經、念佛、朝山，功德迴向冤親債主，可以把你的經驗跟年輕的朋友分享，這樣可以讓很多年輕人不要輕易夜遊，以免打擾眾生，別以為看不見就沒有，無形的眾生一定有他們的存在，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讓社會能更祥和。」因他們很有誠意接受張師姐的建議，願意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內幫助人，肚子馬上好了，一個個也都恢復正常了，他們也一起去朝山。所以冥界眾生到蓮雲寺之後，知道蓮雲寺張師姐會讓陽上眾生了解有他們的存在，請陽上眾生做功德迴向給他們，讓他們早証菩提，往生西方淨土，所以冥界眾生對蓮雲寺是敬重的，否則他們一個個那能馬上恢復正常。

磁場特殊的蓮雲寺

翁師兄在九十四年五月治療鼻咽癌末期時，因做電療和化療時，在右臉頰中間突然長出一顆米粒大的『蜂窩性組織炎』，雖然是良性，但是長在臉頰突出一點，實在有點奇怪。腫瘤科的醫生跟耳鼻喉科的醫生都說：「你這個蜂窩性組織炎不管是吃藥、開刀，或任何治療，都無法去掉。」聽到這番話，他只好尋求氣功，及求神明、菩薩的加持。因同事陳師兄常去蓮雲寺禮佛，所以跟著陳師兄一起到蓮雲寺，第一次走在蓮雲寺的半山腰時，他的胸口就因磁場的共振而氣動，他感覺這個地方的磁場很好，便請教陳師兄，如何請求地藏王菩薩幫忙化解？經陳師兄的指點，他買了蓮花、元寶、糖果，請地藏王菩薩做主；送給他在三年多前，有一次在游泳活動中害死了三、四隻的虱目魚，還有在屏東大鵬灣曾經害死又烤來吃的虱目魚。隔天一早竟然能讓他的蜂窩性組織炎自動破掉，而流出像虱目魚一樣白色的肉汁，白色的汁流完後，再流出黑色





的血水，擠完黑色的血水後，就完全好了，他然後再到台大回診，醫生們都覺得很不可思議。這不就是因為蓮雲寺的磁場特殊，讓眾生不再憎恨，放下報復。

正念道場的蓮雲寺

「人正不怕影斜，腳正不怕鞋歪，身正心安魂夢穩。」張師姐在生活中有種種的阻礙來臨時，見她廣泛又深入的思考方式，理出一個頭緒，自我反省，檢討自己的缺點，加以改善，並以逆水行舟、逆增上緣、勇猛精進、感恩的心，坦然面對一切考驗。有位師姐在八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身上帶有能量管，來測試蓮雲寺的磁場，結果能量管顯現是她到過別處少有的現象，當下讓她覺得這個地方的磁場非比尋常，才決定來蓮雲寺閉關斷食。她長期飽受腰酸背痛、雙腳膝蓋酸痛、婦科毛病（腫瘤）、高血壓等等大大小小疾病，尋訪各地名醫，參拜過無數大小廟，甚至一天要吃下十多種藥，也完全不見身體好轉，而光是在蓮雲寺斷食十四

天，竟然讓她找回健康的身體，她懷疑：「那有這麼殊勝，能頓時讓她拋開藥物，是不是張師姐在我每天喝的水加了些什麼藥？」於是就把喝剩的半桶水拿到長庚醫院化驗，化驗結果竟然是最好的礦泉水；水裡含有豐富對人體健康有益的礦物質。這位師姐將此殊勝的消息告訴幾位名師，其中有位說：「是否張師姐下符咒。如果是下符咒，三個月後，符咒的力量如果消失了，那時妳還有健康嗎？三個月後再說吧！」就這樣她也開始懷疑，誰知超過三個月後，她的健康卻一天比一天好。但她仍然懷疑著蓮雲寺為何會有不可思議的感應？及張師姐為何能說穿不欲人知之心事，是否有『養小鬼』？因此她藉故要幫忙打掃佛堂、菩提樓，到處翻箱倒櫃找尋，就是找不到，很懊惱。但張師姐對於這位師姐的所作所爲，只是一笑置之。

有位遠住美國的法師，九十七年初碰到有位居士介紹她五股蓮雲寺的種種，讓她覺得很不可思議，真有如此的道場嗎？她持有一種特殊的





儀器，可以測試道場正念與否，去年年底她回國，帶了儀器到蓮雲寺來測試，結果讓她很不可思議，蓮雲寺竟然是個不可多得的正念道場，於是就跟有緣的大德分享。

蓮雲寺是諸佛菩薩肯定的道場

如潘師姐所說：九十八年暑假接到一個任務，那就是尋找一個很殊勝的道場；有一天四姐打電話給我說：「我看到『如何消除業障』的書，內容很感動，很想實地了解一番。」接著她又說：「那這個任務就交給你嘍！」當然我義不容辭，隔天馬上出發找路，事情通常沒這麼順利，我在觀音山上繞了一大圈，怎麼也找不到？原本打算放棄，心裡頭想著：「可能是無緣啦！」這時心裡的使命感又燃起，覺得四姐交給我的任務怎能隨便放棄呢！還好最後在耐心問路之下找到了。來到蓮雲寺的第一個感覺就是好親切哦！原本來了只是想看看這是什麼地方，沒想到這裡的師父、師兄、師姐，都很親切、很熱心，一直留我下來一起用

午餐，也使我有機會可以認識傳說中的張師姐，因為我當時還沒看過『如何消消除業障』這本書，所以對張師姐也不是很了解、很認識，但和張師姐聊過後，再看這本書之後，覺得這趟路真是值得，回去趕緊打電話給姐姐，報告這裡的一切。姐姐聽了我的訴說，也馬上安排來一趟蓮雲寺，來了之後，她的感覺也跟我一樣，於是她先後就幫兒子、自己及老公立『冤親債主往生蓮位』，而我也非常想這麼做，但是因我目前處於失業，這筆錢對我來說有點吃緊，但心裡頭又覺得不安，於是我又到傳說中很靈驗的大溪觀音亭拜拜，請求觀世音菩薩指示：「是否要到蓮雲寺替自己立冤親債主往生蓮位？」馬上得到聖筊指示，這個指示讓我更確定要去做，立了蓮位之後，讓我自己的心終於找到歸屬，也開始念經、學佛，也改善了跟孩子的互動，慢慢也讓自己的心放開，其實之前我有很多憂鬱症的傾向，只能說替自己立『冤親債主往生蓮位』，真是一個正確的決定。九十九年一月二日我又到大溪觀音亭拜拜，菩薩又指





示我：「要到蓮雲寺爲冤親債主做水懺會員功德回向。」心想：「有空再去。」沒想到隔天(三日)晚上胃潰瘍的舊疾發作，讓我生不如死的痛了一整晚，一月四日早上向四姐求救，姐姐教我趕快觀想冤親債主幫忙，一會兒果然減緩了疼痛，而我也發願一定會去蓮雲寺做水懺會員，功德回向給自己的冤親債主，一月五日恢復健康，我馬上到蓮雲寺感謝菩薩，感謝冤親債主，並爲祂們做水懺會員，也在蓮雲寺寫這份親身經歷跟大家分享，其實蓮雲寺是諸佛菩薩認定可以解冤解結的地方，要不是大溪觀世音菩薩的指引，我想我應該不會輕易接近蓮雲寺，那我也可能每天都要過著唉聲歎氣的生活。

九十九年七月四日有一對夫妻(住內湖)到蓮雲寺說：「有位師姐告訴他們，其中有一姓祖先被別人控制，應把祂們請到寺廟，請到蓮雲寺較好，但要一年之後才能到蓮雲寺拜祖先。」因這位師姐曾有恩於他們，所以不疑有它，就把那姓祖先牌位跟功德金交給那位師姐，事後越想越

覺得不對，哪有人需要一年之後去看祖先，心裡的疑問只好跟要好的鄰居講，鄰居於七月三日帶我到南部的寺廟請教師父，師父點醒了我：「你糊塗了！祖先沒有請到蓮雲寺……」，並告訴我蓮雲寺是個好地方，應該把祖先請到蓮雲寺。」回家已深夜三點，反省自己的失誤，整夜無法入眠，一早打電話給那位師姐，邀她一起到蓮雲寺看他們的祖先牌位，那位師姐竟然生氣的說：「你們壞了我的大事，蓮雲寺已經沒有位子可以供奉祖先牌位，七月五日我把祖先請回去還你們。」他們一聽事態嚴重，夫妻倆到蓮雲寺一探究竟，証實那位師姐一派胡言，所以決定聽南部寺廟師父的話，七月八日到蓮雲寺幫祖先立蓮位。遠在南部寺廟的諸佛菩薩竟認同蓮雲寺是供奉祖先的好去處。

蓮雲寺讓我親眼目睹業力的現前

來蓮雲寺這十年當中，每位來蓮雲寺的大德們親身所經歷的事情，就是活生生的教科書，再再都印證了經典所說的「因果業力，所言不





虛；因果通三世，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誰定的？自己造作的業因定的。以下我舉幾個因果業力現前的實例：

現世報：

九十五年八月十三日，我親眼目睹小宇師姐因為她母親十二日腦充血，不醒人事，在地藏殿發願『願折壽給母親』時，整個身軀頓時就像被冰凍一樣，全身僵硬、雙手發麻，動彈不得，其實這就是她母親的業力轉移在她身上，使她身歷其境，了解她母親的病是在受業報；那不就像她爸爸把魚撈起來，馬上用冰或直接送進漁船冰凍庫一樣嗎？她當下突如期來的情況，跟魚兒全身被冰凍的情況，不也是一樣嗎？當時的我親眼目睹，小宇師姐痛苦跪在地上哭個不停，於是扶著駝背彎腰的她走出地藏殿，坐在外面的廣場，教她觀想：「要用懺悔的心，請菩薩加持，請妳的冤親債主慈悲幫忙，並請妳媽媽所傷害過的水族眾生也能慈悲幫忙，原諒妳們！」她依言行事，結果真的有稍好一點，適時張師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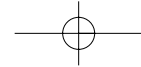
從菩提樓上來，見狀說：「請水族眾生慈悲幫忙，請退下，不要在色身的身上，讓她這麼不舒服。」聽完這段話她馬上恢復正常行動自如，說時慢，當下速度之快，唯有身歷其境，方能體會，更應驗這是『報應』。她回想九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她哥哥那時才二十三歲，因車禍腦死而往生，她哥哥跟媽媽的病況是一樣的，都是『腦充血』，這不就像有時候要宰殺活魚時，（媽媽的職業是賣魚。）會把魚兒腦部重重一搥，讓牠昏死嗎？這就是全家在受業報，而且受的是『現世報』。

吳師兄的父親是樸實的鄉下人，早出晚歸，工作有條不紊，是一位執著於事事要求完美的務農人，所以他種的農產品一定比別人的品質良好且大豐收，他刻苦耐勞、勤儉持家，受到村里大家的讚賞與肯定，可說是過著與世無爭的田園生活。但在七十六年（五十五歲）那年，壯如牛的身子，不知什麼原因？感覺力氣好像一天不如一天，自以為是上了年紀體力走下坡的正常現象，根本不在意。有一天，他發覺鋤頭怎麼變成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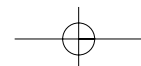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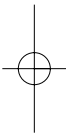
麼重，才警覺到身體一定在某方面已出了問題，所以在村子的寶興宮請示王爺，結果很令人驚嚇：「原來他曾在無心之下，竟打死一隻偷吃家裡飯菜的野貓，而且是已懷孕的母貓，真的是一屍兩命。」難道這是因果業力顯現在吳師兄的父親身上？他家人在神明指示下，幫父親祈福改運，但不知是業障較深？還是所做的功德力不夠？病情並無好轉，到處求醫吃偏方，這樣過了五、六年，病情反而越來越嚴重，連走路的力氣都快沒了，於是安排在台北新光醫院神經內科做徹底檢查，結果得到的答案，竟然是目前醫學上還無法治癒的『運動神經亢萎縮症』，俗稱『漸凍人』，漸凍人又分惡性和良性，而吳師兄的父親是屬於苟延殘性的良性症狀，真不知要高興，還是悲傷？問醫生：「爲何會得到這種病？」醫生回答：「可能遺傳吧？」就因爲這個答案使他們兄弟姐妹們，都一直活在驚惶的日子裡，更不敢告訴父親這種病症，只能騙他說：「按時吃藥，就能拿鋤頭下田了。」十六年來吃了一成不變的西藥，抵不過病魔



的摧殘，最後他還是躺在床上動彈不得，有如活死人般，親戚朋友都很替他痛苦難過，若是我國法律允許安樂死行爲，相信父親是願意的。吳師兄九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蓮雲寺參加水懺共修後，跟張師姐和我提到他父親的病症經過，張師姐得知他父親被病魔折磨這麼久，深感同情。建議他幫父親做十二月份兩次水懺會員，超薦他父親的冤親債主和傷害過的貓靈，真讓人意想不到的功德力，竟然這麼俱足，約兩個禮拜時間，他父親就安祥解脫了，享年七十七歲，被病痛折磨足足有二十二年之久，假若這是因果利害關係所造成，值得大家省思警惕。

後世報：

九十三年十月十五日，鄭太太特地從中部來蓮雲寺朝山，朝到第三趟時，眼前出現一個影像，有個身穿白色長袍衣服的女人（目前認識的人），手拿一枝短劍，怒髮衝冠手指著，對她說：「我恨死你！我恨死你！我生生世世都不會放過你！」不禁讓她嚇一跳，不過她還是繼續朝





山。隔天鄭太太再來朝山，朝沒多久那個女人就說：「我恨你的原因，是因為你前世是位修道者，可是你用符咒法術施法於我，然後再將我強姦，之後叫很多男人來輪姦我，讓我生不如死，所以我恨死你，生生世世都不會放過你！」這時鄭太太心中起兩個念頭：「第一個念頭罵那女人是『奧查某』，第二個念頭馬上升起要解冤解結！解冤解結！」就這樣朝完十趟山，回去一直在深思這個問題，認為這真的是『因果報應』，以前還不知為何這女人用各種法術，要害她家破人亡，如今已找到答案，決定要真心的與她解冤解結，不想再這樣生生世世冤冤相報。之後鄭太太經常來朝山，在朝山當中腳膝蓋似百針扎刺般的痛苦，膝蓋很難彎下，她就告訴自己：「要用力朝山，就會好起來。」就因她堅強的毅力突破障礙，膝蓋針刺的狀況，竟不翼而飛，腳恢復能行動自如。鄭太太在九十二年九月份做過好幾堂的加堂水懺，她曾經懷疑過，為何做了那麼多的功德，那女人為何不放過她們，還繼續用各種法術來破壞她的家

庭，如今真相大白，她終於明白，其實過去做再多的功德迴向，還是不夠的。鄭太太將此事告訴張師姐，張師姐說：「你們的因果業力結這麼深，妳一定要用真誠懺悔的心多做功德；讀經、朝山、拜懺功德迴向，不一定要做加堂水懺，更要用感恩的心去面對，要不是到蓮雲寺才讓妳真正了解事實真相，否則妳以前總認為是別人對不起妳，因無法顯現事實的真相，妳只是一頭霧水，心中有千萬個為什麼？也因為不了解『因果業力』，反而讓妳加深對她的怨恨，那真會生生世世無法解決，而且越結越深。」所以一般人總有固定習以為常的思維模式，殊不知業報的力量是很大的，要想消除，須付出更多的努力、勇氣與決心，才能解冤解結。

三世因果：

九十二年十一月溫氏夫婦從楊梅開車帶著生病的女兒，前來蓮雲寺找張師姐，一下車女兒馬上躺在佛堂前面的廣場地上，很痛苦呻吟著，





臉色泛白、手腳冰冷、身體捲曲扭動，任憑母親問她：「你到底是何方的神聖，你到底有什麼需求，需要我們做的，請你告訴我們，請不要如此折磨我女兒。」任由她父母說情，也都無動於衷，照樣躺在地上抽搐。張師姐見狀上前說：「你要讓色身能站起來走路到大殿，有事我們在大殿裡面再處理。」她聽後慢慢自己能站起來走路，一到大殿又再度躺在地上手足舞蹈不能自主，她父母跟張師姐說：「我們是虔誠一貫道的信眾，因女兒從小體弱多病，工作不順，最近又生病，帶她去看醫生、吊點滴，結果沒用反而更嚴重，在道場的佛堂裡打坐，身體會不由自主一直搖晃，無法控制，因看到如何消除業障的書才來到蓮雲寺。」張師姐要那位小姐自己先靜下來，沒多久藉由她自己的口中說出一段駭人聽聞的『三世因果』，張師姐問：「色身到底是什麼病？」祂答：「冤孽病！」張師姐問：「你和色身是什麼樣的關係？」祂說：「三世之前是姊妹關係。」張師姐問：「誰是姐姐？誰是妹妹？」祂答：「她(指色

身)是我姐。」張師姐問：「你三世都沒有去投胎轉世嗎？」祂點頭，張師姐問：「爲何你要一直跟著她？有什麼事讓你恨意如此深呢？」祂說：「因她對我很不好，很凶、很壞。」張師姐問：「那麼她的癲間，從小身體不好，晚上作惡夢，以及現在的病，所有的不是都是你所爲？」祂說：「是！」張師姐問：「那麼你要她怎麼做，才肯原諒她？」祂說：「只要她每天念經給我。」張師姐問：「那麼要多久的時間？」祂說：「一個月，每天早上一個小時念六部彌勒真經！」張師姐說：「你等一下，我問色身的父母是否可以？」她父母說：「可以！」祂說：「不可騙我，騙我就不放過她。」她父母說：「不會騙你的！」張師姐問：「那麼一個月之後，你還要她怎麼做？」祂說：「繼續念一輩子，不可以停，只要她停，我就不放過她，每天一定要叫她起床念經，說到要做到，絕對不可以騙我！」張師姐說：「那麼她念經之後，身體還是不好呢？」祂說：「我會幫助她。」張師姐問：「爲何今天會來這裡？」





祂說：「因她昨天住在佛堂沒有誦經，而且只有妳（指張師姐）才能幫我主持公道。」此時祂雙手合掌對張師姐說：「感謝！感謝！」張師姐說：「那麼你就退下吧！」那位師姐就真的好了，行動自如，看起來什麼病也沒了，禮佛之後回去了。

因果業力現前：

九十六年六月十八日（端午節前夕）林師姐的表弟因婚姻、工作不順，甚至連住的地方都沒有，走投無路，只好投靠阿姨。他心情鬱悶，每天借酒澆愁，結果酒喝到吃什麼東西就吐，連喝水也吐水，臉色慘白，根本無法進食，全身癱瘓，阿姨見狀不忍心他自暴自棄，於是拜託林師姐，專程開車載她和表弟前來蓮雲寺找張師姐。他們在佛堂坐下不久，有位亡靈藉林師姐的口，說出表弟不為人知的秘密：「我們倆是在少年看護所內打群架的，最後你臨門那一腳踹我，把我踹死，所內判定我是因打群架而死，不知道我是被你踹死，所以我死後一直跟在你的身邊，

我要讓你的事業、身體種種都不順，更要你家破人亡，才能消我心頭之恨。」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冤仇結得太深了。張師姐從中協調說：「你一直跟在他的身旁也不是辦法，冤冤相報何時了，不如你放下心中的怨氣與執著，來蓮雲寺聽經聞法才是根本解決之道，我會請他朝山、讀經、共修的功德回向給你。」阿姨一聽馬上接著說：「是他對不起你，也希望你原諒他，讓他有個補償的機會，好好向你懺悔，我會在蓮雲寺幫你立個往生蓮位，希望你能好好跟隨菩薩身邊修持。」阿姨立即幫亡靈立『往生蓮位』，立位後，張師姐跟亡靈說：「那你應該放下了，不要再冤冤相報跟著色身，應該在蓮雲寺修持，早証菩提，往生西方淨土，才是究竟根本之道。」表弟此時看起來好很多，可以跟我們一起吃飯，他依照承諾參與水懺共修，慢慢地身體也好轉，就開始每天到蓮雲寺朝山，不可思議的事表弟身體的恢復竟超乎意外，他甚至可以到蓮雲寺大殿外面掃地，沿著整條朝山道，一直掃到山下，都還不覺得





累。一段時間之後，突然有一天表弟的身體開始出現水腫，從腳趾頭慢慢延伸到上半身，連下體整個都腫大，走路就像企鵝般行走，痛苦難耐，幾乎痛到無法下床，緊急送醫，醫生說：「肝腎出現問題，情況不樂觀。」表弟的先父已往生十年了，想盡辦法想要救兒子一命，不斷藉林師姐的口向張師姐訴說：「唯有蓮雲寺張師姐您才能救我兒子，當初是我對不起兒子，才讓他誤入歧途，我做錯了事甘願在地獄受罰，但不忍心見兒子被他的冤親債主討命，所以我向菩薩懺悔，也向兒子的冤親債主們求饒，但畢竟我個人的功德力不俱足，力量很微薄，只有拜託我的妹妹或姪女們能幫忙，很希望她們能幫我兒子立冤親債主蓮位。」張師姐見一位父親爲了救孩子出於水深火熱之中，三番兩次藉林師姐的口，慇懃懇切的拜託親人，寧願自己受苦受難，也不願見孩子受折磨，她深深被感動，當下(七月二日)與表弟的冤親債主協商：「你們必須要讓某某人身體趕快好起來，一個星期內我要見到他回來蓮雲寺，就幫你們

想辦法立蓮位。」當天馬上幫祂們立蓮位，立位後第五天，醫生說：「還需要治療幾天！」但很神奇，第六天一早，醫生來巡病房，卻告知：「病情已穩定，明天可辦理出院。」果真冥界眾生的誠信，真讓人佩服。出院隔天(七月十日)是逢蓮雲寺水懺共修，阿姨一再叮嚀表弟：「你明天無論如何都要去蓮雲寺參加水懺共修，就算要跪也要跪回去，好好地懺悔，要感恩諸佛菩薩的加持及張師姐的鼎力幫忙。」星期日一早，表弟果真騎著機車到蓮雲寺參加水懺共修，張師姐見到他很高興，為他打氣、加油。一切人，一切事物都是相連的，在施予他人的時候，實在是利益自己，當傷害另一個生命時，實質是在傷害自己。

蓮雲寺是個自在的道場

張師姐非常的自在，不但不留下每一位大德的姓名、地址，就連自己的兒子、媳婦，都不會勉強他們一定要上佛堂參加共修或讀經，只是會分析事情，或作機會教育，看他們願不願意給自己機會，讓自己的生





活品質更提升。從媳婦開始懷孕起，告訴她：「要讓自己生下的小孩智慧、健康、活潑乖巧、好帶，要從胎教做起，試著每天讀一部地藏經，有空也可參加拜懺共修。」還舉了一個陳師姐的例說(媳婦認識的)，陳師姐因自己不精進讀經，結果嬰兒一年半內住了八次院，不但大人累，也傷了孩子的身體，間接也會影響到孩子的成長。那位做母親不期待自己的小孩智慧、健康、活潑乖巧、好帶，所以每天讀一部地藏經，媳婦勉為其難的開始讀經。但年輕人終究年輕，總想在假日有兩人的世界，可以出外遊玩，拜懺共修並沒有很積極參與，偶而想到才來。直到九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水懺共修，二媳婦又來參加共修，剛舉讚唱「戒定真香」時，她突然覺得頭暈、胸口悶、心跳加速，當時她並不以為然，只是認為懷孕初期的不適而已，就離席去洗手間緩和一下不舒服感，然後又回去座位上，但是過沒多久，頭暈、胸口悶、心跳加速的情況又來了，再加上耳鳴、冒冷汗、視線模糊無法直直站立，決定再走去室外喘息一

下，但是才短短幾步路，她走不出去，體會到眼冒金星的感覺，正因如此看不到前方的路，但又想趕快衝出去，因而撞倒了很多師姐們的杯子，陳師姐見狀趕緊攙扶她走出去，一邊坐著休息，一邊心裡納悶起來，這時看到大師兄在廚房整理水果，她就去問他，並將事情說明一遍，大師兄告訴她說：「這是妳的冤親債主在考驗你，再加上妳現在有身孕，或許也是嬰兒的冤親債主在考驗妳，因為嬰兒和妳是生命共同體，因此妳要去突破它，千萬不要害怕而退縮、落跑。」她繼續問爸爸（大師兄）：「那現在要怎麼辦？」大師兄教她：「觀想菩薩加持，並請妳和胎中嬰兒的冤親債主幫忙，能讓妳好好的共修，不要讓妳不舒服，並會將功德迴向給祂們。」聽後她就走進佛堂坐下，並將大師兄教導的照做，果真身體不舒服感消除了，中場休息時，整個人甦醒，精神也都好轉，無任何不適。她被這次突發狀況所嚇到，心想：「這麼丟臉的事，我不想再重蹈覆轍，又發生類似的事，況且即將為人母，為了孩子能





乖、好帶、懂事，而且讀經又是很好的胎教，這種有益又無害，又不用花錢的事，爲何不選擇？」從那次起，再也不敢拜懺共修日缺席，尤其到懷孕後期，寶寶活動力越強，而且肚子日漸增大，更不容易入睡或半夜醒來，而每每參加共修後，當天晚上則一覺到天亮。直到九十九元月中旬寶寶真的順利生產，而且很好帶，至今快六個月，除了打預防針之外，不曾到醫院。

蓮雲寺讓我親眼目睹後悔自殺

九十五年十二月七日誦到梁皇寶懺卷九時，張師姐因有感亡靈黃師姐於十二月一日燒炭自殺，心中不捨，並繫於亡靈心中之苦悶，所以在入懺文的唱誦放慢速度，悲憫之心，油然而生，聲淚俱下，感動亡靈，促使讓我覺得心痛，亡靈因聽張師姐誦經之聲，得知張師姐對她的愛護之心，並後悔自己燒炭自殺之舉，懷著懺悔彌補之心，想在蓮雲寺藉由頭七的因緣，協調娘家與婆家因她的自殺而產生的誤解。共修圓滿之

後，亡靈已經迫不及待藉由她大姐的口說話，一見她的母親便下跪，哭泣著說：「媽！請您原諒女兒的不孝，不要再為我傷心難過。」母女相擁而泣，讓在場每位看了都不禁落淚，亡靈也向兩個女兒（與前夫所生）說：「是媽媽對不起你們，先走一步，你們要乖乖聽外婆的話，要認真讀書，不要再為我傷心難過。」亡靈向先生說：「我以前跟你吵架，只是嘴巴說說而已，並沒有真正怪你，其實我知道你非常愛我，謝謝你對我這麼照顧，從來不嫌棄我的過去，能認識你是我這輩子最大的幸福，是我福薄無法再為你做什麼，等我百日之後，你可以再娶，陪伴你下半輩子的人生，請不要再為我傷心落淚，好好振作起來。」聽到這裡，她先生整個人都崩潰了，哭泣哽咽的說：「是我沒有好好照顧妳，才會讓你不想不開，走上自殺的路。」亡靈回答說：「是我自己沒辦法度過這次的劫數，而造成我娘家的人對你的誤解，非常對不起。」亡靈見到婆婆便下跪說：「媽媽！請您原諒媳婦的不孝，沒辦法再孝順您，所以請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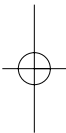


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不要吃太多的肉，這樣才不會影響您的膝蓋關節。」亡靈還不斷安慰家親眷屬：「請你們大家放心，我在這裡跟隨菩薩身邊修行很好。」最後更向張師姐答謝對她的關愛，並哭訴著告訴張師姐：「我很懊悔自殺。」這一幕真誠懺悔，發自內心哭訴的告白，讓在場所有共修個個再次心酸掉淚。十二月二十一日三七那天，兩個女兒、母親、先生、大姐來參加共修，才開始舉『蓮池讚』時，小女兒臉色慘白，整個人站不穩，快倒下去時，旁邊的師姐將她扶出去，此時張師姐見狀，放下麥克風走過去告訴妹妹說：「妳觀想媽媽不要太靠近我，因為冥陽兩隔，磁場不同，靠近我會受不了。」張師姐告訴亡靈：「黃師姐事情已成事實，現在冥陽兩隔，縱使妳要關心女兒，也不能太靠近，否則女兒會受不了，請妳到佛堂一起共修，讓女兒也能一起到佛堂共修。」此時妹妹說：「我現在頭不痛了，不會再全身發冷，可以進佛堂共修了。」就這樣又進入佛堂共修到晚課圓滿，都不礙事。共修圓滿



後，張師姐在堂上跟大家報告：「剛才妹妹快倒下去，是往生的媽媽靠近她的關係，因冥陽兩隔，磁場不同，妹妹受不了，才會全身冒冷汗、頭痛欲裂。很多人一碰到阻礙，常以為死了一了百了，什麼事都沒了，其實不然，『自殺之後才是真正痛苦的開始』，連你想要關心的人，都無法靠近，其它的就更甬提了，所以絕對不要有輕生的意念，凡事轉個念頭，往正面思考，那不就什麼事都沒了，希望黃師姐這一幕，能讓大家記取教訓，不要任意想要輕生，阿彌陀佛。」

其實黃師姐是幾年前有嚴重的憂鬱症，到蓮雲寺立位、共修之後，找到健康，除了找到健康之外，個性也開朗許多，跟婆婆、先生的相處模式，也改善很多，家庭和樂融融，之後又到別的道場共修兩、三年，但是家裡的事情，卻接二連三的發生，才又回到蓮雲寺共修，不久跟另外一位師姐談及婚姻關係，那位師姐給她不好的建議（說她與先生的緣盡了），讓她耿耿於懷而促成如此大錯。





另外有件事跟大家分享：七月五日有位師姐一見到張師姐，就淚流滿面訴說著：「我有一個五歲大的女兒，最近老公一直要求離婚，而且女兒要歸他。我覺得非常無助，所以也去過幾個地方問事，有改運、制桃花……，也嘗試找『心靈諮商』試著把煩惱放下，也有人告訴我跟先生的關係只能維持十七年，想想戀愛八年，結婚五年，只剩四年，可是這幾天先生咄咄逼我離婚，還說公婆是因我而生病，我不孝順公婆……等等，我不希望女兒在破碎的家庭成長。因為我從小就是鑰匙兒長大，跟哥哥、弟弟處不來經常吵架，覺得自己很孤單，公婆也數落我的種種，甚至挑剔我，我曾經跟他們詳談過，但還是沒改善，怎麼辦？」張師姐聽完她的敘述之後，分析很多人生的道理並建議她：「公婆跟先生要你改好壞習氣，你真的要好好改。只要你自己把『信心』建立起來，讀經、念佛的功德迴向冤親債主，請祂們幫忙妳，讓妳能好好跟公婆、先生溝通。要向自己的人生負責，更要為女兒、先生、公婆負責，真誠

的懺悔過去，那妳的人生一定是光明的……」。看她哭著進佛堂，短短幾十分鐘竟笑的非常甜蜜，見到潔白的牙齒，張師姐說：「對嗎，妳就像這樣每天笑臉對著公婆、先生，那還有什麼事不能解決呢？所以說張師姐為受窘的人，說一句解危的話；為沮喪的人，說一句鼓勵的話；為疑惑的人，說一句點醒的話；為無助的人，說一句支持的話；有時會一語道破，來者不為人知之心事。

為何蓮雲寺會有如此殊勝的感應？我想不止是地理磁場特殊，更是住持張師姐為人耿直，公正不阿，說一不二，說到做到，樸拙誠實，不危言聳聽，不做作、不虛榮、不驕恣的態度，做事光明磊落，不愧對天地良心，自然就能培養正氣，得諸佛菩薩護念，龍天善神擁護，更讓冥界眾生敬重而擁戴，護持著道場。

因篇幅的關係，不能再一一舉例，阿彌陀佛。

道航 九十九、七、八





到蓮雲寺路線簡介

一、自行開車者：

(一)：由中山高速公路五股交流道下↓往五股、八里方向↓新五路↓成泰路↓成泰路三段與凌雲路交叉路口左轉↓直行大約一公里左邊。

(二)：台64快速公路(新店往八里)在五股一出口↓下引道遇到第一個紅綠燈左轉(即是凌雲路一段)↓直行大約一公里左邊。

(三)：由關渡橋↓往泰山方向↓成泰路三段與凌雲路交叉路口右轉↓直行大約一公里左邊。

二、搭乘公車者：

(一)：在台北北門(塔城街口)搭三重客運。有三線：

(1)北門—八里 (2)北門—泰山 (3)北門—觀音山

1、2線皆在成洲站下車往觀音山(凌雲路)方向走一公里即可。

3線可於集賢村下車，即可看到本寺。

(二)在蘆洲總站搭公車至成洲郵局下車或在蘆洲總站轉搭計程車。

(三)指南客運1510(樹林—淡海線)於成洲郵局下車。

(四)指南客運838(泰山—捷運關渡站)於成洲郵局下車。

(五)三重客運八里—板橋線，於成洲郵局下車。

三、搭捷運

1、關渡站，轉搭計程車到蓮雲寺，或搭指南客運838至成洲郵局下車。

2、竹圍站，轉搭計程車到蓮雲寺，或指南客運1510至成洲郵局下車。





助印如何消除業障（十）功德主

- 二〇、〇〇〇元：陳啓輝（回向亡靈陳毅成、馬淑貞）
- 一六、〇〇〇元：佛弟子、
- 一五、〇〇〇元：施貴芬
- 一〇、五〇〇元：石晴晴、
- 一〇、〇〇〇元：陳峙瑞、吳國貴、鄭雅蕙、黃志全、張少梅、黃麗心
- 六、六〇〇元：張郁萍
- 六、五〇〇元：詹寶鐘、
- 六、〇〇〇元：施秉塗、施志泓
- 五、三〇〇元：黃貴相
- 五、〇〇〇元：蔡泳鉉、蔡泳霏、黃郁茵（回向亡靈賴滿）、郭文隆、黃逸旭、李佳蕙、周發清、程文雄、鄭碧雲
- 四、五〇〇元：鄒美麗、

四、000元：林盈如、詹淑惠、溫庭軒、林奕真

三、800元：涂馥讌

三、600元：鄒瑄琦

三、000元：唐壬浦、江炳松、佛弟子、陳錦華、侯瑛美、許榮金、呂紅毛、呂王金

鶴、

二、500元：周忠欣、陳世庸、張淑燕、陳奕君、陳韋帆、李惟仁、李翊新

二、000元：黃如好、熊寶蓮、范木龍、杜素琴、葉怡伶、賴人龍、方蓮珠(回向亡靈王

水海)、方蓮珠

一、600元：李佳玲(回向亡靈李惠容)

一、五六0元：林鈺勳

一、500元：黃慧文、簡瑟君、張俊國、周翠怡、劉瑞玉、彭薇竹

一、1000元：李佳玲(回向亡靈呂妍)、李佳玲(回向亡靈李範儒)

一、000元：王小華、楊麗滿、謝恩光、許麗華、謝東穎、林寶雪、許琿儒、闕萍芬、



助印如何消除業障(十) 功德主



闕萍芬(回向嬰靈)、許昭灶、萬瓊霞、曾詠暄、楊少華、黃至偉、陳主
 張、陳翠英、鄒林鑾、張春梅(回向亡靈張陳蘭)、郭明田、郭王錦綢、黃
 永德、陳慈乾、張陳路綢、崔立學、黃耀、翁廷銓、李何月霞、亡靈金
 晶、羅吉勝、王阿純、王燕萍、齊德龍、黃昭財(回向亡靈黃老發)、黃昭
 明(回向亡靈黃老發)、趙火源、劉瑛珍、劉凱淵、蘇玉金、亡靈張玉喜、
 亡靈江余超、亡靈陳盈吉、亡靈陳春誠、亡靈林惜、張家穎、張陳金英、
 郭慶玲、謝東均、謝東翰、鍾德揚、鍾錦玲、黃木駿、黃致豪、裴黛華、
 亡靈李安街、翁寶玉、楊張照子(回向嬰靈)、楊文彬(回向亡靈楊清三)、楊
 文堯、張淑錦、潘健同、潘湘婷、陳忠興、李金枝、邱榮源、李玉妹、李
 佳玲(回向李氏歷代祖先)、張書浩、張書銘、劉宸凱、曾如山、簡芋秦、
 藍瑞正、張玉美、花瑞琴、陳振軒、謝克興、陳佩琪、王子俊、王子斌、
 王子泰、鄒再添(回向鄒氏歷代祖先)、王貴蘭、郭于菁、杜錦錫、林星
 安、張麗雪、林吉發、林吉明、林文琇

八〇〇元：楊吳伴、張永福、

七〇〇元：葉銀寶、

六五〇元：楊卓碧雲合家、

六〇〇元：張峻豪、鄭瓊銀、佛弟子、蔡閔光、林洪妙英

五二〇元：林羿帆、林冠德

五〇〇元：林啓章、簡亦廷、林千玉、劉岐堂、劉亭芳、劉仁昌、林陳幸、林俊男、

柯裕隆、王贊鈞、鍾宜芸、沈穗君、張春梅、石武雄、石鈞宇、石佳蕙、

黃文瑜、黃文瑜(回向嬰靈)、陳亮碩、黃鈺婷、杜秋緣、甘亞璇、李若

樺、劉貴昭、蔡寧鄉、黃惟勝、黃雅惠(回向亡靈黃鈴娟)、黃雪芬(回向亡

靈黃鈴娟)、周証理、周祐璿、林俊成、何阿森、賴莉蘭、許簡寶雲、林采

鈴、林高秀美、黃麗淑、林芳瑜、吳羽蒨、吳雅瑩、林素如、方介民、郭

素梅、邱光輝、邱偉家、吳廖玉枝、吳庭州、吳庭志、許家綺、蔡施阿

梅、尤佳容、亡靈聶冠軍、張世明、劉清沛、朱晏儀、王秀子、詹秋露、





高銘鴻、高銘欽、陳怡蒸、陳卉沂、陳軒萱、張河潛、劉素琴、張宇揚、張宇詞、馬必泉、陳啓常、李玉仙、湯順淵、高子員(回向嬰靈)、林倚名(回向嬰靈)、亡靈日運統、謝念臻

四〇〇元：謝珮語、許凱丞、許澄緯、黃道福、張文智、蔡秀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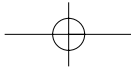
三六〇元：陳東伯、吳秀琴

三五〇元：許文哲

三〇〇元：蔡蘭、郭惠娟(回向亡靈黃鈴娟)、詹蟬后(回向亡靈黃鈴娟)、王致偉、郭惠娟、曾俊錠、高玉山、黃建庭、黃靖滄、黃建庭、黃靖滄、林洺正、徐聖傑、徐藍勝招

二五〇元：亡靈梁治平、高子員、林倚名、高孟鉅、高孟鉉、林銀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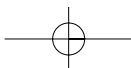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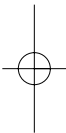
二〇〇元：黃澗萱、謝瓊瑤、張雅雯、張劉秀春、詹滿琪、蔡熾惠、吳葶萱、楊采禾、傅俊諺、黃美妹、高玉琴、李國雄、李貞慧、李其鄉、李知、李莊傳治、高永棟、高陳世升、許惠芬、彭熾蓉、許傑美、徐哲文、徐松文、徐



國誠、徐芳苑、徐永康、徐藍盛娣、藍玉錦、藍玉山、藍盛金、藍何有妹
一〇〇元：黃勝雄、鄭麗秀、陳添旺、黃喜妹、陳仕倫、陳仕巡、陳孟君、亡靈陳阿
禮、黃珮瑜、黃郁芬、亡靈黃古何妹、李政義、鄭凱鴻、鄭進發、鄭曉
園、鄭雅文、陳鼎元、陳雅玲、陳子維、善心人、王好庭、王好恩、王
彩、陳映傑、吳明錦、吳姚淑染、楊氏、徐桂圓、徐開凰、黃瑞珍



助印如何消除業障（十）功德主





提供資料
匯集整編
普為出資
輾轉流通

回向偈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三災八難劫 悉皆盡滅除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生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如何消除業障 (十)

暢印者：蓮雲寺

地址：台北縣五股鄉凌雲路二段35號

電話：(02) 2292—0565

傳真：(02) 2292—3457

網站：<http://www.lwtemple.net/>

Email：lwtemple001@gmail.com

郵政劃撥帳號：12160974

銀行帳號：台灣銀行五股分行

帳號：135004512824

戶名：吳張敏珠